

延吉邊務報告

681.542
380



延吉邊務報告序(甲)

宋臣張舜民有言自古守邊邊將未必專以攻戰為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嗚呼豈不然哉歷觀疆臣禦邊扞圍之策與其國之所以日闢日盛之由成敗昭然不可誣也

國家龍興長白威德遠屆西北藩服疆以戎索而威京吉林黑龍江號東三省為滿洲根本重地

屬邊防獨以近與俄鄰屢受界約當夫國力方強精神所及則有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之約收

回雅克薩傲地立碑額爾古訥河畔為二百餘年無上之光榮及其國力稍弱精神所不及則有

咸豐十年烏蘇里河之約割棄右岸沿江之地二千七百餘里貽今日無窮之憂綜觀前後凡所

恃為折衝之具者彼此皆未嘗煩一兵折一矢也而威衰得失之數其灼然可見者如此亦越光

緒三十三年日俄戰後而東三省邊防亦由是日亟

朝廷懲前毖後改設行省

簡重臣為督撫以統轄之我 天津徐公於是持

欽差大臣之節總督東三省蒞任逾月內修外攘聞日人有以我吉林延吉廳治易名間島之說因

妙選僚佐之熟習邊情者亟往調查而吳君綬卿嘗行綬卿既奉檄則率其屬周維楨李恩榮等

冒暑就道跋涉山川窮極邊塞遂於某月日行抵延吉而日本駐韓統監伊藤侯所派齋藤中佐



A012794

亦同日到廷屬之六道清綠卿既為之考證圖史鈎稽冊籍益以躬所閱歷見闕尤確決知園們
江北為我延吉區域持論嚴正侃侃不撓昭常時在奉天獲見所上節帥函牘明而能斷噴噴
稱服節帥亦知昭常之可與論遠也參異疏奏請俾借綠卿同戍延吉暮秋九月相繼達茂所
謀所可恃以為折衝之具者而綠卿援引論據所得益夥因請其哀香成帙用昭布海內外軍書
旁午伏案鈔撮仍屬周君維楨襄助搜討竭日夜之力聚官私書數十種旁徵博採為文若干篇
凡一篇之成昭常輒先得當日焉書為界務而作非所論於著述故體例不純然前無所因繼無
所襲於百日之內成一方之言彈見洽聞語皆徵實編纂之力亦云劬矣嗚呼千金之隄潰於蟻
穴兩局之爭判於先著便緩脚非奉節帥之命當未必來此而他入方日同於臥榻之側陽假
仁義之名陰行吞併之志乘機攫取歟無之環衛之驕兵汚吏益復為淵歐魚為善歐爵茫茫蕩蕩
惟有拱手相讓而已復何所藉而成此書以為今日吾黨折衝之用哉抑吾聞之太史公之傳匈
奴曰冒頓既立東胡強盛欲得千里馬冒頓與之欲得一闕支冒頓復與之欲得甌脫外棄地冒
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與亦可不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之諾言
與地者皆斬遂東襲擊破滅東胡以故冒頓得自彊孝文之詔單于曰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
單于皆捐細故蹈大道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鹿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

莫不就安和而避危險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由前之說則我廷吉尺寸之地誠不可以讓人以嚴守在四夷之防由後之說則越銀韓民又未嘗不可兼容並包以拓王者無外之規然非藉我節帥發蹤指示能以精神為折衝其收效尚不知何如昭常力小任重奉職無狀恒惴惴焉墮越之滋懼也書付排周維楨來請序書中所已詳者不復多述特為推廣論之並徵諸史記之語以告吾中土同志之談國防者

光緒三十四年歲在戊申三月督辦吉林邊務全省各軍翼長著璜春副都統前史官新會陳昭

序

韓之附屬中國也舊矣漢唐以來列為藩服我

朝龍興東土遂逐韓封臣版而羽翼之凡吾山國界之分往往無歧視非有他也不外視諸藩服也
自韓政綱國益削弱內分君臣儲氣之叢後外迫悍族豪宗之爭鬪而列強環視遼啓乘間抵隙
之思迨日俄戰罷而日人擴張之勢乃於韓日以鞏固遂漸啓其侵略之野心既羨圖們江北農
產之沃饒夾度滿金礦之美富長白山森林之豐茂且得之可以拊海參崴之背而斷俄人之左
臂也於是視線所集一若舍延吉無有為進取之基者從來朔幕以東文風不振志風土紀道里
之作在昔無之即

國朝輿地學者之著述亦多詳南而略北明古而昧今日人知其然故始則列為間島之名詞繼且
繪入韓國之境界蓋以圖們江為天然界限鐵索難移故欲藉土門等種種音訛淆亂萬國之視
聽其用心蓋以狡矣不知守土者疆吏守志者史官穆克登審視之碑彰彰具在雖經韓民移置
而光緒紀元以來重勘三次紅丹舊址可考而知彼豈能以游移無據之說奪我國們有定之界
中心疑者其辭枝因非自反而縮者之所懼也惟是疆域廣狹道里遠近生產多寡輿圖詳簡不
能了然於心有主權者肯無憾焉今

東三省總制徐公知山川不習不可以圖勝算特於丁未之夏稜貞調查吉韓界務幾至督練處周李二科員劇繪生六人冒署偕行既抵則窮旬月之力上考史乘中稽界碑下採輿論而日人誑造間島之名不攻自破

徐公以稜貞能知滿韓界事請諸

朝命陳君昭常督辦吉林邊務而以稜貞副之九月到防籌所以治邊之策以為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後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而後人不欺居今日而求其所以不攻不欺之道蓋舍揭滿韓界務之沿革以釋內外國人之疑或疆場之軍未由定也因錄其前日所得復旁考列國之輿圖邊譯西人之紀載證以日韓之邦志斷以國史及諸名家之著錄會萃成編求其可以公之於世讀是書者當知此為歷史之遺跡而非稜貞一人之私言也書既成叙其略曰

貢矢古邦厥名肅慎樂浪句麗郡國漢晉唐魏遼海靉靉受命圖們流域女真威震越數百年聖清御運長白巍巍山陵永鎮延吉廳疆域之歷史第一

王迹肇基不成山東豐林萬集鬱鬱葱蔥蘇却步禁地緘封外藩越畔實始成同邊臣獻策作邑同

營稜貞卷治設延吉名崇河防牧馬弓抱醫龍天造草味民政從風述延吉廳建設之沿革第二

圖們南繞白山東迤大陸中開方四千里判判隰原經書疆理神皋陝區山河表裏述延吉廳之

我

皇初元韓民越銀月載獲賊雲屯鎬春田許牛蹊戶聞大警

聖德同仁素捐不忍受以氓屢籍諸國境納稅輸租結廬成井庇宇辜恩假因忘返東隅雖失桑榆不

晚述韓人越壘之始末第四

封碑岷岷紅丹是存圖們鴨綠界水中分韓民鼠黠盜竊糾紛中韓會勘既無異言紅土石乙兩

水之間如何疆吏爭辯斷爰據典志還我河山述吉韓界務之始末第五

日人據韓思拓其土撫拾唾餘橫肆管鼓土門且滿臆說紛歧間島之名吾無根柢爰據載籍敢告

職司述日韓謬說之糾正第六

平原膈膈膏腴之藪五金疊聚鑛藏之富攝絨固扁為大盜守投骨於地噬爭羶狗利之所趨恐

居人後地不自治民不我戎物腐蟲生其來已久述日人經營延吉之原因第七

交遠攻近聲東擊西狡哉斯策破我藩籬內行詭秘外飾聽聞人燭其偽我揭其真登之紀載布

告四鄰述日人經營延吉之政策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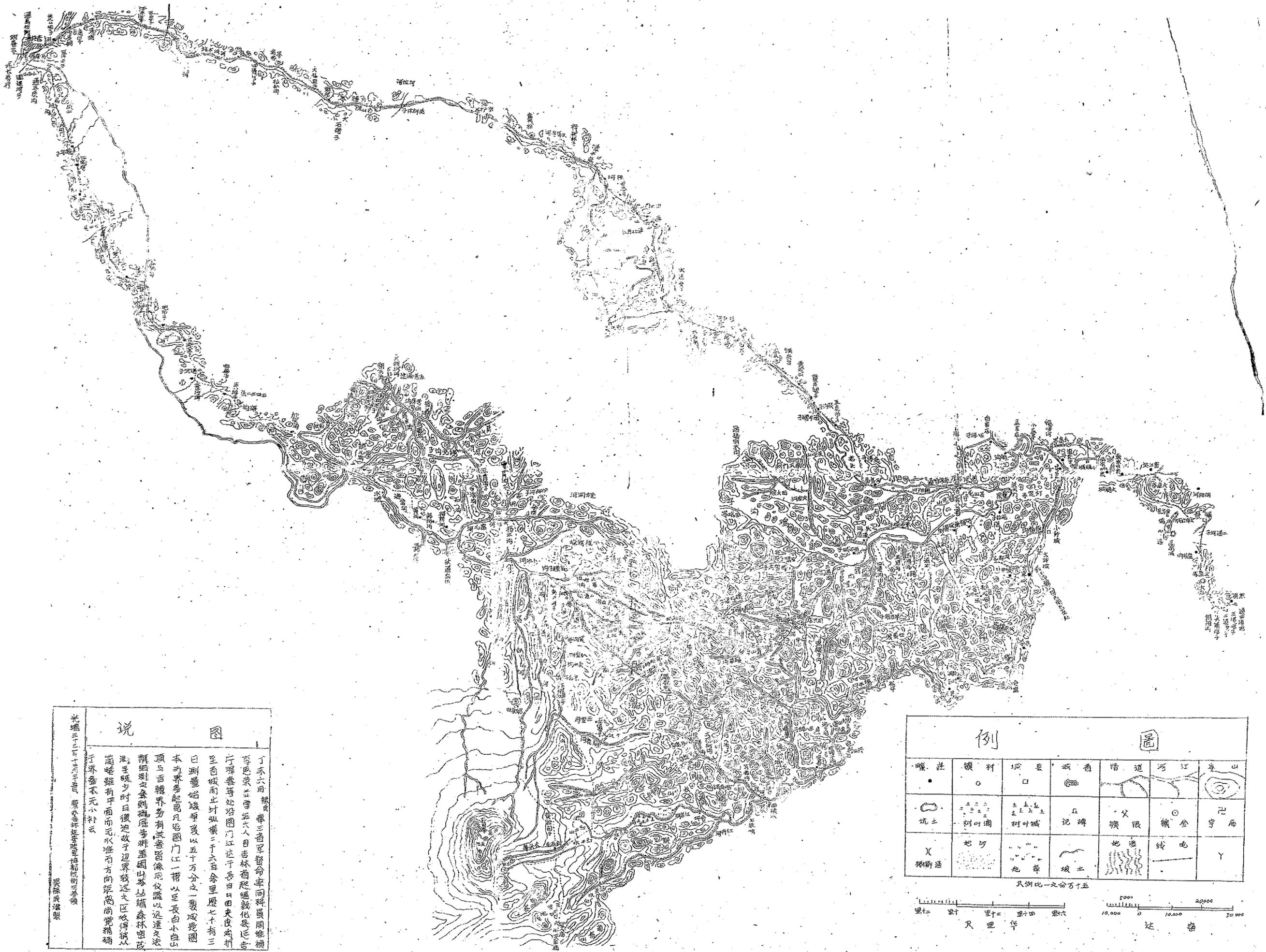
綜此八章而吉韓邊務大槩已略可觀矣與斯役者調集官私書籍數十種鈎稽圖志亦數十種

分條折縷頗復不易特先成八章以供先覲之快蒐集資料有待續纂事例繁顛調查須時書
名報告固非一時所能備也誰司編輯則周君維楨躬任其勞而潤色叢校之者則王君國琛與
莫君錫壽之力居多云例得附書

光緒戊申三月幫辦吉林邊務陸軍協都統銜陸軍正參領吳祿貞叙

延吉邊務報告總目

- 第一章 延吉廳疆域之歷史
- 第二章 延吉廳建設之沿革
- 第三章 延吉廳之地理
- 第四章 韓尺越領之始末
- 第五章 吉韓界務之始末
- 第六章 日韓諍說之糾正
- 第七章 日人經營延吉之原因
- 第八章 日人經營延吉之政策



说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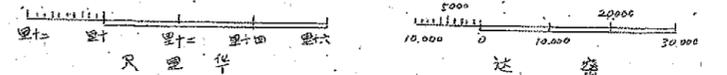
丁未六月 魏氏 奉三首至督命率同科員周維機
 李應霖等五六人自吉林自起進教化是近奇
 行釋卷等處沿圖門江達于多日由皮皮打
 至各城而止計縱橫二千六百餘里歷七十有三
 日測量始竣每段以五十分之一製成地圖
 本為家多起見凡沿圖門江一帶以至長白山
 頂與吉韓界外有共者皆錄用儀器以迅速之
 精細對立金剛橋步測圖山等以藉森林密茂
 測手既少時日復迫故于邊界較遠之區改採從
 簡雖有平面而無水準而方向距離尚覺精確
 于採錄不元小抄云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 魏氏等採錄地輿圖

吳振聲繪

例		圖				
睡性	鑽材	城界	城看	路通	河江	山
●	○	□	⊞	—	—	⊞
⊞	⊞	⊞	⊞	⊞	⊞	⊞
坑土	樹叶洞	樹叶城	記碑	銀	鐵	宇廟
⊞	⊞	⊞	⊞	⊞	⊞	⊞
⊞	地河	地草	坡土	地邊	線	Y
⊞	⊞	⊞	⊞	⊞	⊞	⊞

尺例比一文分万十五



延吉邊務報告

第一章 延吉廳疆域之歷史

一 唐虞至周秦

二 西漢

三 東漢及三國

四 兩晉及南北朝

五 北魏及隋

六 唐及五代

七 遼

八 金

九 元

十 明

十一

國初

結論

第一章 迂吉廳疆域之歷史

一 唐虞至周秦

東方之國見於中國歷史者肅慎最古竹書紀年載帝舜二十五年肅慎來朝獻弓矢又周武

王時息慎氏來賓息慎即肅慎秦以後亦名挹婁後漢書挹婁傳有古肅慎之稱晉書時亦率貢石若括矢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

不咸有肅慎氏之國郭璞注肅慎去遼東三千餘里今名之為挹婁國晉書云肅慎在於不咸山之北東濱大海西接

冠漫國北極弱水其土地廣袤數千里

按不咸即長白山弱水即黑龍江冠漫國未詳大海即指今東海而言又宋劉忠恕云肅慎

國界南包長白北極弱水夫謂南包長白則圖們江北必為肅慎氏南境無疑周時雖封箕

子於朝鮮然考其故地在今奉省南部未越白山以東則今吉省南部所可考者漢以前惟

肅慎耳此迂吉廳在唐虞及周秦時為肅慎氏疆域之證

二 西漢

漢武帝元狩中滅朝鮮開其地為樂浪元菟臨屯真番四郡昭帝始元五年龍臨屯真番以並

樂浪元菟以沃沮地為元菟郡以高句麗為縣屬元菟後為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麗西北更

以沃沮為縣自單婁大嶺以東沃沮滋狃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嶺東七縣置樂浪東

鄆都尉見後漢書東夷傳三國志樂浪東鄆都尉治不

按單單大嶺即長白山濊貊即今朝鮮江源道等處沃沮即由今圖們江北至朝鮮咸鏡道

等處見後漢書及則自單單大嶺以東延吉廳在長白山之東南及朝鮮之江源咸鏡二道皆樂浪郡

屬矣蓋當周末肅慎之勢日衰長白山南沃濊貊諸部落紛起其間朝鮮亦乘時略有其地

故漢滅朝鮮置四郡遂並降沃沮濊貊而兼有圖們江南北也此延吉廳在西漢時為樂浪

郡東部之證

三東漢及三國

後漢光武六年能樂浪都尉即以封其渠帥稱沃沮侯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

百餘里見後漢書東夷傳方輿記後漢書東夷傳云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東濱大

海北與挹婁天餘接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狹南北長可折方千里三國志作東北狹西北長

按蓋馬大山即長白山東濱大海正當圖們江入海處北接夫餘今伯都挹婁今爾古塔等處夫餘

南界句麗西界沃沮是沃沮西北界夫餘東南當今大宅子帽兜山等處挹婁南界北沃沮

北沃沮去東沃沮八百餘里為沃沮正北界當今爾古塔等處南界濊貊則其南境乃直接

朝鮮江源道北界為咸鏡道等處故曰南北長東限大海西限句麗故曰東西狹也即參以三國志

東北狹西南長之說亦無不合故以東沃沮三今延吉廳其說有四在長白山東說一南嶺
大海說二挹婁南境為今寧古塔等處中間隔北沃沮八百餘里而界東沃沮北境正當圖
們江北說三漢書三國志皆稱其地背山向海土地肥美宜五穀與延吉地形適合說四此
延吉廳當東漢三國時為沃沮北境之證

四而晉及南北朝

有高句麗者前漢時建國於遼水至晉而南分爲遼東遼西遼南獨立之大國自晉宋至於齊梁
後魏後皆其主皆受南北朝封爵至唐高宗時而國滅據馬端臨大觀通考其疆域東至新羅西渡遼
南接百濟北鄰蘇羅據北

按高句麗本漢元菟一縣名耳後淪廢至王莽時以不肯發兵擊匈奴更名高句麗王為
下句麗涉始見為國元武復其王號當公孫氏據有遼東高句麗地字尚狹以永嘉之亂乃
漸侵入遼土故東晉南北朝時為其國最盛時代然考其疆域亦祇於西北開拓耳東北實
未遘長白圖們也北史稱其國北鄰靺鞨靺鞨者勿吉之別名勿吉有白山部東末部史言
粟末部與高麗接而白山部在粟末東白山部者以長白山得名今延吉廳正在山之東麓
新唐書北狄傳白山部本臣高麗蓋自晉以後長白山東已為靺鞨白山部所據仍受句麗

之羈縻耳此延吉廳當兩晉及南北朝時為勿吉白山部疆域之證

五北魏及隋

有勿吉者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其部凡七一粟末部二伯咄部三安車骨部四拂涅部五室

韋部文獻通考誤作琿室蓋從文有云在北者琿室韋治此致誤也六黑水部七白山部見北史勿吉傳新唐書北狄傳黑水靺鞨居

肅慎地亦曰挹婁元魏時曰勿吉離為數十部莫各自治其著者曰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

亦曰徒太山依粟末水以居中粟末以東曰白山部部之遠者三四百里近者二百里又隋書

靺鞨傳靺鞨所居多依山水東夷中為強國有徒太山者俗甚敬畏其國西北與隋懸隔惟

粟末白山為近

按太白山當即朝鮮咸鏡道北之太白山粟末水據饒氏沿革圖當今鴨綠江粟末部抵太

白山依粟末水以居是沿鴨綠江南岸為粟末部地六部皆在江北獨粟末跨江而南故曰

居最南也粟末之東為白山部居鴨綠江東北粟末居最南正東又濶大海則其東為東北可知而以白山名部則

其為圖們北之長白山無疑是由今圖們江北以及敦化縣境皆白山部地也此延吉廳當

北魏及隋時仍為勿吉白山部之證

六唐及五代

五

唐滅高句麗而渤海與為東海獨立之強國渤海本平糶靺而附屬於高句麗至唐武后時

立國極震國王盡有扶餘沃沮弁韓朝鮮之地建國號曰渤海自唐迄五代歷二百餘年至北

宋時遠破渤海忽汗城改為東丹國詳漢唐書及大獻通考其疆域南越長白有新羅今朝鮮高麗之境

平安道今朝鮮北至黑龍江東為蘇里江幅員五千里運五京十五府詳馬端臨大獻通考其上京今塔子之南

則為率賓府新唐書北狄傳云率賓故地為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金史地理志云率賓路節

度使遼時為率賓府置勅本率賓故地西北至上京今阿勒泰一千五百里東北至呼爾哈今三姓城

一千一百里西南至海蘭即延吉廳海蘭河一千二百里北至邊界二千三百里一統志云恤品河經建

州南渤海建州即今之敦化縣境一千五百里入海至入恤品路即率賓路以此為名

按渤海之率賓府即以綏芬河得名考今綏芬廳西北至阿勒楚喀東北至三姓西南至海

蘭其里數與金史所記率賓四至皆符率賓又作蘇濱又作速平亦作速頻又作恤品與今

之綏芬音義亦無不合則率賓之為綏芬確無疑義今延吉廳東北有綏芬甸子即綏芬河

發源處延吉東北與綏芬廳交界又滿洲源流考云渤海率賓故府在今額多力城之南額多力城即敦

化縣而延吉廳則正敦化之南境也此延吉廳在渤海時為率賓路之證

七遂

契丹興於滿洲之西北壁之南自太祖阿保機立國破渤海臣服滿洲之地伐女真降高麗略中國之北部建國號曰遼經五代至北宋之末而亡詳遼史遼之疆域西由沙漠以南蒙古之地包括直隸山西陝西之北部東南有敗京吉林省以至朝鮮之平安咸鏡二道以甯古塔為最東界其建置則分五京為五道其下有州軍縣詳遼史地理志五京之外如率賓府者則仍渤海之舊名而與五京異者也遼史地理志云率賓府刺史故率賓回地

按遼滅渤海後即率賓故地設率賓府率賓即延芬見前其地處遼代疆域之極東境域亦最廣蓋

遼代專用兵於中國之北部所取渤海舊壤僅設率賓一府以鎮之故其地多自為部落叛

服無常如金史所記圖們輝春之交有烏庫里部一名烏古論圖們水有溫特黑部札蘭路即海

蘭有完顏部其部落均在今延吉境內皆率賓府轄地也此延吉廳在遼代仍為率賓府之

證

八金

女真之先本出於靺鞨始附屬於高句麗五代時附屬於契丹初為完顏女直部崛起於圖們江流域自太祖完顏阿骨打始建國號大金太祖立滅遼伐宋兼有中國北部至廢帝而亡金之疆域東極濟喇致烏達嚕之境北自夫餘之北三千餘里以和羅和屯穆昆之地為邊此邊界之

二地未 東河畢集海北可跨黑龍江其南境與高麗接界全之建置仿於遼設五京復增一京

能輝以上據 吉林省之東南曰海蘭路金史地理志云海蘭路設總

管府貞元元年改總管為尹仍兼本路兵馬都總管承安三年設兵馬司副總管有伊勒呼水

西北至上京一千八百里東南至高麗界五百里

按金代之海蘭路即以延吉廳之海蘭河得名其地自當在海蘭河流域金史云海蘭路西

北至上京一千八百里東南至高麗界五百里考遼金與高麗舊界在今咸興府南之定平

府據朝 金世紀及高麗傳皆云高麗出兵海蘭河築九城康宗伐之高麗復請罷九城之戍

朝鮮史亦云咸州等九城乃高麗所築尋即撤遠所謂九城者即今之慶源鏡城富嶺會寧

鍾城興京穩城等府是也據朝 終金之世圖們江南岸之九城不能為高麗有故史云西北

至上京一千八百里東南至高麗界五百里由今之海蘭河計之北至吉林以北之阿勒楚喀

南渡圖們江而至朝鮮之定平與史志道里適相符合此海蘭路當在海蘭河之流域其證

一金史云率賓路節度使本率賓故地太宗天會二年以札蘭路都貝勒所居地睿遜遷於

此因名率賓路節度使世宗大定十一年以札蘭率賓相去千里不可忘本遂命親管明安

曰札蘭明安札蘭即海蘭一作耶懶金史高麗傳所 率賓即延吉廳北之綏芬見前三省圖

謂耶懶以南者亦即指此 說謂率賓故

其在發方河東西相去道符千里之數則海蘭路當在海蘭河之流域者其證二又滿洲源之雙城子

流考云海蘭路或云在海蘭河近傍海蘭河不一與高麗相近有海蘭河在舊古塔城南四

百一十里合流入佈爾哈通河以達噶哈哩河即噶呀河今呼十三道噶呀河為圖們江支流其言與今日

海蘭河之形勢適合則海蘭路當在海蘭河之流域者其證三此延吉廳在金代為海蘭路

之證又按延吉廳西南一百十里處有古城二一曰東古城一曰西古城附近海蘭河通舊

圖們北岸之要衝近年土人於此處獲古印三一曰大定三年金世宗年號知審計院事印一曰

上京路萬戶銀字號印考賜貞祐二年為金皇宗年號一曰副統所印皆金代之故物也則此二城者其為

金代海蘭路總管府開府之故地無疑

九元

元太祖成吉思汗嘗以有中央亞細亞初建都名曰和林格倫至太宗始滅金世宗立建國號

曰大元滅宋而蓋有中原之地以京畿為中書省分其領土為十一行中書省置總管府以滿

洲為遼陽行中書省置其治於今之遼陽州分轄各路詳元史地理志以吉林省之東南部為海蘭府

碩達勒達路元史地理志云海蘭府碩達等路土地廣闊人民散居元初軍民萬戶設五府一

曰桃溫距上都四千里今之北京一曰呼爾哈距上都四千二百里距大都三千八百瓏爾哈河並

混同江又有海蘭河入於海一曰烏圖哩滿洲源流考一曰托里林九一曰布呼江各有司存分

領混同江南北之地其居人皆為碩達勒達文真之人各仍舊俗無市井城郭以射獵為業該

官牧民隨俗而治之

按元代疆域寬廣甲於前代以今東三省之大僅設一遼陽省以吉林省之大僅設開元海

蘭兩路其建置可謂疏濶元一統志云自南京而南曰海蘭府乃海蘭路之首府又南曰雙城直抵

於高麗之王京舊城在今遼寧河側是元之海蘭府在綏芬河之北與金之海蘭路名同而實異金海

蘭路即在延吉廳海蘭河之流域見前元代海蘭府之所治據滿洲源流考云海蘭路萬戶府

即設於窩古塔之境又元史云瑯爾哈路有瑯爾哈河垂混同江元史所謂混同江即今松花江又有海蘭

河入於海嶺古塔城傍有河鹽詩名忽汗河一名呼爾哈則海蘭府當在今窩古塔之境內

矣然元之海蘭府雖與金代異處而海蘭路則固轄有金海蘭路之地也海蘭路設五府見上續通志

云台蘭路即海蘭兼有金代扶餘海蘭率瑣即率和囉嚕及肇隆信三州之地滿洲源流考又

云海蘭府在今窩古塔境內鄂多哩府為海蘭路所屬五府之一即今敦化縣之地本朝始祖考今音是居於此

延吉廳東北與窩古塔接西北與敦化縣接故

國初之時延吉廳原歸窩古塔屬光緒初元亦曾分歸敦化縣屬以今證古形勢固相符也此

延吉廳在元代仍海蘭路之額

又按今高麗建國於遼宋時初僅據有朝鮮半島之南岸而鴨綠江南之平安道圖們江南

之咸鏡道則皆遼金之領土也續通典云至元六年元世宗年號高麗之李延齡等以府州縣鎮

六十城來歸八年設遼南府十三年設東甯路總管府外於瀋州設高麗軍民萬戶府於遼陽設安撫高麗軍民總管府詳通典

東甯路為今朝鮮之平壤轄有平安咸鏡二道之地則其疆域當元初固猶仍遼金之舊也

據朝鮮史云高麗元宗十年東北屬地叛附於元元置東甯總管府於西京即平壤劃西海道

之慈悲嶺為界在今平安道南忠烈王四年元歸之而鴨綠圖們二江以南之地自此始為朝鮮所

有矣元之歸地於高麗不知何故考高麗附元後說元帝遣使日本後元帝自高麗出戰艦九百艘兵三萬為援軍且命高麗置水驛於沿海自濟州島至鴨綠江口是皆忠烈王

時之事或因比而予以鴨綠圖們二江以南之地亦未可知

十明

明太祖滅元改元之十一行中書省為十三布政使司以轄全國之府州縣又置十五都指揮

使司以轄衛及所成祖時廢元之遼陽行中書省置定遠都管於遼陽後改為遼東都指揮使

司轄衛二十州二於今之黑龍江吉林二省置衛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詳明史今據吉林省志

所列羣春延吉等處之衛所而參考其位置如左

卒賚江衛 永樂四年置按本勅海寧府地即延吉廳治東之綏芬河東距延吉約七百里

雙城衛 永樂四年因溫特璋等奏部人吉理納入朝置雙城等五衛按元一統志自南京而南曰海蘭又南曰雙城直抵高麗三京其地為今綏芬河之雙城子非吉林之雙城

堡也東距延吉廳治約千里今歸俄屬

塞珠倫衛 永樂四年置以部人薩爾布哈為指揮按河在延吉廳治東三百里之長嶺子今名珠樂河

穆霞河衛 永樂五年置按河在延吉廳治東百七十里今名莫河甸子

廣金河衛 永樂五年置廣金河五衛以部人克城額為指揮按廣金河即廣吉音河在延吉廳治東南二百二十里今名陰陽河

烏爾琿山衛 永樂五年置按即今之黑頂子在延吉廳治東南四百里為彈臺圍場

額哲密河衛 永樂六年置按今延吉廳治東三百里近琿春有阿哲密河

通靈山衛 永樂六年置按山在延吉廳治東北四百里琿春河發源於此今亦名土門

舒繕河衛 永樂六年置按河在延吉廳治東三百五十里入綏芬河

密拉衛 永樂八年置按延吉廳治東一百八十里有密江站即此

阿布達呼衛 永樂八年置按河亦在延吉廳治東近琿春地名東嶺

富色克摩衛 永樂十年置按即延吉廳治東俄界之毛口嶺

布爾哈圖河衛 永樂十二年置按河即在今延吉廳治之南約距二里

錫璠衛 正統後置按錫璠亦作西林今在吉廳治西四十里之銅佛寺南有巴林河入布爾哈圖河

瑚葉衛 正統後置按瑚葉路 國初屬原海窩集後征取之在延吉廳治東約七百里

吉朗吉海蘭衛 正統後置按即今延吉廳治南二十里之海蘭河

珠倫河衛 正統後置按河在延吉廳治東南約二百里

舒爾哈衛 嘉靖時置按此河入鴨綠河在延吉廳治東約百里

愛丹衛 嘉靖時置按愛丹城在沿吉廳治南六十里當海蘭河與布爾哈圖河匯流之處今亦名艾筆甸子

哈瞻衛 嘉靖時置按在吉廳南二百里有華摩站即此

按以上所列各衛皆在延吉至琿春一帶境內明代建置皆確實可稽惟建國以後蒙古侵

擾北邊殆無膏炭盡其國力不暇他顧其對滿洲特羈縻遙制而已當我

朝亦龍興以前宣德用兵乃及努兒干之地 即今之 甯古塔 則威稜所及亦且萬里而遙故各衛所朝

貢有定期鎮撫有職而爵秩印信皆必須自內府 明一統志云各衛以其酋長如都督指揮 指揮千百戶 莫無等職給與印信俾仍舊

俗名統其屬 以時朝貢 即我

肇祖初興亦曾受建州衛之職則長白山東圖們江北以及琿春左右不得謂非明之領土也此延吉

廳在明代為衛所之證

國朝發祥於長白山東

始祖定三姓之亂遂居俄漠惠之野鄂多哩城一作埃蘇里建國號曰滿洲越數世以不善撫其眾國

人叛殘害宗族數傳至

肇祖慨然以恢復為志計誘先世仇人四十餘人至蘇克素護河之呼蘭哈達誅其半以雪

祖仇執其半以搜獲孽旣得遂釋之於是

肇祖居赫圖阿拉地即興京歷數傳至

太祖是時諸國紛亂滿洲有蘇克素護河部渾河部完顏部棟鄂部哲陳部長白山國有納殷部鴨綠

江部東海國有渥集部瓦爾喀部庫爾喀部扈倫國有哈達部葉赫部輝發部烏拉部滿洲及

長白山二國為明建州衛東海國為野人衛扈倫為海西衛庫雄峰起爭奪無已時萬曆十一年

太祖討尼堪外蘭以復

祖仇十四年明人執尼堪外蘭付我十五年

太祖招徠各路環境諸部多以次削平國勢日盛十六年完顏部及棟鄂部率其部眾來歸十九年遣

兵略長白山之鴨綠江路盡收其眾二十一年敗葉赫哈達烏拉輝發科爾沁錫卦勒察科爾沁

下晉蒙 古部 珠舍哩納殷等九部來攻之兵二十三年取輝發部之多璧城二十五年招誘瓦爾喀

部之安褚厚內河二路三十五年

太祖命其幼弟卓立克圖及額宜都征東海國之渥吉部渥吉一作窩集取黑席俄黑漢蘇魯佛納赫施克

索三路三十七年又命扈爾漢蝦征東海渥集部所屬之罽野路取之三十九年

太祖命其子阿布泰等征東海國渥集部之烏爾圖宸及木倫二路取之又命達爾漢穆等征渥集部

之呼爾路故克扎固塔城其環境各路盡拓撫之四十一年

太祖親率大兵征烏拉部烏拉遂滅烏拉所屬之城邑皆附四十四年建元天命四年滅葉赫自

此以後凡明代海西衛運州衛野人衛等國居今日盛京吉林二省之地者蓋已削平殆盡矣

以上皆參考 關國方畧 聖武記 太祖實錄等書凡 太祖征明之師及 大崇化明代朝鮮伐黑龍江諸部之師皆不錄

按

國朝肇興東土凡環境諸國以次削平而延吉境內用兵之事殊為罕觀蓋延吉為

國朝發祥重地在還國時已隸我

朝版圖進攻自毫根本為先有不可數典而忘祖者謹參考開國名史證明延吉處為

國朝發祥之地如左

白山東麓為

神聖誕生之地史有明文

見

太祖實錄

發祥紀畧

開國方畧滿洲源流考等書 延吉正居白山之東松嶺降靈之區會

延吉誰屬耶則延吉廳為

國朝發祥重地者其證一

發祥世紀略云

始祖建國居長白山東俄漢惠之野鄂多哩城在興京東一千五百里舊古塔城西南三百三十里

勒當善河岸

朔州哈上流為勒當善河即今之牡丹江

建國號曰涇洲夫俄漢惠即今之額黑穆爾蘇站

北距延吉廳僅三百六十里耳鄂多哩即今之敦化縣

城西二里有舊城俗呼為阿克敦城

西北距延

吉廳僅三百里耳

以長白山位置而論延吉廳居正東敦化縣城北蓋長白山脈之東幹城

爾巴嶺為東幹山脈之分水嶺即延吉敦化交界處也

所謂居鄂多哩城者蓋舉建國時之首都而言至曰俄漢惠之

野則四周數百里之地必皆在其範圍之中是當時國境實包有今延吉廳額木索爾古塔

一帶之地則延吉廳為

國朝發祥重地者其證二

聖武記云明末扈倫四部為海西衛亦謂之南關北關東海三部為野人衛多濱海島嶼滿洲五

部故白山二部則皆遼川衛野人衛交界之地則曰今威京之與京東遂綏芬南至圖們江
北皆遼川衛地也

肇祖時曾任明代遼州衛都督見明史是今之延吉廳在

肇祖時國已受

國朝之統治矣則延吉廳為

國朝發祥重地者其證三滿洲當明末諸國分裂爭相雄長統計延吉廳環境各部如長白山國

之鴨綠部則在鴨綠江流域納殷部則在三音納殷額黑納音二河之間居長白山之北麓

至東海國之庫爾喀部雖在琿春左右與朝鮮慶源相對見滿洲源流考天聰二年以前大都擊服

天威率先朝貢惟瓦爾喀部屢勞

主師征討開向方畧太宗嘗遣外藩科爾沁等出朝鮮威鏡道往往征瓦爾喀然在烏蘇里

江之東日本海之北相距頗遠至

始祖建國之處如鄂漠索鄂多哩城以迄布爾哈通河海蘭河圍們江之流域縱橫約距千里未聞

有別部違抗致勞

主師之征討蓋發祥重地人心歸向之誠有非他部落所可比也則延吉廳為

國朝發祥重地者其證四

國朝入關以來長白山列諸祀典康熙十六年 上諭曰長白山發祥重地奇蹟甚多 且將山靈互加封號永著祀典以昭國家庇膺神祝之意

與京以東伊通州以南遼河江以北之地悉行封禁移民之居住有禁田土之舉關有禁森林

林礦產之採伐復天參東珠之捕取有禁統觀十一朝

聖訓言吉林封禁之事極多蓋顧念根本而思所保護者至周且密也則延吉廳為

國朝發祥重地者其證五證此五者則延吉廳為

國朝根本重地且在未入關以前矣

結論

延吉廳疆域自唐虞以至

國朝歷四千餘載如肅慎如靺鞨如渤海如遼如金則皆建國滿洲而據有此土地者也如漢如

元如明如

國朝則皆統一中國而領有此土者也史乘尚在版圖俱可稽焉若今之高麗乃割竊高句麗之

名高句麗唐書 亦稱高麗至稱朝鮮則襲其子之舊稱名韓則襲三韓之改號其領土域既不相同

麗五國於滿洲據有高麗之平安咸鏡二道若高麗乃建國於朝鮮半島昔耳箕子所封朝鮮在今咸京南部一帶三韓故基則分有今高麗全境年代亦復懸絕

麗建國在漢代至隋唐時猶有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唐高宗時滅高句麗而新羅百濟尚存百濟亡而新羅遂兼有二國之地迨北宋新羅亡時有裨將王姓叛而建國曰高麗明洪武又封李成桂為朝鮮不可以今高麗之疆域與當時高麗等相混者夫豈待辯考今高麗王今之高麗仍李高也

及

國朝皆為屬國奉命惟謹高麗兵力從未越圖們江一步而乃妄指延吉廳為間島考數千年來之歷史地與

此地從未有間島之名相為屬清屬韓未經確定之疆土吾誠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也

延吉邊務報告

第二章 延吉廳建設之沿革

國初封禁之河流山場

康熙年間之建設

設琿春協領之始

道光咸豐年間之建設

圖們江北注重邊務之始

圖們江北整飭邊防之始

光緒紀元以來之建設

圖們江北辦理荒務之始

圖們江北駐紮防營之始

吉林設邊務督辦之始

設糧春副都統之始

設局招墾之始

設和龍峪光霽峪西步江局卡之始 附節錄吉報通商章程數條

圖們江設立水師營之始

清文升科設局撫綏之始

設延吉廳治官缺之始

延吉駐紮吉強軍之始

結論

第二章 延吉廳建設之沿革

國初封禁之河流山場

國朝入關以後為保全根本之計延吉地方列為禁山圍場每歲僅由烏拉總管及吉林將軍採

取東珠人獲貂狐熊鹿狍狗虎豹等物以上貢

天府見皇朝文獻通考會典事例等書及烏拉譯春冊報故光緒以前除由理春協領都統兼轄外別無行政機關可考

謹據八旗通志及理春冊報而考延吉廳

國初封禁採捕之河流山場如左

布爾哈通河河側朝陽川一名珍珠營

海蘭河

噶哈哩河即噶牙河

以上為採捕河見八旗通志

瑚珠山即瑚珠站

阿布達哩即今之理春東溝

烏爾琿山即今之黑頂子

呼蘭山 即今之火龍洞在琿春東南

呼蘭河

以上為採捕山見琿春冊報

據此則延吉廳之地北由哈爾巴嶺發源之佈爾哈通河南達於圖們江流域東北由甯古塔
交界之瑚珠站而東至圖們江北之黑頂子皆

國朝封禁採捕之重地故

國初以來變遷甚少至近數十年始稍有行政之建設蓋由封禁時代漸改為廳治時代也更詳
其建設之沿革如左

康熙年間之建設

延吉境內

國初既經封禁故建設極為疏略康熙五十三年設琿春協領隸於甯古塔副都統是為設琿春
協領之始

按延吉廳原歸琿春管轄考延吉廳地方建設之沿革則必自琿春始

道光咸豐年間之建設

國初以來流民入境禁例甚嚴至道光時圖們江北始稍有人民竄入然禁令仍嚴密也道光二

二三

十八年二月奉

上諭前據額經布等奉遵議查勘吉林擇發土門江二處協緝章程並善撥緝捕經費一摺當交軍

機大臣議奏茲據該大臣等核議具奏吉林地方或與威京山界毗連與朝鮮隔江為界均宜

一體清查勿任奸民竄入著額經布等照議於每年統巡及欽派大臣巡查之年慎重選擇協

領防禦各員會同各卡弁兵責成認真巡緝倘有匪徒墾田構舍立即查拏並將田舍平毀或

此拏彼竄迅即知照鄰封協同追捕勿令遠颺庶奸謀永杜而邊界肅清矣竊此特重申禁令

之巡查防禦皆可推知是為圖們江北注重邊務之始此外自康熙至咸豐年間凡言封禁吉林

按讀此次

上諭言邊界則曰與朝鮮隔江為界言防守則曰勿任奸民竄入又曰庶奸謀永杜邊界肅清則

圖們江為吉韓分界無有疑義而當時原禁之嚴可想見矣

自中俄界約訂立以後吉林東部悉與俄境毗連璋春僻處東隅遂成重鎮咸豐九年七月奉

上諭高明阿等奏璋春邊務繁竊請將該處領賞加副都統銜以資鎮攝等語璋春協領訥穆錦

著加副都統銜嗣後璋春協領一缺即作為副都統銜協領永為定制是為圖們江北整飭邊

防之始

按當時所稱邊務專指蓋專注意於俄圖們江北界禁素嚴尚不虞及韓人之生心也

光緒紀元以來之建設

光緒四年吉林將軍銘安奏阿克敦城即今之敦化縣一名阿克敦縣一帶有私墾地畝前經派員稽查據旗

民各戶呈墾領業升科並願補交荒價等情現在賊氛漸息同治末及光緒初元吉林有匪徒滋擾應將私墾地

畝查丈升科派知縣趙敦誠等前往阿克敦城將旗民私墾地畝查明造冊分別荒熟限年升

科是為圖們江北辦理荒務之始

按自咸豐以來禁令漸弛始稍有在圖們江北私墾地畝者故於是年銘將軍有鑒請然斯

時私墾者多為旗民尚僅在敦化縣一帶至圖們江北附近雖至同治年間即有韓民越界

然其初皆為傭工雖間有私墾者為數尚少故此時請查丈升科尚未議及也查光緒六年

今廷吉所屬高立嶺以西之地劃歸敦化縣管轄高立嶺東之地歸琿春管轄七年設副都

統德延吉全境仍歸琿春轄

光緒六年將軍銘安與三品卿銜吳大澂先後奏請添練馬步隊七千人分防甯古塔琿春三

姓等處其時邊軍之駐紮琿春境內者共有九營駐南崗者延吉廳治處原名南崗為右路步隊一營

馬隊一營駐瑤春城東及紅溪河一帶者為中路步隊三營前路馬隊二營步隊一營駐黑頂

子者為前路部隊一營是為衙門江北駐紮防營之始營制馬隊二百五十八步隊四百人

按是年邊務添設防營蓋為防俄患及馬賊而設至於吉韓邊境自有江流為界則固無急

之可防焉

光緒七年四月奉

上諭現在俄事雖已定議惟念中國邊境與俄毗連必宜慎固封守以為防患預防之計吉林之三

姓箇古塔彈香等處防務尤關緊要即着黃成吳大澂督辦是為吉林設邊務督辦之始

按是時與俄界約初定為防俄計故有督辦邊務之設當時延吉境內雖間有韓民私墾然

國界素定無庸多慮是以為防患預防之計而並未善及圖們江北也

又是年四月二十八日

上諭銘安等奏請添設副都統暨建造衙署各摺片吉林瑤春地方向歸箇古塔副都統管轄相距

遙遠該將軍等請添設大員以資統率係為因時制宜起見著照所請添設瑤春副都統一員其

應鑄關防並支給俸廉等項改設官缺建造衙署各節均著照所議辦理其餘未盡事宜該將

軍等體察情形詳議具奏是為設瑤春副都統之始

按是時圍們江北封禁大開已知非有行政機關不能治理然初不料根本之地布置稍疏竟致動外人覬覦也

又是年將軍銘安等奏稽查吉林伊通州以南為圍場甬南為奉天圍場入南始為山獸滋生之所自奉天放荒後人烟日稠每逢捕打

首鮮竟無所獲聞其地多沃壤可資開墾飭據知府李全鏞等履勘稟稱南荒按南荒即指吉林南部而言光緒七年

并延吉處境內曾經李全鏞獨行查勘東自蘇密西至育頂子其間高原平壤錯立山中者計有二十七處約可

墾地十餘萬响合無仰墾

天恩俯念吉省南荒圍場無可採捕准其按照奉省請放圍場成案一律招佃認領墾種以安民業而裕餉源由是吉林南部廢禁山圍場之舊制行移民實邊之政策而延吉境內設有南崗墾春東五道滿黑頂子等墾局是為設局招墾之始

計開光緒七年延吉廳境內奏報墾成熟地及分立各社如左

南崗墾局 奏報墾成熟地一萬八千九百三十九响九畝三分設立志仁尚義崇禮勇知守

信明新等六社

璋者總局 奏報墾成熟地五千六百二十响零一畝六分設六春和春雲春華春明春陽春

融等六社

二七

五道溝銀局

即彈香東溝

奏報銀成熟地二千零七十三晌九畝六分設立春仁春義春禮春智春

信等五社按近吉境內雖至是時始行招墾而韓民越墾者則日益衆多故戶督辦於是
有請將越墾韓民概令入籍之奏雖旋因韓王墾將該民等回還其事中止然亦足見韓民
私墾我地為因窮迫況禁不僅於界務全無關係且初非彼國王所欲也

光緒十年五月奉

上諭彈春副都統德克唐阿著隨同希元幫辦吉林邊務一切事宜是為彈春副都統兼幫辦吉林邊務
之始

按是年吉林邊務改歸吉林將軍督辦彈春副都統為幫辦以收指臂相聯之效而管理旗
務之專員遂兼有民事兵政之全權改彈春副都統不惟專辦邊防而韓民越墾事宜亦由
其隨時經理矣

又是年通商大臣李鴻章吉林將軍希元奏稱吉林與朝鮮商民貿易章程前經臣等擬定會
奏已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戶禮部覆奏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當即陳明候將制選流民及酌撥防軍一切事宜議定後派員前往開市貿易以

昭慎重近據瑤春副都統依克唐阿咨報俄人與朝鮮有陸路通商之議朝之慶興府與俄鎮
兩處人民彼此往來蹤跡甚密尋因朝鮮向來孱弱近因國中滋鮮曾為日人所逼今俄又設
此謀以暗撤朝鮮之門戶恐該國受其愚弄貪一時小利貽他日隱憂此其漸不可不防為今
之計惟有將吉林與朝鮮通商事宜亟為舉行於招携懷遠之中高先發制人之意庶可以阻
敵謀而定民志臣等往復咨商意見相同自應遵照前次奏定章程派員督理商務以專責成
奉

旨依議是為設和龍峪光寶峪西步江局卡之始光緒十九年奏設

附錄吉韓通商章程數條原定吉韓通商章程十六條

通商局光緒十一年設專司吉林與朝鮮通商之事稍改中易舊例准其隨時交易以示優
待屬國之意所定貿易章程與各國通商章程兩不相涉以事體不同也局在瑯春城西

南二百五十五里和龍峪地方俗呼大嶺子南接朝鮮會黨界圍門江派員督理

光寶峪分卡在圖們江北岸南接朝鮮鍾城府距瑯春二百餘里

西步江分卡在瑯春城西二十里西界朝鮮慶源府

兩國邊界敦化縣南與會黨鍾城瑯春與慶源互相往來貿易其稽查之事各按邊界定律

辦理以上通商章程第一條

二九

當古塔與會商庫爾哈與慶源市易舊例一律停止此後貿易均照新章程辦理 第三條

又查十四年通商大臣李鴻章奏稱略據吉林將軍咨稱吉朝商務委員稟稱吉朝通商原擬俟創運流民的務防軍再行舉辦旋因俄人與朝鮮有陸路通商之議慶源府與俄鎮兩處人民往來甚密是以亟設局卡藉可杜漸防微該處皆曠野空山時有盜賊出沒朝鮮關北一帶地方因之不靖自經設局聯絡朝員梭巡稽查匪類欲跡凡過無苦窮黎量力安置韓民入我境者儼有樂郊樂土之思其交涉事件亦無不推誠布公和衷商辦至越壘韓民為數既眾往往與華民爭墾互毆局員平其曲直使彼此息忿否則怨不在大積久易滋事端璋春敦化遠在三五百里以外若非該局就近撫馭實無以安民心而弭隱患惟和龍峪一帶人烟稀少居民貧苦異常朝鮮沿江各府更無富商大賈是以貨物銷售有限稅收不旺現值該局試辦屆滿所收稅數如此細微就目前而論似非裕財之道就遠而實亦撫治邊陲維繫韓人之策略

臣查吉林和龍峪一帶分設局卡本欲籌賑韓民非為多收稅項若遽裁撤恐於時局有礙現既蒙覈稅項不敷局卡用度自應將需用經費展限三年仍由山海關按照刪減數目每結解交銀二千二百兩俟限滿能否就稅項拮注再行察酌辦理以上摺

按據原奏所循則和龍嶺等處之設通商局實兼有理民之責雖此時未設廳縣亦已具有行政之機關也至韓民有無告者入我境內我為量力安置之有與華民爭墾者平其曲直我為就近撫馭之其所以撫恤韓民保護韓民實周且至矣然韓民來居此土因何受我編緝勞我保護其主權之為誰屬尚待煩言而解耶且通商章程載在條約為中韓所公認觀所記和龍光霽二峪之局卡轄地皆言以圖們江為界則此時於兩國國界更不啻重加聲明而宣布之矣

十五年吉林將軍長順奏稱吉林朝鮮以圖們江為界此次查出沿江私設橋渡已飭督理和龍哈爾務總局委員章鴻錫會同朝鮮邊界官概行撤毀仍照章在光霽嶺分卡並西步江分局之開市處所對岸設渡所有來往商民彼此驗照方准放行以杜漏稅爰越墾之弊惟是沿江上下數百里巡查不易況俄人現復與朝鮮陸路通商則我之瑯春一帶交涉事件勢必更增繁重臣擬於圖們江設立三板砲船二號上下梭巡於邊防不無少補其砲船一切悉按本年四月奏設松花江水師砲船章程辦理至冬令封江之後即將船上弁兵並酌撥隊伍扼要巡緝俾臻嚴密其營制夏則梭巡於圖們江上下遊冬則駐紮於瑯春之西步江凡領哨艦長砲勇等共四十八員三板船一隻鷺鳴爾薩砲二尊四板船二隻每船駕鷺爾薩砲各一尊以上

見吉林省志 是為圖們江設立水師營之始
後二年裁

三一

按圖們江岸既由我設局收稅圖們江中復經我設立水師則國界自可想見查當時之設
渡舟固為防越壘漏稅之弊其設水師雖亦為防俄人意外之虞然使至今尚在日韓人於
我國界何從窺伺乃行之未久即行裁撤殊可惜也

光緒二十年吉林將軍奏將圖們江北岸收還朝鮮流民越壘地畝並將壘民立社編甲照則
升科設局撫壘凡越壘之地統建四大堡堡分有社鎮遠堡建於黑頂子分設八社鎮興之慶興
府對峙當遠堡建於光寶峪分設十三社鎮興之鍾城府對峙安遠堡建於章母得基分設七社
與韓之茂山府對峙計四堡三十九社收撫壘民四千三百零八戶男女丁口二萬零八百九
十九人統編一百二十四甲較定四百一十五牌丈報熟地一萬五千四百餘畝歲征大租銀
二千七百七十九兩有奇自光緒十六年起至二十年竣事是為清丈地畝照則升科設局撫
壘之始

按是年設立撫壘局係遵十六年總署所奏辦理蓋以吉韓界務自茂山以下有圖們巨流
為兩國天然界限韓國勘界使亦每異說總署奏稿 詳見壘篇故自茂山以下清丈地畝照則升科以
慰流民歸附之心而韓民遂皆入我版籍而受廬為氓矣

二十八年十月軍機處奏吉林將軍奏稱吉林幅員之廣四千里有奇僅設兩府四廳三州兩縣轄境太廣控制不易該將軍奏請於琿春相近之延吉崗增設廳治設撫民同知一員和龍峪設分防經歷一員歸延吉廳管轄並設巡檢一員兼司獄事教諭一員其餘請設各級從略奉

旨依議是為設延吉撫民同知和龍峪分防經歷及巡檢教諭各缺官之始

按至此時圖們江北始有完全理民之官蓋以越墾者益眾華韓雜處事務殷繁已非教化彈春遠在數百里外者所能治理勢之所趨不得不因時制宜也次年韓民滋亂不久即定未始非改設廳治之效惜前將軍駐已見為重要而因循憚於大舉行政機關仍復缺略不完致令外人生心日夕經營以圖乘我不備至今警覺亦已晚矣然事尚可為仍視當局者之布置何如耳

始
二十九年吉林省添招吉強軍四營分駐延吉境內其駐紮區域詳後軍隊表是為延吉廳駐紮吉強軍之

按是年設吉強軍步隊三營馬隊一營分駐圖們江北岸前此靖邊軍九營蓋注重俄防而吉強軍則專防韓民之不靖而設也適是年李範允越界斂財帶兵渡江華韓人民俱受其虐燒殺搶掠之案至數十起華民之斃命者幾數百人而其獲以平韓民之亂黨保地方之

治安者未始非此添設軍隊之力也

結論

我

朝入關以後自長白山脈以南圖們江以北如飾爾哈達河海蘭河噶呀河璦春河之流域皆僅取其物產之精英以上充

天府貢品而列為禁山圍場之重地則封禁之操之我國者也咸同以來東邊多故始則注重俄防繼又以華韓雜處事務殷繁故延吉廳一隅之地軍隊則有靖邊軍水師營及吉強軍之設銀務則有南崗璦春五道清黑頂子等局之設通商越銀則有和龍哈光賓哈西步江等局卡之設光緒二十年又改設撫璦局民政機關則有延吉廳和龍哈分防經歷之設其所以保領地之治安謀邊防之鞏固者皆上勞

當時之憂勤下煩疆臣之擘畫則建設權之操之我國者也蓋圖們江北為我國固有之領土而軍事上政治上之建置固絲毫未受外人之干涉者也今日人致外部照會三號乃謂光緒十一年以後延吉廳所設各衙署即指和龍哈通商局圖們江水師營延吉廳治等項均係我國政府於界務爭論未決之時擅自設立而不知韓民越銀始於光緒初元界務爭端肇於光緒九年詳越銀為而自

國初以至光緒九年二百餘載之間，為國確守國境，未生界務問題。而康熙年間設瑯春協領道，光年間設圖們江北卡倫，詳後咸豐年間改瑯春協領為副都統銜協領。光緒六年設靖遠軍九營，七年則有督辦邊防瑯春副都統及瑯春南崗東五道溝黑頂子等總局之設。是則圖們江北之地當界務爭端未起以前，設官駐兵，我國已無不隨時籌畫矣。此後一切措置無非因時制宜，漸易旗幟疏闊之舊規而變為民政機關之廳治耳。我疆我理，後同塗領土主權由來已久，詎得謂乘界務未決之際，擅立衙署為非正當之舉乎？數語見日本致外部照會且吉韓界務之所未決者，據十三年勘界成案，不過茂山以上之圖們江源處耳。至延吉廳一切建設區域皆在茂山以下，有圖們江天然界限。詳後與吉韓境界問題毫無關係，又何得以有圖們江天界國界之處而與紅土石乙二水以上境界未決之區妄相牽混乎？故歷考二百年來建設之沿革，以釐成延吉廳為我領土，決非外人所得干涉之鐵案。

延吉邊務報告

第三章 延吉廳之地理

第一節 位置

第二節 區域

第三節 和龍峪分防廳之區域

第四節 延吉境內山脈略攷

第一條 小白山山脈

第二條 甌山山脈

第三條 長山嶺山脈

第四條 老嶺山脈

第五條 牛心山山脈

第五節 水道

第一條 圖們江之源流

第二條 布爾哈通河之源流

第三條

海濱河之源流 即海蘭河

第四條

松花江經流吉省南部之源流

附延吉廳戶口區域一覽表

第三章 延吉廳之地理 內山脈水道皆按此
次實測里數計算

第一節 位置

延吉廳位置西有長白山脈充元秀拔為吉奉二省諸山之主峯北有長白東幹之穆克德亭
山脈蜿蜒東向而為棟樑塔哈爾巴嶺老爺嶺黑山諸嶺綿亘二千餘里為延吉廳北界之屏
障南則有白山東麓巨川之圖們江劃吉林朝鮮天然之國界東流千有六百餘里而入於海
其東則有老黑山支脈聳立琿春東部以接於俄境而其中則為白山東麓所拓之大陸有海蘭
河佈爾哈通河嘎呀河琿春河流域之平原廳治居佈爾哈通河之東北距吉林省治七百六十
里被山帶河為吉林南部之重地

第二節 區域

延吉廳管轄區域一仍璋春副都統所轄境域之舊由廳治計里核算正南七十里為和龍峪
學有分治
府經歷又八十里至圖們江沿稽查處隔江與朝鮮之會甯府界正北三百二十里至珊瑚
站與甯古塔界正東二百八十里至薛子界牌與俄羅斯界正西六百里至長白山及小白山
頂與奉天之臨江通化二縣界東南二百四十里至琿春三百六十里至東分水嶺與俄羅斯
界東北五百里至松花甸子與綏芬廳界西北二百三十里至哈爾巴嶺與敦化縣界西南三百

六十里至延旗河與朝鮮山所屬之西豆水界西豆水至小白山二台討延吉廳所轄區域東
西長八百八十里南北廣四百七十里面積約有四千一百三十六方里

第三節 和龍峪分防廳之區域分防廳雖與延吉廳分地而治而實轄於延吉廳其區域即統於延吉廳區域之中

和龍峪分防廳所轄境域西自小白山頂起沿圖們江源之紅丹水附近迄圖們江北光寶峪
下之馬牌止由馬牌至大龍溝皆係江之地後歸延吉廳屬又自琿春南之火龍溝起至黑頂子沙草峯等處止沙草至圖們河口約三十里至歸延吉廳屬凡圖們江沿之地多歸分防廳屬是為和龍峪分防廳南界自長白山東
鮮支脈之牛心山分水嶺起至无齋峪止凡分水嶺之西南流入圖們江者為越疆地屬分
防廳北流入海蘭河者為招墨地屬延吉廳至黑頂子沙草峯等處凡長嶺之水長嶺與上所
嶺東分水嶺均係一嶺之山脈流入海者為俄羅斯屬流入圖們江者為分防廳屬是為和龍峪分防廳之北
界計其境域東西長約七百餘里南北寬狹不一皆以圖們江北之分水嶺為限

第四節 延吉境內山脈略考

長白山為我國東方諸山之祖松花江發源其北鴨綠江發源於其西圖們江發源於其東奉
吉兩省之界即以此分而山南則朝鮮界焉長白山古名不咸山漢稱單于太嶺魏稱蓋馬大
山後魏稱太白山又稱徙太太皇山長白山之名實始於金代國語指果勒敏珊延阿林果勒

敏者長也。冊延者白也。阿林者山也。俗亦稱為白頭山。蓋以山頂四時積雪故名。長白山拔海一萬尺。乃至一萬二千尺。山頂五峯並峙。中央有湖。周圍約三十餘里。稱為天池。亦稱闔門潭。山頂為輕石。石炭岩樹木不生。山腹全係土質。森林密茂。不見天日。然頂斜平緩。登降不難。俗稱白山脈。子惟每年八月至翌年四月為大雪封山之期。行人絕迹。延吉境內之山皆發脈於白山之東麓。今將白山東麓山脈統系之已經測明者約分為五支述之於左。其未詳者姑從缺焉。

第一條 小白山脈

小白山在長白山東南四十五里。實連長白為一本幹。以其別起一峰。故俗呼曰小白山。南為中韓邊界。其山脈南行散佈於朝鮮境內。

第二條 甑山脈

山脈發自小白山。在小白偏東百八十里。南為紅丹水。北為石乙水。此支脈即止於石乙紅丹二水之間。

第三條 長山嶺山脈

長山嶺為長白山東最近之一支幹。山脈由長白西東行約十里而為紅土山。又由紅土山蜿蜒

東行而為長山嶺其山脈傾斜平緩形如崗丘故名至紅丹河與紅旗河二水之合流處即長山脈盡頭處也

第四條 老嶺山脈

此山為長白山東北之一大支幹延吉境內諸山大都從此山分脈其山脈由長白山東北百二十里處俗呼為老嶺松林營內多千年樹木不能通行又由老嶺北行而為梳指塚又由梳指塚東北向三十八里而為鷄冠碾子又由鷄冠碾子北行六十里而為窩集嶺以森林茂茂故名又由窩集嶺北行百二十餘里而為哈爾巴嶺其南即布爾哈通河之發源處也又東行而為老爺嶺老黑山諸山為吉林南部之一大分嶺

第五條 牛心山山脈

牛心山發脈於梳指塚之南東距梳指塚約百二十里牛心山山南之水皆南流而入圖們江山北之水皆北流而入海蘭河亦為長白山東之一大支脈而牛心山則此支脈之過峽處也由牛心山東北行四十里而為楊木頂子又由楊木頂子東北行八十餘里而至和龍峪大碾子又由大碾子東北行三十餘里而至鳳都嶺又由鳳都嶺東北行五十餘里而為燈籠嶺又由燈籠嶺東行三十餘里而至葦甸子即海蘭河布爾哈通河會囑呀河而入圖們江之處

也

第五節 水道

第一條 圖們江之源流

圖們江發源於白山之東白山南北綿亙百餘里其中山巒起伏雖有長其源有二一為正源

紅丹水一為分源石乙水

紅丹水出於小白山正東之三波泡西北距長白山六十里餘泡水東北伏流八里有泉湧出是為紅丹

水之源

自泉湧出東北流七里餘有一小水來匯

此水自發源處西北流五里餘入匯

又東北流二里餘有一小水來匯

此水自發源處西北流五里餘入匯

又東北流二里餘有一小水來匯

此水自發源處西北流五里半入匯

又東北流五里半有一小水來匯

此水自發源處西北流八里入滙

六

又東北流六里又東流十四里又北流九里又東流九里半又東南流九里有柳洞河來滙

柳洞河由南來滙其源流里數未詳

又東流五里餘又東北流五里餘又東流二里餘又東北流十里又東流三里又東北流五里

又東流五里又東北流四里餘又北流三里餘又東流三里餘又北流三里餘又東北流四里

又北流三里餘又東流七里與石乙水滙焉自發源處至此共一百二十八里是為圖們江之正源亦即吉韓

之舊界也

石乙水發源於白山之東西南距小白山等三十八里西北距長白山等六十里自發源處東北流十二里又北流九里

紅土山水來滙

紅土山水發源紅土山南與圖池水合東流六里入滙圖池水發源紅土山北之圖池東南流六里合於紅土山水

滙紅土山水後又分二派各向東流九里半乃復交滙交滙後北流二里餘又東南流二里

又東北流十三里又東流三里餘又東流八里又東南流三里餘又東流十里又東北流九里

又東南流十一里外七道瀆水來滙

外七道水自發源處南流十一里入滙

又東南流十三里又北流三里又東流二里餘又南流四里與紅丹水匯自發源處至此共一百一十六里是為圖們江之分源光緒十三年中韓會勘界務華員主以此水為國界而韓人乃主紅土山水遂未決議

紅丹石乙二水匯流以下始為圖們江之正流自江源交匯後東流九里半又北流十四里又東流七里紅旗河來匯

紅旗河亦可稱為圖們江之北源出於老嶺自發源處西南流十二里又東南流五里又東流

七里匯一小水自發源處西流九里八匯又東流五里匯一小水自發源處南流四里餘八匯又東南流二里半匯一

小水自發源處西南流五里餘八匯又東流九里匯一小水自發源處南流三里半八匯又南流三里有一小水來匯自發源處西流

五里八匯又南流五里匯一小水自發源處東流九里八匯又南流九里至黑瞎子溝口黑瞎子溝來匯自發源處西南流九里八匯

又東南流三里餘小馬鹿溝水來匯自發源處東南流十四里半又東流三里半八匯又東南流八

里半大馬鹿溝水來匯自發源處東北流六十三里半又東流三里餘又東北流十九里八匯又東南流五里大楊樹溝水來

匯自發源處南流十七里八匯又東南流三里餘又東流三里小楊樹溝水來匯自發源處南流七里餘八匯又南流

二里餘又東流五里石人溝水來匯自發源處南流二十五里八匯又東南流十一里古洞溝水來匯自發源處

東流十一里半八匯又東南流十里至三江口西入於江

又東流二里至江口西豆水來滙韓人亦稱為魚澗江國門江自合西豆水後水勢始成

西豆水其流甚長亦可稱為國門江之南源發源於朝鮮內地東北流來滙其源流里數未

詳

又東流七里餘又北流五里餘又東流三里外六道清水來滙

外六道清水自發源處南流十六里有一小水來滙自發源處東南流十二里入滙又東南流五里與小六

道清水滙自發源處東南流十八里半入滙又東南流四里餘入於江

又東流五里又北流五里半又東南流三里半又南流四里又東流八里又東北流二里又東

流五里又北流四里外五道清水來滙

外五道清水發源老嶺東南流三十五里又南流三里半至德郭與德郭水滙自發源處東南流八里半

入又南流十五里馬鹿郭水來滙自發源處東南流八里入滙又南流五里小營子清水來滙自發源處東南流六

里入又南流十五里半又東流十二里入於江

又東流四里餘又東北流二里餘又東流七里餘又北流六里又西流四里又西北流五里又

東流二里餘又北流三里餘又西流三里餘又北流三里餘石洞子清水來滙其南岸即朝鮮

之茂山城也

石洞子清水自發源處東流十三里入松江

又北流四里餘又東流九里又北流二里又西北流四里餘有一小水來滙

此水自發源處東流十一里入於江

又東北流五里又西北流五里外四道溝水來滙

外四道溝水自發源處東南流二十里滙一小水自發源處東北流十五里入滙又東流二里半牛心山水

來滙發源牛心山南流十一里入滙又南流十三里又東流十五里又東南流十里半又東流五里入於江

又北流二里又東流八里又西北流九里又東北流三里又北流四里半又東流十二里半又

西北流六里硯水砵水來滙

硯水砵水自發源處東南流八里餘入於江

又北流四里又東南流二里又東北流三里餘果李巖子水來滙

果李巖子水自發源處東北流十里滙一小水又東北流七里入於江

又東北流二里餘又西南流五里又東南流四里餘又西北流二里餘又東北流二里餘又東

南流二里又北流六里又東流五里有一小水來滙

此水自發源處東南流五里又南流三里入於江

又東流二里又西南流四里餘又東流五里餘又北流二里餘又東北流四里在末乃水來匯

在末乃水自發源處東南流九里入於江

又東南流二里沙金溝水來匯

沙金溝水自發源處西南流十五里入於江

又東南流三里半又東流五里又東北流二里又東流一里又東南流七里餘又東流二里餘又南流四里又東南流五里餘又南流七里又東北流三里餘又南流四里又東流三里又北流五里又東流五里餘又北流二里又西流三里餘又東北流七里又東流四里餘又北流四里又東流五里又西流四里又北流三里又東流七里又東南流九里半又東流二里又東北流二里餘又東流四里又東南流四里半又東北流七里半有一小水來匯

此水發源里數未詳向西北流入於江

又北流四里又東流二里餘又北流三里至稽查處有一小水來匯其南岸即朝鮮之會簡城也

稽查處一小水自發源處東流十里入於江

又北流十七里火狐狸溝水來匯

大孤狸潘水自發源處東南流十一里餘又東流六里又南流三里又東流五里入於江
又北流四里半又東北流七里半又北流三里半又西流三里餘又北流三里又東北流三里
又北流一里又西北流二里又東北流四里又東南流三里餘又東北流二里餘又西北流二
里餘又北流五里餘又東南流三里又東北流三里半又西北流五里半又北流十一里餘又
東北流十一里餘又東北流十六里餘又北流三里餘有一支水來滙下流里許北岸為中國
之光齊峪南岸為朝鮮之鍾城中有沙灘長約十里寬約里許華人名為假江光緒二十九年
以後韓人始妄稱為閩島

此水自發源處東北流三十五里又東流三里又東北流三里餘又東南流三里又東北流
十一里餘入於江

又東北流十七里樞榆溝水來滙

樞榆溝水自發源處東流十四里入於江

又北流九里半又東南流四里半又北流三里餘又西北流七里餘又東北流四里又東流四
里又東北流三里嘎呀河來滙

嘎呀河發源里數尚未測明自北向南流經艾華圖子魯布爾哈通河滙布爾哈通河又南流
源流考詳後

十一里又東流五里入於江

又東北流四里半又西流二里半又東北流四里又東流七里半有一小水來滙

此水自發源處南流十二里入於江

又東流四里餘至窟窿山有一小水來滙

此水自發源處南流十一里餘入於江

又東南流三里半又南流六里又東南流四里半又東北流四里又東南流五里半又東流九里餘至涼水泉子又東流二里又東北流四里餘又東流四里餘有一小水來滙

此水自北向南流入於江源流里數未詳

又東流五里至密江溝有一小水來滙

密江溝水向西南流入於江源流里數未詳

又西南流三里有一小水來滙

此水東流三里入於江

又南流九里餘又東流十里餘至盤嶺口有一小水來滙

此水發源大盤嶺南流七里半入於江

又東流九里至兜灣子又東南流二里餘又西南流四里陰陽河來匯

陰陽河向西南流入於江源流里數未詳

又西南流十三里餘又東南流又南流約二百里入於海在圖們江口里數尚未別明

第二條 布爾哈通河之源流

布爾哈通河發源哈爾巴嶺自發源處南流五里又東南流九里餘黑瞎子清水來匯

黑瞎子清水自發源處東北流五里餘又東流三里餘入匯

又東南流二里餘城場清水來匯

城場清水自發源處西南流九里入匯

又東流四里又東南流四里又東流二里又東南流十七里又東流二里餘又東南流九里餘

又南流一里又西南流五里又東南流二十一里又西南流三里又南流五里又東流一里餘

又東南流三里又東流二里餘又南流二里又西南流四里餘又東南流四里又南流五里又

東流二里又南流一里餘又西南流一里又東流三里又東南流五里有一支水自天寶山來

匯

此水自天寶山發源東南流三十里入匯

又東南流九里半又東流十里有一支水來匯

此水源流里數未詳向南流入匯

又東流四里餘又東南流二里細鱗河來匯

細鱗河自發源處東南流十六里餘與一小水匯此水自發源處東南流八里半入匯又東北流六里與一小

水匯此水自發源處東南流十七里餘入匯又東流十七里又東北流十四里餘入匯

又東流十一里又北流二里餘又東南流三里又東北流一里餘又東流十一里餘又東北流

二里餘又東流五里餘又東北流一里又東南流一里餘又東流三里又東南流二里有延吉

河自北來注之延吉廳治即在下流二里許唇布爾塔通河之東岸又東北流二里又東流二

里餘又東南流二里又東北流二里餘又東流一里又東南流二里又東流二里又東南流六

里又東北流五里至城子山與海浪河匯海浪河源流考詳後

又東北流三里餘又南北流三里又東北流十五里餘又北流三里餘又東流一里餘又北流

五里又西南流二里餘又西北流三里有一兩溝水來匯

又東北流七里餘又北流四里又東北流二里又東流一里餘又東南流四里又南流三里餘

又西南流五里餘又東流五里餘又北流五里又東南流五里又東流四里入於嘎呀河

第三條 海浪河之源流即海蘭河

海浪河發源小孤山東流與二道清三道清諸水相滙

二道清發源老嶺東北流八里餘一小水來滙此水自發源處東南流五里入滙又東北流十里一小水來滙此水自發源處西

滙南流六里半入滙又東北流三里餘一小水來滙此水自發源處東又東北流三里一小水來滙此水自發源處南

又東北流一里餘一小水來滙此水自發源處東又東北流六里一小水來滙此水自發源處南

又東北流五里餘又東流七里餘有東南岔子一水來滙此水自發源處東又北流八里餘入滙此水自發源處南

又北流五里有蜂窩溝子一水來滙此水自發源處東又北流五里餘又東流二里餘石嘴子溝外來滙此水自發源處東

又東北流十二里高集溝子水來滙此水自發源處東又東北流二里餘石嘴子溝外來滙此水自發源處東

又東北流三里餘又西南流一里餘又東南流二里又東流二里半又南流五里又東流四里餘小夾皮溝水來滙此水自發源處東北

又東南流五里與三道清水合入於海浪河

三道清亦發源老嶺東南流二十七里餘一支水來滙此水發源大穰橋東又東流六里半

蜂草溝子水來滙此水亦發源大穰橋東又東流八里半西北岔子水來滙此水自發源處東南流二

十二里又東北流四里一支水來滙此水自發源處東又東北流七里一支水來滙此水自發源處

東北流十一里半入漚此水自發源處東一六不東北流五里餘有一水自西來漚此水自發源處東復有一水自東來漚此水

牛心山西北此水自發源處東又北流二里大堤倉溝水來漚此水自發源處東又北流四里前城子溝水來漚此水自發源處東

流八里餘入漚此水自發源處東又北流三里大城子溝水來漚此水自發源處東又東流二里餘後城子溝

水來漚此水自發源處東又東北流十三里半又北流八里又東流三里半又南流一里餘又東

流一里有湖水來漚此水自發源處北流二又北流一里餘又東流三里餘與二道溝水合入

於海濱河

又東流七里半又東北流七里頭道溝水來漚

頭道溝自發源處東北流三十一里至西大坡有一水自西來漚此水東流二復有一水自

西北來漚此水東南流又東南流十一里東流七里柳樹河子水來漚此水自發源處南又

南流八里餘夾皮溝水來漚此水自發源處東南又東南流七里餘壕道溝水來漚此水自發源處

東南流九里又東南流十里梨樹溝水來漚此水自發源處東南又東南流五里大羊溝水來漚此水自發源處南

流十一里入漚此水自發源處南又東南流八里餘又東北流五里又東流十二里至頭道溝街入漚海濱

河

又東北流一里餘又東流十三里四道溝水來漚

四道溝自發源處東北流四十二里餘一支水來匯此水自發源處西又東北流十三里半

一支水來匯此水自發源處西又北流二十五里餘入滙海浪花

又東流三里餘又東北流九里餘小五道溝水來匯

小五道溝自發源處北流二十里入滙海浪花

又東流五里餘六五道溝水來匯

六五道溝自發源處北流二十四里入滙海浪花

又東流七里至關門嘴子又東北流二里餘又北流二里餘又東北流二里餘六道溝水來匯

日人舊館
即駐於此

七道溝自發源處東流十五里有二小水來匯一水自發源處北流十里入滙一水自發源處東流九里入滙又北流十

四里又東北流一里一支水來匯此水自發源處北流十里入滙又北流十里又東北流九里餘七道溝水

來滙七道溝自發源處東北流三十里與一支水匯其水發源聖壽寺經和龍峪西北流六里入滙六道溝又西北流

十五里入滙海浪花

又北流二里餘又東北十七里餘又東流一里又東流三里又東流六里半又東南流八里又

北流三里半又東流三里半又東北流三里又北流二里又西北流二里半又北流二里又東

北流二里餘又東流一里餘又西北流二里餘又東南流一里餘又南流二里又西流四里又北流一里半入於布爾哈通河

第四條 松花江經流吉省南部之源流

松花江發源於白山之北其源有二一為正源二道白河一為分源二道江

二道白河出於長白山頂之天池池水西北流八里半水流忽斷由地中伏流八里泉復湧出是為二道白河之源

自泉源湧出北流三十八里半有一小水自南來匯一小水自東來匯

又北流四里餘又東北流三里又北流三里餘又西北流三里餘又東北流三里又西北流三里又北流二里半又西北流二里半又東北流十里又西北流五里半又東北流五里又北流四里半又東北流十一里餘又北流三里又東北流九里又西北流二里餘又東北流十五里又北流三里半又東北流三里又北流一里半又東北流六里又北流二里餘又西南流二里又北流一里餘又東北流一里餘又西北流二里餘又北流二里餘又東流三里又北流五里與二道江匯焉自發源至此共二百零三里是為松花江之正源二道江源有二派一發源於長白山一發源於老嶺二道江之發源於長白山峯東麓者別名黃花松滿子源頭一帶有清無水清向

東北行約三十里方見北流又北流二里半又東北流二里又北流十五里有一支水來匯

此水發源長白山東北流十七里入匯

又北流四里又西北流五里餘又東北流四里又西北流六里又北流四里半有一支水來匯

此水自發源處北流八里與一小水匯此水自發源處東又北流二里又西北流二里半又

北流五里餘又東北流七里餘入匯

又東流十一里又北流五里又東北流五里又北流二里半又東北流五里又東南流二里東

馬鹿溝水來匯

署馬鹿溝水發源老嶺西南流二十一里又西北流五里餘與一支水匯此水亦發源老嶺

餘入西北流一里餘又西南流半里又西北流十三里與一支水匯此水自發源處西北

北流二里至工花碾子溝口與一小水匯此水自發源處西南流十二里入匯又西北流十一里入匯

又東北流一里又北流六里餘又西北流二里餘又北流九里餘又東北流二里餘下花碾子

溝水來匯

下花碾子溝自發源處西北流十二里半又西流四里餘入匯

又東北流一里又北流三里高台子溝水來匯

高台子清水自發源處西流七里入滙

又北流二里半又西北流里餘又北流五里與蟲清水來滙

與蟲清水自發源處西北流九里入滙

又北流四里又東流半里又東北流二里又西北流里餘又北流十一里又東北流十里與由老嶺發源之二道江別派滙流是為二道江源之一派

二道江之發源於老嶺者自發源處西北流四里餘與同嶺之別一支源合流

此水發源老嶺西北流十八里入滙

又西北流一里餘有一支水來滙

此水亦發源老嶺經大礮子西南流十里餘入滙

又西北二里一小水來滙

此水自發源處東北流十三里入滙

又西北流喚松橋子清水來滙

喚松橋子清水發源老嶺西南流七里餘又南流二里又西南流十二里入滙

又西北流一里餘一小水來滙

此水自發源處東北流九里入滙

又西北流一里小兒溝水來滙

小兒溝水發源老嶺西南流七里入滙

又西北流一里餘又北流一里又西北流一里餘又西流半里又北流半里二道嚮水河子來滙

二道嚮水河子發源老嶺西南流十三里入滙

又西北流一里又西南流半里又北流半里又西北流二里餘又西南流一里又北流半里又西北流半里頭道嚮水河子來滙

頭道嚮水河子發源老嶺西南流二十二里入滙

又西北流半里一支水來滙

此水自發源處西南流十一里入滙

又西北流里餘而南岔子水來滙

西岔岔子水自發源處東北流二十三里入滙

又西北流二里半又西流一里又西北流二里一小水來滙

此水自發源處西南流四里餘入滙

又西流二里又西北流二里一小水來滙

此水自發源處西南流五里入滙

又西北流四里半東北至子水來滙

東北至子水發源老嶺西流二十一里半又西南流十五里又西北流四里餘又北流二里

又西北流四里又北流四里半又西北流三里又北流三里入滙

又西北流四里半又北流二里餘又西北流四里餘又北流四里餘又西北流三里又北流三

里與由長白山發源之二道江別派滙流是為三道江源之又一派

二道江之二派至此合一又西北流二里餘三道清水來滙

三道清水發源老嶺西流三十一里又西北流十八里入滙

又西北流里餘大夾皮溝水來滙

大夾皮溝水自發源處西南流十一里入滙

又西北流里餘又北流半里又西北流半里又西流半里又北流一里又西北流二里半又北

流二里二道清水來滙

二道溝發源老嶺西北流三十五里入滙

又西北流二里餘葦子溝水來滙

葦子溝水發源老嶺西南流十四里入滙

又西北流二里至娘娘廟又西流里餘又西北流二里餘小黃米河子水來滙

小黃米河子水自發源處北流十一里入滙

又西北流三里半大黃米河子水來滙

大黃米河子水自發源處北流十四里入滙

又北流二里頭道溝水來滙

頭道溝水發源老嶺西北流二十二里與東南岔子水滙此水發源老嶺西北流三十三里

又西流五里又西北流二里又西南流十五里餘又西北流六里入滙

又北流二里又西北流里餘又西南流三里又西北流三里板石溝子水來滙

板石溝子水自發源處北流十里入滙

又西流一里四道白河來滙

四道白河發源白山坡北流十四里又西北流五里半又東北流七里半又北流五里又東

北流二里餘又西北流五里又北流二里餘又西流三里又北流里餘又東流三里又北流

四里又東北流里餘又西北流二里又東北流二里餘又西北流里餘又北流五里又東北

流二里又北三里又西北流二里又東北流二里又北流三里又西北流二里半又北流一

里又東北流二里又北流里餘又西北流里餘又北流三里餘又西南流一里又西北流一

里又東北流里餘又西北流二里又東北流里餘又西北流三里餘與一小水匯此水自發源處東北

八匯又東北流里餘又西北流三里又東北流三里半又西流一里又西北流六里半又

東北流二里半又北流一里又西流一里又北流半里又東北流一里入匯

又西流里餘又北流一里北腰子清水來匯

北腰子清水發源小穉稽塚西南流十三里入匯

又西流三里三道白河來匯

三道白河發源長白山東北流里餘又北流十二里餘與一小水匯此水自發源處東又東

北流三里又西北流五里與一小水匯此水發源長白山東又北流四里又東流二里餘又

北流二里又西北流四里至妙安峯又北流五里與一小水匯此水自發源處西又東北流

二里半與一小水匯此水自發源處西又東北流二里半又北流三里半又東北流五里又

北流七里八匯

西北流三里餘又北流二里餘又東北流五里又北流里餘又西北流五里又東北流十五里又北流四里又東北流二里又西北流二里餘又北流七里餘又東流七里餘又西北流二里餘又北流四里又西北流五里餘又北流二里又西北流二里又北流三里半又西北流五里與東南流來之一支水匯此水發源奶頭山北流十一里又西北流五里又北流五里又北流六里又北流里餘又東北流四里又北流二里入匯復與西南流來之一支水匯北流十九里入匯又西北流四里餘又東北流五里又北流里餘又東北流三里又北流一里又西北流一里又北流四里半又東北流三里又西北流二里又北流二里半又東北流二里又北流五里入匯

又西北流三里又東北流二里又西北流二里半又西南流一里小沙河來匯

小沙河發源小林檣嶺西流六里又西南流六里又東流一里又西南流六里又西北流一里又西南流七里半又西北流一里又西南流半里與楊木條子清水匯此水自發源處南流九里入匯又南流二里入匯

又西南流二里又南流二里又西流一里又西北流二里餘與二道河水匯為是為松花江之

別源

二道江與二道白河匯流以下始為松花江之正流自二江源交匯後西南流三里半又西北

流四里二小水來匯

此水自發源處西南流九里入於江

又西北流十三里半又西流二里半又北流二里又東流里餘又西北流半里至西江口富爾

河來匯

富爾河發源富爾嶺東南流七十里與內黃泥河子匯此水自發源處東北又東南流一里

又東北流里半又東南流二里半與柳樹河子匯此水自發源處東又東南流五里與楊樹

河子匯此水自發源處北流九里又東又東北流里半又東流一里又南流里半又東北流

二里半與朝陽溝水匯此水發源處義頂子又南流二里餘又東南流二里與大柳樹河子

匯此水發源處義頂子又東流里餘與大夾皮溝水匯此水自發源處東又東南流四里半

又西南流一里又東流三里餘與五道溝打水匯此水自發源處西南流又東流二里與營

房溝水匯此水自發源處西又西南流里餘又東南流三里餘與烏米溝水匯此水自發源

三里半匯一南來之支水又東南流五里又東流五里又東南流四里餘與烏圈溝水匯此

自發源處西北流七里半入匯又東南流五里又東流五里又東南流二里又東北流

南來之支水又東北流九里入匯又東南流半里又東流三里又東南流二里又東北流

一里又東流一里又東南流三里又東流一里與小普岔河匯此水自發源處西南流五里

入匯又南流二里又東流二里半又東南流一里又東北流四里與一小水匯此水自發源處南流四里

入又東流三里又南流五里餘又東南流二里與大普名河匯此水自發源處西南流二十里餘匯一東北來之支水

此水長約二十一里又西南流九里入匯又東南流五里又南流二里與鏡鬼溝水匯此水自發源處東南流二十里

北流四里又西又東南流二里又南流二里餘又東南流十里餘又東流里餘又東南流一里與西青溝水匯又東南流一里又西南流半里又南流八里半與一小水匯此水自發源處東流九里

入又東南流一里又南流二里餘又東南流里餘又西南二里又東南流二里又南流三里

餘又東南流里餘又西南流一里又南流二里又東流半里與古洞河匯此河發源里數未詳西南匯柳樹河

子此水向西南流長十二里餘又西流二里又西南流一里匯東青溝子水此水向東南流

長十九里餘又西南流二里匯一小水此水向東南流長七里又西南流三里半又南流六里又西北流二里又西流三里餘又南流四里半與大沙河匯此水發源老嶺西北流七里

西南流二里又西流三里餘又南流四里半與大沙河匯此水發源老嶺西北流七里

里匯一小水此水向西南流長約六里又西流五里餘匯一小水此水向西南流長八里又西流三里又西南流一里又西北流一里又西流十二里匯一小水此水向西北流長約十

二里又西流又南流三里半又西南流二里又西北流七里餘又西南流二里與海溝水匯

北水自發源處南流又西南流三里餘與石人溝匯此水自發源處南流

流十八里入匯又西南流三里餘與石人溝匯此水自發源處西流八里又西北

流二里餘至兩江口入於江要有石溝子水自發源處西流八里又西北

又西流三里又南流二里餘又西北流二里又西南流二里頭道白河來匯

頭道白河發源長白山又北流入於江里數詳

又西北流九里餘又北流二里又西南流二里半又南流二里又北流四里露水河柳陰溝三水

來匯

露水河源流里數未詳向西北流入於江

柳陰溝自發源處西流十二里與朝陽溝匯此水自發源處東南流七里半入匯西南流二里餘入於江

又西北流三十里又北流二里浪文河來匯

浪文河自發源處西北流二里餘又西南流半里又西北流四里餘與一支水匯此水自發源處西南

流二十三里入匯又西流五里入於江

又西北流四里餘又西南流二里餘又西南流五里又西流二里張三溝水來匯

張三溝水自發源處西南流十二里餘又西流里餘又北流二里餘又西南流二里又西流

四里餘與一小水匯此水自發源處南流五里入匯又西南流三里餘入於江

又西北流七里半鏡兒溝水來匯

鏡兒溝水自發源處西流十三里又西南流十五里入於江

又西北流六里半金銀灘河來匯

金銀龍河自發源處東流四里餘之東南流二里又東北流四里餘與黃泥河子水匯此水

源處西南流又東南流二里半又南流六里半又東北流一里又東南流十二里餘入於江

又西南流里餘又南流三里又西南流十四里又南流六里半又西南流五里半又西北流九

里半又西流六里餘又北流六里又東北流六里又北流三里又西北流六里又東北流五里

又西北流四里又東北流四里半又西北流六里又西流七里又西北流三里餘又西南流三

里餘又西北流十里又西南流一里又西流二里半又東北流半里又西南流四里又西北流

二里餘又西南流三里又西北流六里又西流六里又北流五里餘又西北流四里餘又北流

三里餘又西流三十一里又東北流八里又北流二十四里又東北流八里又西北流三里又

東北流三里又西北流二里餘又東北流四里又西北流十里又北流八里又西北流四里又

東北流五里又西北流七里半又北流五里半又西北流三里半又北流十一里餘又西流五

里又西北流二十五里又西流四里又西北流十二里又北流五里又西北流十一里又西南

流三里半至紅旗屯又西北流十一里又東北流三里半至吉林省城又東流六里餘又東北

流五里餘至吉林省城之東關自源金銀龍河以下分派匯流諸水尚未查明故略之

過寧關又西北流經吉林省北部而入黑龍江其吉垣以北之流派俟後續紀

延吉廳戶口區域一覽表

守信社	勇智社	崇禮社	尚義社	志仁社	社名
一千零六十七戶	一千三百七十戶	四百二十七戶	九百八十八戶	一千四百三十三戶	戶口
一萬零三百一十一畝二分	一萬零一百三十五畝四分	二千一百四十五畝八分	七千零一十五畝七畝九分	一萬零七百一十七畝六畝二分	盤地
五牌	五牌	三牌	五牌	五牌	牌數
北至南寬六十里	北至南長一百里	北至南寬六十里	北至南長八十里	北至南寬七十里	面積
第四局	第五局	第三局	第二局	第一局	巡警
東至勇智社 西至明新社 南至越堡社 北至尚義社	東至春華社 西至守信社 南至越堡社 北至志仁社	東至哈爾巴蘇社 西至哈爾巴蘇社 南至哈爾巴蘇社 北至春陽社	東至崇禮社 西至崇禮社 南至崇禮社 北至崇禮社	東至春華社 西至尚義社 南至勇智社 北至春融社	區域
頭道溝 東古城屯	東威鴻街 和龍峪	甕石碾子	銅佛寺 朝陽川	本街	鎮市

春芳社	春華社	春明社	春陽社	春融社	明新社
九百零九戶	二百戶	一百三十二戶	二百九十五戶	二百零六戶	一百七十三戶
一千六百八十八畝 五分	一千四百七十分	一千零九十四畝 四分	一千一百八十五畝 二分	一千九百二十八畝 八分	二千零四十五畝 八分
一牌	二牌	二牌	二牌	二牌	二牌
東至長六十里 西至長六十里 南至長五十里 北至長五十里	東至長四十里 西至長四十里 南至長七十里 北至長七十里	東至長六十里 西至長六十里 南至長三十里 北至長三十里	東至長七十里 西至長八十里 南至長八十里 北至長八十里	東至長九十里 西至長九十里 南至長三十里 北至長三十里	東至長五十里 西至長五十里 南至長六十里 北至長六十里
第六局				第八局	
東至春和社 西至春華社 南至春陽社 北至春融社	東至春明社 西至春融社 南至春華社 北至春陽社	東至春芳社 西至春融社 南至春華社 北至春陽社	東至崇禮社 西至崇禮社 南至崇禮社 北至崇禮社	東至崇禮社 西至崇禮社 南至崇禮社 北至崇禮社	東至守信社 西至守信社 南至守信社 北至守信社
涼水泉街	鳴雅河屯	汪菁屯	馬吟塘屯	白草溝屯	

春信社	春智社	春禮社	春義社	春仁社	春和社
一百七十一戶	九百七十戶	七百二十戶	一百三十四戶	七十六戶	九十戶
九百三十六畝八畝七分	四百零六畝二畝四分	四百一十五畝六畝五分	四百六十七畝九畝八分	七百零四畝一畝六分	一千零零九畝六畝
一牌	一牌	一牌	一牌	一牌	一牌
東長六十里 西至春智社 南至俄界 北寬二十五里	東長四十里 西至春禮社 南至俄界 北至綏芬甸子	東長三十里 西至春義社 南至俄界 北至綏芬甸子	東長五十里 西至春仁社 南至俄界 北至綏芬甸子	東長五十里 西至春義社 南至俄界 北寬四十里	東寬二十里 西長一百里 南至江沿 北至綏芬甸子界
		第七局			
東至春信社 西至春智社 南至俄界 北至三岔口	東至春禮社 西至春義社 南至俄界 北至綏芬甸子	東至春智社 西至春義社 南至俄界 北至綏芬甸子	東至春禮社 西至春仁社 南至俄界 北至綏芬甸子	東至春義社 西至春智社 南至俄界 北至綏芬甸子	東至春和社 西至江沿 南至俄界 北至綏芬甸子
		五道溝屯	塔子溝	柳樹河屯	瑯春街

黑頂子	春郊社	春雨社	春犁社	春雲社	春耕社
二十戶	十戶	十二戶	戶 三十五	十戶	戶 六十一
二百七十九 畝四畝五分	四百三十五 畝七畝八分	一百九十八 畝	六百零八畝 九畝八分	五百六十畝 零四畝六分	一千三百三 一畝八畝
一牌	一牌	一牌	一牌	一牌	一牌
黑頂子街					

以上計戶口八千九百二十五戶墾地五萬六千九百六十八畝八該六分

三四

備 考

一戶口據延吉廳署光緒三十三年以前檔冊故於華韓人民均未分晰現

已由各派辦處詳細調查尚未竣事

一巡警自開辦邊務後多有裁併添設之處已隨時另有稟報

遼吉邊務報告

第四章 韓民越壘之始末

古韓再禁極嚴時期

韓民冒禁私越茂山對岸地方時期

附錄韓皇名禮部文

韓民越壘致起界務爭端時期

韓民越壘圍們江北地方時期

附節錄總理衙門奏稿

韓民越壘招壘地方時期

韓民越壘滋衅時期

結論

附物籠哈華韓人民戶口地數表

第四章 韓民越壘之始末

國朝定鼎中原朝鮮列為藩屬朝貢聘問交通貿易之道率由朝鮮之義州渡鴨綠江而達於咸

京之鳳凰城

皇朝文獻通考云朝鮮國正貢每歲一至貢道由皇京城大清會典云朝鮮與咸京邊界中以每歲春秋兩市

至圖們江北為

國朝根本重地

歷代吉林為根本重地

上諭皆言悉行封禁流民入境禁例甚嚴

國初封禁吉林之明

諭及道光年間巡查圖們江北移民之

嚴旨

見前廷吉廉建設條中

則國民之絕迹於此者且二百年韓民更無論矣

圖們江北為封禁重地韓人所來咨文公憤亦皆承認

今日延吉廳越壘之韓民竟至五萬餘戶之眾果何由致此蓋自圖們江北封禁之後人民西

徙牧馬不鳴沃壤神阜鞠為茂草迨光緒初元刪除舊禁設局招墾山東直隸移民之來此者

皆遠在數千里外山川間阻跋涉維艱而韓民則僅隔一江之水携家挈眷朝發夕至其故一

朝鮮沿江六鎮地瘠民稠生計艱難人浮於食圖們江北則荒原沃甸綿亘千里平隴高原悉

宜農較彼故國判若霄壤其故二甲午以前朝鮮原為屬國加以日俄競伺撫字為急韓民之

越壘者在

朝廷存一視同仁之心在疆吏行招撫懷遠之策不施禁阻反事招徠其故三朝鮮橫苛斂民不聊

生朝辭稅徵極農民皆渡江以避之而越墾之地即今和龍嶺經定例不交荒價北地故荒非親至朝鮮北關一帶者不能詳也應所轄地方定例不交荒價北地故荒下地一响納吉錢三千三百文中地倍之不納雜項租稅每响地納吉錢六百六十文此外各上地更倍之惟韓民則不交分文荒價一律豁免今尚仍地舊制以示優待屬國之意寬大之政為環球各國所無遂皆適我樂郊去其故土其故四有此四政朝鮮農民遂如蟻迹腫如水赴壑皆以圖們江北為歸墟不三十年而韓民之生聚繁衍於此者竟至五萬餘戶空穴來風枵枵來巢有由然矣謹考韓民越墾之始末及其增殖之時期而益昭然於廷去官廳為我國固有之領土焉

吉韓界禁極嚴之時期

國初時吉韓界禁極嚴兩國之民有私自越圖們江一步者由兩國官吏處死否亦格殺無論見林外紀及璋春例異則不惟韓民不許越江即華民之無故渡江者固亦顯干屬禁矣但吉林各處旗民之貿易於朝鮮者

國初時向定有市易舊制朝鮮會當之地歲一市慶源間歲一市每歲由吉林甯古塔輝春派員至會當鍾城慶源等處監察名為監視開揀華民乘正二月封江之際攜帶足度張驪狗等物易牛馬紙筆扇鐵糧米等物而歸以上見大清會典及吉林外紀開揀之制光緒初元始停時則有中國至朝鮮貿易之民而無朝鮮至中國貿易之民

同治九年朝鮮大雨饑國內奇荒饑饉載道韓民遂不惜冒犯重禁渡江越境韓民之多至俄國境內者亦即時賣妻鬻子乞食求生然不逾年而韓民之有宗室者仍歸故土其流寓中國者男僕女奴而已此時吉林輝春等處有以斗米易韓民一子一時則但有傭奴寄食之韓民而無越境墾地之韓民

韓民冒禁私墾荒山對岸地方時期

自韓民冒禁越境以後已開玩視中國法禁之漸光緒初元敦化縣放荒清查地畝朝鮮茂山對岸如外六道溝等處間有韓民私墾者蓋輝春附近地方每歲由協領派兵巡視有私自墾田權舍者立即平毀而茂山對岸等處則以距輝春稍遠巡查稍疏忽也時則但有冒禁墾之韓民而無領荒租種之韓民

光緒七年吉林將軍銘安督辦邊防吳大澂奏准將朝鮮流民查明戶籍分歸輝春敦化管轄光緒八年韓皇懇請將流民刷還咨由禮部轉奏奉

旨由吉林將軍查明情形辦理時則但有領荒租種之韓民而無有土地主權之韓民

附錄韓皇咨禮部轉奏文

大小丙界原有天限土門江分隸吉林與咸鏡平安地三百年疆宇密謐敵邦患流冒禁踰

犯私自墾種芋蒙字小不予懲責俾令內附惟習俗既殊風土不並該民既係本邦生長

茲因佔種一事伊隸版圖萬一滋事深為可慮乞許令吉林理春教化地方所有朝鮮流民
別逐本國交附本地方官弁歸籍辦理吉林邊地已經朝鮮民墾種者由吉林地方經理收
租仍嚴明申禁永杜後弊庶敵邦邊民不更越界矣

按韓皇所呈咨內曰大小兩界原有天限土門江曰冒禁越犯私自墾種曰永杜後弊不更
越界別界移爭論未與以前圖們江為中韓天然之國界圖們江北為中國固有之領土固
已為韓皇所自認

韓民越壘致起界移爭端時期

然斯時韓民越壘者皆自知冒禁私墾尚無覬覦中國土地之心也自韓皇奏請別遷流民地
方官遂將韓皇意旨出示曉諭韓民以迫於生計難歸故土韓官又以縱令韓民渡江失於覓
察恐獲冒犯國境之咎光緒九年鍾城府使照會遼籍穆克登碑文土門二字而生豆滿土門
之辯界移爭端遂因韓民越壘而起

詳界務
專篇中

按鐘城府使照會豆滿土門之辯自相矛盾者極多詳後然其終篇云總論此案朝鮮豈或
爭土於上國乎其情特出於越壘韓民衆多欲一一別遷則無寸土之可以安插欲收入於

上國版圖則恐遠鄰後以為例若一聽吉林之驅逐則其民必盡入俄地^{四〇}所以屢年招撫無計可安既有白山之奉

旨立碑故欲藉是而乞得寸土以插貧民也上國顧何惜一坏空棄之士不容朝鮮流民乎朝鮮亦不願多得但借得沿江或十里或五里遠不過二十里隱貧民所居而借地照奉天例設木柵以限之俾得安插則實

皇朝聖天子一視中外若保赤子之

恩也

觀以上所云韓人之不欲中國刷還流民情詞迫切娓娓動聽然其云屢年招撫無計可安既有白山奉

旨立碑故欲藉是而乞得寸土則韓人屏務之爭為附會之狡謀覬覦之妄想固已自吐其無賴之醜情而未嘗稍諱且云但願借得沿江或十里或五里墜貧民所居俾得安插夫借地云者必其地之主權在中國而後韓人始云借也使地為韓有而反云借地於中國此又理所必無者也則圖們江北為中國領土韓人由衷之言固亦毫無異說矣

韓民越邊圖們江北地方時期

然斯時韓民越壘者不過在茂山對岸之外六道溝等處茂山以下圖們江北之地則無有也光緒十一年俄人有與朝鮮陸路通商之議因欲安撫韓民不使生心外向遂有越壘局之設劃圖們江北沿岸為韓民專壘之區韓民越壘之增威實以此舉為嚆矢光緒十六年由總理衙門奏請將越壘之地編甲升科領照納租歸地方官管轄光緒三十年吉林將軍奏該撫壘局照總理衙門所奏辦理於是韓民之越壘者悉皆編甲升科食毛踐土入我版籍而得有地主權矣

附節錄光緒十六年總理衙門奏稿

朝鮮流民佔據吉林邊地光緒七年經前任將軍銘安督辦邊防事宜吳大澂奏准將該流民查明戶籍分歸邊省_{設化縣管轄}嗣因朝鮮國王懇請例還流民咨禮部轉奏該將軍等覆准予限一年由該國地方官設法收回後因限期已滿該國仍不將流民刷還及縱其過江侵佔經前任將軍希元咨由總理衙門奏准派員會勘_{略中}乃該國王不加詳考遽信勘界侯李重夏偏執之詞堅請以紅山水立界_{齟齬難合}然未便以勘界之故遂置越壘為緩圖現在朝鮮茂山府對岸進東之光靈峪六道溝十八崴子等地方韓民越壘約有數千地約數萬畝此處既有圖們工界_{界限}自可毋庸再勘該國遷延至今斷難將流民刷還應

即祇遵前奉

諭旨飭令領照納租歸我版籍先行派員清丈編甲升科以期邊民相安等語臣等查吉林朝鮮界務前經兩次會勘所未能即是者特茂山以上直接三汲泡二百餘里之圖們江源處耳至茂山以下圖們江巨流乃天然界限江南岸為該國威鏡道屬之茂山會留鍾城穩城慶源慶興六府江北岸為吉林之琿春敦化縣地方該國勘界使亦無異說韓民越領多年虛墓相望一旦盡令刷還數千人失業無依不特情實可憐急切亦無辦法若聽其以異籍之民日久佔住主客不分殊非久計但近年該處墾民疊以韓民越墾征租種種苛擾赴吉林控訴經北洋大臣李鴻章咨臣衙門有案誠如原奏所云韓員剝削民生之苦流民服我賦稅之輕是其心悅誠服安土重遷已可概見現在江源界址既難剋日劃清則無須勘定虛所似宜及時撫綏以慰流氓歸附之心擬請

飭下該將軍遴派賢員將清又升科中領照納租歸地方官管轄一切詳細章程由該將軍體查情形奏明辦理

按此奏所云自茂山以下有圖們江天然巨流自可勿庸再勘又云吉林朝鮮界務前經兩次會勘所未能即是者特茂山以上直接三汲泡二百餘里之江源處耳至茂山以下圖們

江巨流乃天然界限江南岸為該國威鏡道屬之茂山會賓等處江北岸為吉林之琿春敦化該國勘界使亦無異說又云無須勘界處所似宜及時撫綏以慰流氓歸附之心則當日所以清丈升科收納韓民之政可概見矣詎料今日界務之爭竟於茂山以下有圖們江天然界限之處而亦謂屬清屬韓為未經確定之疆土哉

韓民越壘招墾地方時期

然斯時韓民越壘者猶不過今日和龍峪經歷所轄之地招墾之地即延吉廳所轄之地則無有也蓋韓民越壘既衆招墾華民之承領荒地者大都無力墾種皆招韓民為傭佃且有將荒地售與韓民以圖利者於是海蘭河布爾哈通河噶呀河之流域多有韓民蹤跡幾遍延吉境內矣

韓民越壘滋衅時期

自茲以後韓民之越壘者既日增月盛且以土地肥沃谷產豐盈之故朝鮮六鎮之民皆仰給於圖們江北輸運之穀食於是韓人以艷羨之心遂生侵佔之計今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前申李中堂公文有云韓民越壘實以政因無日可耕安有餘土而絕生路至輸糧種穀性命是聽而其官吏則以民既越壘時可增其土乎收其錢糧遂清理恐獲侵佔之咎遂生豆滿研文之辯直欲混我邊疆不知江水涵涵何可幸混二十八年有私造圖們江橋樑之舉有派員渡江巡視之舉有韓官越壘歸洞見瘡痍之言見於此詳後四三

與敵財之舉有爭圖們江中假江為間島之舉間島之名始有李範允帶兵過江劫掠華民傷害華

民之舉

此等文涉榮卷 種繁不能詳述

卒以極力禁止韓民亂黨藉以相安無事者數年

四四

日人致水部照會云 韓民移住間島

地方官亦當辦理行政以強弱異勢遂受脅迫地方官之於是日人因而覬覦欲利用越

歷之是韓國於間島之權利決不能即謂之喪失殆即指此奸民自利之私心以陰行其侵略我領土之手段至今而界務問題以起

結論

延吉廳韓民之越墾由傭奴而祖種由祖種而得有地主權其越墾之區域由茂山對岸而蔓

延於圖們江北岸由圖們江北岸而蔓延於延吉廳全境迨至今日幾有喧賓奪主之勢推其

由來未始非吾

國懷柔韓民之政策有以誤之也光緒初元韓民冒禁私墾既經查出未能申明禁防其後患

一誤也八年韓皇懇請別還流民此時即將越墾者盡數遣還正自無傷慈惠乃念其失業無

依情堪憐憫姑息收容日形滋蔓二誤也十一年設越墾局劃圖們江北長約七百里寬約四

五十里為收納韓民之地所予韓民權利且較華民為優博以大字小之虛名忘引盜入室之

實禍三誤也十六年清文地畝編甲升科原令必雜髮易服者始能受田為氓定制凡韓民領地者皆給執照

一張光緒十六年長將軍頒發執照其文云韓民願去者聽其自便願留者雜髮易服與華人律編籍為氓墾地按年納租此制始尚遵行後漸廢弛當特韓民既皆食

毛錢土業業安居自當遵我國章去其舊俗乃雜髮易服之令地方官不能實力奉行現惟韓

韓民至有五萬餘戶華民轉不及其四分之一以數百年我

韓民至有五萬餘戶華民轉不及其四分之一以數百年我

朝根本之區幾變為朝鮮殖民之地岫嶺不竭漫成江河萌蘖不伐將尋斧柯此之謂矣其初也

以吾中國醫員之廣亞洲民族生息於領土內者無慮數十種固兼容並包夫豈於數百年曠

味撫字之韓民而歧視之而不知至今日韓民不患晴孔之恩竟生反噬之禍日人又復得隴望

蜀妄恩梁指履霜堅冰其來也漸誰之咎歟

和龍峪華韓人民戶口地畝表

光化社	光風社	開運社	開文社	開華社	開發社	開大社	甯遠堡	越
								堡
〇	五	二	〇	〇	〇	四		華民戶口
一四九	一一四	二一六	二〇四	七一	五六	三三九		韓民戶口
五〇二·五三	二五七·二七	七五·六八	九五八·九七	二四〇·三六	一六四·六三	一三一九·〇三		地畝

茂 功 社	茂 實 社	茂 德 社	茂 官 社	綏 遠 堡	月 朗 社	霽 霞 社	霽 晴 社	光 德 社	光 泉 社	光 昭 社
三	〇	〇	〇		〇	〇	六	五	二一	六
一二六	一四七	二一〇	一四八		七六	一五二	一六六	二五五	二三〇	二二六
三四五・八二	三一九・五八	五七一・三九	四九二・五六		四〇九・四五	一一八四・三五	九五九・八九	九八一・六六	一〇一三・八六	七〇五・六四

七四七

山溪社	白金社	安遠堡	白玉社	白日社	白雲社	白鷗社	對山社	對川社	對越社	對揚社
二七	五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二	三
四八	九七		一四五	五一	七五	六七	六三	一〇一	三四六	三二九
八五五・六五	三五三・三八		六三三・九三	二三二・六二	二九四・二七	三八一・六九	一八一・七六	二五五・四八	一二四・一九	二〇八・九五

敬 信 社	尚 義 社	興 廉 社	崇 讓 社	敦 仁 社	懷 恩 社	鎮 遠 堡	崇 化 社	善 化 社	德 化 社	上 化 社
一九	〇	〇	〇	五	五七	黑頂子	五四	二五	四	一一
二〇一	一九五	一一九	九一	一〇四	九五			五四	四二二	四七
七二〇・二三	六五六・二五	四二六・三二	二四五・〇九	三二三・三	一〇八三・三七		一三二九・〇一	八五九・三九	一四九〇・二六	六一九七

以上四堡計華民二百六十四戶韓民五千九百九十九戶共地二萬五千五百零一畝五畝二分

歸 化 社	翰 誠 社
〇	〇
三〇一	一五四
七七一·七五	二九〇·二四

五〇

延吉邊務報告

第五章 吉韓界務之始末

康熙五十一年查邊之案

光緒十三年勘界之案

結論

附朝鮮國王勘界咨文及中韓兩國勘界委員公文節略

第五章 吉韓界務之始末

國朝龍興東土首先收服長 日東海濱集都部落崇德二年提十萬之師渡江伐韓一敗之於王京再敗之於江華島由是韓王舉國內附奉正朔定歲貢感我神威不殺之恩樹頌德碑於漢

江之田渡我

朝廷字小為懷未及遂加誅滅土地版華一仍前代舊封朝鮮立國於遼宋時代始僅有今咸鏡

之地雖明至江北諸部悉平而露臣服於明終未越江一步也 詳歷代事

開國數十年間雖未遑勘定邊界而議

仁廟論韓國之四至謂其北道與瓦爾喀地方土門江接界則土門江為吉韓之界水當時已論定之

矣時康熙四十五年夫長白山京為我

始祖發祥之地圖們江北又為我

國家首定之區其時威警屬國必不以尺寸讓入可斷言也且

國初以來於吉林南部屢申封禁之令則其慎重邊境已可概見不意時移勢遷竟於根本重地

而生界務交涉此豈初料所及哉爰求本末集為是篇伊覽者有所折衷焉

康熙五十一年查邊之案

康熙五十年五月

仁廟諭大學士等略謂長白山之西中與韓既以鴨綠江為界而土門江自長白山東邊流出東南入海土門江西南屬朝鮮東北屬中國亦以江為界此處俱已明白鴨綠土門二江之間地方知之不明因派出打牲烏拉總管穆克登往查邊界是年八月奉

諭旨今年穆克登等自鳳凰城至長白山查我邊界因路遠水大未獲即抵彼處俟明春冰泮時另差司員同穆克登自義州江源造小船溯流而上若小船不能前進即由陸路往土門江查我地方此去特為查我邊境與彼國無涉但我邊內路途遙遠地方甚險倘中國有阻令朝鮮國稍為阻管將此情由著該部曉諭朝鮮國本年進貢官員令其抄寫管付該王次年五月打牲烏拉總管穆克登遵

旨查邊朝鮮倭伴伊權權觀察使李善溥上言尼之極以山川險阻相恐嚇穆不聽尋至長白登小白山頂審視鴨綠土門兩江之源俱發軔於分水嶺以兩水東面為分水嶺故曰分水嶺嶺之西為鴨綠江源嶺之東為土門江源故於嶺上立碑其文曰穆克登查邊至此審視西為鴨綠東為土門碑高三尺許不知何時被韓民移至長白山後詳論之臨尋得土門江源遠商樓樓等欲自江源至近茂山處設界棚以杜僥倖樓權等利其速行以督工自任後此種種疑案遂生於此是為審查吉韓邊界之案以上據東華錄及朝鮮承

穆總管咨朝鮮接伴使觀察使商立柵事其文曰為查邊事我親泊白山審視鴨綠土門
兩江俱從白山根底發源東西兩分流原定江北為大國之境江南為朝鮮之境歷年已
久不議外在西江發源分水嶺之中立碑從土門江之源順流而下審視流至數十里不
見水痕從石縫暗流至百里方現巨水流於茂山兩岸草莽地平人不知邊界所以往返
越境結舍路逕交雜故此與接伴觀察同商議於茂山惠山相近此無水之地如何設立
界碑使眾人知有邊界不敢越境生事時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也（接伴使樸
權等復文）認為大人查明交界分水嶺上立碑為標而又慮土門江源暗伏潛流有欠
明白啣以立柵便宜俯賜詢問職等以木柵非長久之計或築土或聚石或樹柵趁農歇
始後雖至二三年後完畢亦且無妨時是年六月初二日也據朝鮮承
文院故實

按此為查視吉韓邊界之始後之種種界務問題生於此案而今日解此問題即不能不牽
涉此案茲細考當時查邊實狀有可證明者八焉

一 圖們江北確為中國領土也讀

仁廟諭旨謂土門江西南屬朝鮮東北屬中國以江為界而穆克總管咨接伴使等文亦曰原定江北

為大國之境江南為朝鮮之境歷年已久可置不議足見圖們江之為古韓界水素相連符無可疑義故查邊之役不及於此詳觀

諭旨及次文所云實不啻明申界約而彼國亦毫無異言今雖欲遂為多辯豈可得哉圖們江為古韓國界詳後

一圖們江源原有界碑也觀鴨綠土門二江之間知之不明一語可見界非不明特知之未明耳故但言道員查邊不言勘界

諭旨又云此去特為查我邊境與彼國無涉而穆之咨文亦首揭明曰為查邊事則此舉之非勘界

而界之無待於勘可知倘前此界尚未定我縱不曰會勘彼豈能默爾竟息乎

一審視碑實非定界碑也總總管既僅受命查邊斷無擅自定界之理而被朝鮮二員一曰接伴一曰觀察皆非有勘界權者又斷無會同定界之理查是年五月被接伴使等上書穆總管有云特許職等一人得陪後屢千萬幸其穆答曰必不偕爾同行勿容再請彼則恭請相隨此則嚴辭以謝同為勘界能如是相對待乎然則當時穆之入山韓員並未偕行穆又安能以獨斷之意立定界碑考其碑文曰查邊曰審視皆自擬之詞非公布之語至曰審視西為鴨綠東為土門玩其語意確為尋見水源後自記其所得之言如必以此為定界既無勘界明文又無分界字樣僅以觀二水之東西流為記他無所及古今來有如是定界碑乎且兩國定界為何

等鄭重之事而尋高僅二三許才難免戲言曰果欲以此表中外而蓋亦之何經率至此雖韓之接伴使星子有當時交角乃水嶺上立碑為界之語此蓋彼等迎合之詞不得指為立碑者本意也後之論界務者乃以此為證據然其疑問亦不患之甚矣

一嘗視碑實在分水嶺上不在小白山頂也此碑與界務雖無相關然以當日事實考之碑文求之今碑新江地實大分合意今碑在小白山頂與紅土山水之源相對紅土山水西距今碑約七八十里

光緒十三年勘界韓執紅土山水為圖門江源即事於此但考當日審視之碑實立於分水嶺上穆總督咨接伴候等文曰在兩江新源分水嶺之中立碑其後文亦曰分水嶺上立碑為

標分水嶺者小白山頂也距大白嶺十里稱偏東西其山西建川清為鴨綠江發源處山東三

派泡流出之紅丹水為鴨綠江發源處水素三分流遂指沿其山為分水嶺韓人亦呼為頂

頂嶺故必至小白山方足窮兩江之源必立小白山頂而左右顧方足見東西分流之迹玩審視西為鴨綠東為上門二語其原碑必立於此山之頂無疑今在小白山既與分水嶺之意相背且在山之景南麓更無嶺上之言不合謂是碑之原處其誰信之穆之咨有文曰為查邊事

我親自白山審視鴨綠土門兩江俱從白山根底發源東西而分流所謂白山者乃小白山之統稱也中國史籍與圖說稱白山為長白山之類曰查邊親至白山則必於大小白山周視之至曰審視

云云則必於兩江之源窮按之矣既已親履山頂親見江源斷不至乘加審立碑於大白山
下之理而泐碑文已明有審視二字考文已明言立碑於分水嶺上哉夫碑在山頂無礙農業
耕牧者不至移也碑極短小無妨行路雜糞者不也移也查邊所立何應存我官吏不得移
也鄉里無知妄稱界碑我民人更不敢移也然則必為滋墾韓民預謀侵界地步之所為也明
矣穆之謬文有云人不知邊界所以往返越境結舍又曰使邊人知有邊界不敢越界生事而
韓員上書韓王呈表亦皆有杜絕奸民犯禁之語則當時邊界查明不列於韓之民可知潛
移滅迹亦事所必至耳嶺頭片石位逐年湮既小看守之人復無監察之吏挾而易地任人所
為乃營本此以為爭界實據何其謬也

一由小白山嶺至三江口其間分界確已查明也穆總管咨接伴使等者自同商議於茂山惠
山相近此無水之地如何訂立堅字俟後人知有邊界則當時固已查明土門江源之兩國邊
界實沿惠山附近以乘至茂山附近也查朝鮮之惠山鎮治恰當小白山東南茂山府治適居
三江口東南既曰與茂山惠山相近則此間之界其為順小白山以南以東至三江口無疑者自
三江口以上近於惠山茂山者實為紅丹水紅丹水發源於分水嶺之三汲泡與分水嶺立碑處
適符則圖們江源之確為紅丹水而由三汲泡順紅丹水以至三江口確為吉韓分界線均無
六

絲毫疑義至謂紅土山水為圖們江源而國界即依以分別實大誤考紅土山水出大白山東去惠山鎮百餘里既與相近之言不合而此水發源紅土山水源處絕無石迹因其水之斷續時現土面故以紅土呼之與不見水痕從石縫暗流之語頗相背謬且以地勢考之紅丹水發源於分水嶺與鴨綠江源東西正對順流而東為圖們江上流之正源若紅土山水其流極小出於石乙水之北可為石乙水之支流並不足當圖們江之支流豈可相混如舍地勢不論則發源於朝鮮境內之西豆水本為圖們江南源亦可混為界水矣觀此則此間界線當時即已查明尚何須重加勘定哉

一當時於茂山惠山之間必已立有邊界標識也穆之咨文有商議於茂山惠山相近設立堅守之語韓使復文亦曰職等以水柵非長久之計或築土或聚石或樹柵於農畝始後則分界之地既已查明各無異議界標之設又彼此意見相同斷無無端中止之理今茂山惠山之間雖不見當時界標之迹然查吉林通志諸書皆載有自三江口至小白山之界碑其碑凡十標曰華夏金湯固河山帶礪長記其距離里數甚悉雖未載明為穆克登所立而以當時查邊往來文件考之則於此間必已商定設立碑識自可斷定且日人守田利源所著滿洲地誌並明言康熙五十一年烏拉總管穆克登立有華夏金湯固河山帶礪長之界碑等語是當日於審

視碑外另立有碑以劃明茂山惠山間之界已為中外所周知不然後日人若此地託造作種種謬言正為欲懷我領土張本何獨於此次界務尚留此真正實據也此後百餘年來更無人查視邊界越墾奸民日謀僥越舊時碑記久必為彼等毀去或穆總管既經商定委之韓自韓員以不便於己陽為承諾竟不立碑亦未可知然無論此碑是而未立或立而已毀至其事實可徵史冊具在則終不可磨滅也

一韓民越境於查邊時已生混界之陰謀也

國初以來韓久臣服仍此相安

仁廟何忽注意於查邊一事蓋當日已知有奸民犯禁非查明不足以杜其弊觀穆之咨文有曰人不知邊界所以往返越境結舍又曰於茂山惠山相近如何設立堅字使眾人知有邊界不敢越境生事則當時查邊為嚴防越界自可相見彼接伴使等上書穆總管則以山川險惡百端尾阻始惕以跋涉之苦繼懼以風雨絕糧之憂終語以不必親往段手於澤管畫師之便利其詞至恭其意至諂蓋欲忘穆總管親其僥越之底蘊阻其奸民之行動而於兩江之間已陰伏異日僥混之詭謀矣穆氏以正言拒之終查明兩江水源及茂山惠山間之界韓人無所施其伎倆於是詭託希順又糾其遠歸力以善後事自任其接伴使等復文有既已定界之後則立標

之時似無煩大國之監視隨便始後雖至二三年光景亦且無妨等語則彼韓員等何愛於穆
惟恐其久羈行役又何愛於中國人立標之事既願代勞而並我之監視者亦止之哉蓋以此
方僻遠為我所不經意日謀僥越蓄意已久一旦查明與彼大有不利而立標一事尤為彼所
深懼故藉獨任之詞陰行其混界之計穆氏為其甘言所惑專以委之於是茂山惠山相近之
地界標之設立如何竟成疑案而種種狡賴之詞遂從此起

一順松花江源之土堆石堆實與界務無涉也元緒年間韓人無賴之詞動引碑堆為證碑之
不足據已證明之矣查長白山北之東麓向東北行有石堆數十相連約八九里復向東北距

十餘里有土堆百餘相連約十三四里前有云土石堆相連九十里者則實未則定之語土石堆皆順黃花松濤子兩岸

為由北來登白山之正路黃花松濤子朝鮮名伊為松花江之上源若白山東麓之吉韓分界在惠山茂山之間

當時即已查明足見與土石堆全不相涉蓋惠山鎮在小白山南土石堆在大白山北焉有定

界於山南而立堆於山北之理且自惠山至茂山固為東西之路而圖們江流已實由西向東

此土石堆則沿松花江源而趨東北方向實大相左其與界務無關尚何待論雖然於此僻野

久因何事而興此大役土人誠云觀天誌路之標於義終有未當編考

國初封禁之地皆設有封堆堆以石土為之東三省蒙古各處數見不鮮至白山發源所在尤宜

注意封禁之時自當設有標識查不堆道順八之山之路而立其為當年封堆無疑用考十三年勘界公文即稱此堆為封堆必有所本蓋韓人尋見此處封堆因而生心遂移舊視碑於其堆之近處耳試以當時查邊事實言之當穆氏查明邊界之後既專以界標之設委之韓員穆氏已歸無人監視自為韓人所欲為故於茂山黑山之間豎石果否設立或初設後毀皆難深考而必思藉此設一可疑偽據以便其私謀為異日爭界之地步固可斷言不然我之遣員查邊自左界標已明言與彼國無涉而彼必甘言媚辭以求得此立標全權果何為哉彼韓員韓民久具此混界之詭謀而忽見此土石封堆又與當時築土聚石之語似合遂不計方向若何距離若何竟妄指為分界之標識又恐與分水嶺之意不符乃移審視碑於此以指證之自以為有此偽證定可以欺蒙忽邊防之中國而為界務交涉之實據不穆氏查邊之成案自在茂山黑山間之界線自明山川無改方位雖移偽造者所得混淆哉

光緒十三年勘界之案

光緒初年以來圖們江北一帶韓民越界日益繁多七年吉林將軍銘恩督辦邊務吳大澂奏准將韓僱戶分歸琿春敦化管轄入我版籍八年韓王奏懇願將流民刷還奉

諭旨准其限期一年悉數收回以示體恤九年韓經略使魚允中招徠吉林琿春等處流民後流

民懲茲禁土計無所出乃混指豆滿圖們為兩江石碑封堆為分界節節強辨莫免靡遂釋之
邊吏明知其非亦利其混界之辭以緩其制民之令我邊臣雖與彼再三爭辯猶未忍遂加迫
逐十一年韓王輒以勘界為請奉

旨允之於是派璋春協領德玉督理吉林朝鮮商務委員秦煥招鑿局委員賈元桂會同朝鮮安鎮

府使李重夏履勘江源嗣查圖們江源三一南源為西豆水一正源為紅丹水一北源為紅土

山水按北源乃石乙水紅土山水又為石乙水之北源紅土石乙合而東南流以惟紅丹水在

白山東正對鴨綠江源與碑文東鴨綠西土門之意相合且勘明原碑應在三浪泡之分水嶺

上今碑實為後人所移因定以紅丹水為界韓員見江已勘明知前所混稱海蘭河布爾哈通

河即土門河亦即交界江之說已難齟齬乃改而專執長白山北之碑堆為據舍江流而求土

門舍圖們江源而求松花江源語皆無賴我員亦難相強遂各繪圖而罷十二年更派德玉秦

煥方朗會同韓李重夏復勘韓使自知理屈多方推延至十三年始同勘茂山以西之江界蓋

茂山以東自延吉至璋春原有天然界限十一年勘界時已被此勘定更無可議也此時我勘

界員見圖們江界既已勘明所未決者不過源頭數水因彼狡賴無已意欲從速了事遂始議

數十里循石乙水為界稍償其贖免致此案久懸亦

聖朝字小之意也乃聖朝雖已知虛傳豆漏為上江之誤復知土石封堆方向不同江源不合未能
強執而其貪得無賴之心終未滿足復改而爭紅土山之一小水以為圖們之源其無據之說
至此已三變矣彼則屢易其詞我則勉為遷就我愈寬大彼愈陰險我已讓無詳讓彼仍得寸
求尺遂終以礙難曲從又各繪圖而罷當時所擬設之界碑亦因此定而未立焉然斯時所爭
持未定者僅圖們江源之紅丹石乙紅土山三水耳至前此所指布爾哈通河海蘭河為圖們
江及指封堆為界標有土如門為土門之諸偽說則經兩次勘明自悔謬誤已不敢道及而圖
們江之為國界久無異議更無論焉是為吉韓勘界之案

光緒九年朝鮮鍾城府李正東照會敦化縣文曰據鍾城穩城會智茂山民人等呈狀內稱
小人等雖耕墾為生豈全昧國家經法小人等所墾之土即土門以南也與昔在東方立國
最久者惟本國耳不務拓地以土門為界而退處豆漏江土門豆漏兩江之間作為荒地棄
民人居者實有邊患矣一自上國

龍興東土東北無事而至康熙壬辰烏拉總管穆克登大人奉

旨查邊亦以土門江為界西為鴨綠東為土門勒石為記於白頭山分水嶺矣土門南岸或有上
國逃民之潛處者自上國各行刑戮亦不敢顯居於本國相望之地近來邊禁漸弛入居者

相續列邑官憲瓜期相近不以邊事存心居民以過江為禁雖有見聞而不敢告官近年因
薦歉民失本業聞中國之開邊墾荒小人等亦過江墾種棄無入居之朝令故着結農集杖
輒移歸且劃地為界不敢深入矣近年冬始聞自吉林將軍大人行文本國邊

旨令刷還土門江以北以西佔墾之朝鮮貧民小人等以為本國流民之會乎流入吉林界內者
甚多往年雖刷還而未盡悉必此類也本年四月自敦化縣貼告示於鍾會兩邑越邊便民
歸田淨盡始知敦化縣之誤認豆滿江為土門也小人等相顧惶貽嘗往訴於上國派員彭
正郎大人及敦化知縣大人而未承題示欲先查審土門豆滿之別乃派人往審白頭山立
碑處碑東連置土堆石堆木柵為限下有土門兩岸對立如門而非石而土其下有水發源
另作別派此水之合流處則江岸路絕不能沿流又於鍾城越邊九十里甘土山下有分界
江江名之為分界則以此分界明矣有卡鋪亦在分界江北岸則上國邊界之止於此亦審
矣東西宜無異同鳳凰城柵外雖為荒地亦於沿鴨綠一帶皆設卡鋪若以豆滿為土門則
上國何不實卡鋪於豆滿北岸乎且於關市上國人商貨在本國界內則民出牛馬輸送而
每送至分界江矣若欲中路營輪則貴於此仍你國界限也云矣此亦一據也竊念敦化縣內
乃新設界限之從其至某未及明審乃有指豆滿以北為土門以北矣考諸上國語文與言

林將軍大人札飭有曰：土門為界，又曰佔墾之地。在土門以北，以西矣。未嘗言及於豆滿。以北矣。土門則在分水嶺。查審是界處。豆滿則源出本國界內。非上國之所知也。且或以豆滿土門之譯音相近為疑。亦有可辨者。上國之或稱土門，或稱圖們，皆有所由。土門者，分界處。土門也。圖們者，慶源以上入海處也。本國通稱由本國界內發源，至入海處，謂豆滿。故稱圖們者，乃本國豆滿之譯音相殊者也。今指豆滿以北，謂土門，以北者，乃入居土門以南之上國流民。見本國民之春耕秋歸，以過江為禁，因認為佔耕，而誣告敦化縣。至有告示而使之歸，回淨盡。請以此意照會於敦縣，俾即查界歸淨，使民安於耕作之地。為辭。查中外界限，向以土門為界。本國只知豆滿之外，更有土門之別。派按有故地圖，為據。實未嘗往溯流源。今此列邑民人，私往窮源，歸以為告，不可遽以民人私言為憑。乃派弁往審白頭山分水嶺。極得康熙時移總管碑記，踏勘土門源流，果與民人所告相符。另為別派濱江皆懸崖陸壁。乃至黃口嶺，而還。繪有新圖，與舊地圖較閱，則土門與分界江為界間，有不相屬處。曾以為疑。今此遣人踏勘，又如此。是否土門江歸合分界江乎。本職於疆域圖誌，未嘗詳悉。且貴縣則闕荒建署，未久。查審勘定一遵。康熙時所劃疆界，請煩貴縣派人約同查審。白頭山是界碑。知土門發源之處，繼而查明界限，辨別疆土，為要。

按此為圖們江北越界韓民濫圖邊界之始為此大據勘界之原因而今日界務問題之起亦即發生於此乃觀彼韓民所指及彼府使所插實無一語足以為爭界之根據者試為一一證其誤焉彼韓民曰土門豆滿兩江之間作為荒地禁民入居者屢有邊患是我國之封禁圖們江北地方彼等皆知之矣使非我之領土我何得有封禁之權至謂邊患蓋即防彼韓民之侵入斷無防我人民侵入韓境而後為邊患之理證一曰近來邊界漸弛入居者相繼關中國開邊疆荒小人等亦過江墾種則彼等之為邊患與其地之屬中國彼等固自認之而自道之矣證二曰往審白頭山立碑處碑東連置土堆石堆木柵為限下有土門兩岸對立如門非石而土其下有水發源另作別派夫土石堆之非界標及其地並無木柵前已言明茲姑不論而土岸如門與江源何涉其地在長白山北又與吉林鍾城之分界何涉考土石封堆本順松花江源既云水源另作別派則固已知與圖們江無涉矣證三曰於鍾城越境九十里甘土山下有分界江分界江名前無所聞其為彼等捏造可知其意蓋謂其山下之水為土門江矣考其地西距白山數百里與所據白山碑記東為土門之語又大相背謬且自稱越邊九十里則其水在我邊內而非界水尤為顯然證四曰若以豆滿為土門則上國何不實于鋪於豆滿北岸此語亦為無賴既有天然江限何須更設于鋪其所稱越邊九十里之地實未嘗設有于鋪彼

又焉知其地之水即為界水且我東歷代北界蒙古皆多未設卡舖豈其界皆未定乎證五曰土門則在分水嶺查審定界處豆滿則源出本國夫分水嶺近處並無土門江之名碑文所云東為土門乃以三江口下土門江之總名稱也彼等則稱土門江為豆滿豆滿南源之西巨水固出韓國而三江口上之紅丹石之紅旗諸水源皆出中國豈得據一出於韓境之支流遂謂全江皆韓境乎證六曰下國之或稱土門或稱圖們皆有所由土門者分界處土門也圖們者慶源以下入海處也是已知土門圖們為一江矣又曰本國通稱由本國發源至入海處謂豆滿改稱圖們者乃本國豆滿之譯言相殊是又已知豆滿圖們為一江矣然則以圖們為界即是豆滿為界不過譯音之互殊於界務無關係也證七彼府使曰查中外邊界向以土門為界則圖們江為中韓天然界限彼國首為搗明不敢強辯矣證八曰踏勘土門源流果與民人所苦相符為別派是所踏勘者乃石堆土堆附近之黃花松溝子耳此水為松花江源自與圖們江異派雖與民人所言相符於界務究屬何涉證九曰土門與分界以為界間有不相當處嘗以為疑今此遣人踏勘又如此蓋彼民人所指之土門與所指之分界江相距數百里中間如何分界其語實極離奇彼之踏勘即已查明妄言之誤雖欲更為曲諱而不能也證十觀此則彼蠻民之種種偽詞無一能自實其說而被府使之勉請勘界亦已明知其非此時但得

一明遠之吏會波一勒即可是司而乃因爭執至釀起交涉終不能決豈不大可感哉

光緒十一年總理衙門奏派員會同韓員勘界北洋大臣李鴻章批示勘界員略曰朝鮮越界私墾由於會官等府人多地少愚民但得謀生即成祭土已於該官官升科而朝官則以民既越墾可增其墾宇收其錢糧且恐獲侵佔之咎遂欲以豆滿碑文章混黃捲前非實屬不知大體該民等既以驅回故國無田可耕不肯捨去以絕生路自應妥籌安插酌量版圖免其一律遷徙以仰體

朝廷字小恤民之義但疆界必須劃清斷難任其混淆該朝官但能認錯尚善籌策自可寬其既往

按觀此則彼墾民及朝鮮之節詞核實情弊顯然而我

朝之寬大為懷於此益見果邊地稍有可疑斷無與彼藩服爭界之事又何至屢勘不決哉

是年十二月勘界員德玉素煇賈元梓袁古林將軍龔略曰竊卑職等會同朝鮮安邊府使本董夏查勘圖們江邊界現已將圖們江兩岸山水原委並前鐘城府使李正象所執之石碑封堆一一勘驗明確詳細繪圖貼說同堂會印親筆花押各一紙惟查得圖們江朝鮮呼豆滿江由茂山而上七十里至江口地方江水分為二流其南流為西豆水其北流為紅丹

水西豆水一流至平甫坪之上分東西二流其東流發源於長白山東南四五百里之鶴頂嶺地屬吉州北界茂山南界北至與紅丹水合流處約四百餘里其西流發源於長白山東南一百八十里之蒲潭山朝鮮呼寶鬚山此中山間有淺嶺之西坡二三里有一水西入鴨綠江嶺之東坡二三里有一水即西豆水西流之發源處由此東北流與東流相匯東流至與紅丹水合流處共約二百八十餘里此西豆水一流之原委也紅丹水一流由江口而上約三十餘里至小紅丹地方此水已分南北二流其南流發源於長白山東南一百三十里之三汲泡東南泡在分水嶺上此嶺華人呼黃沙嶺朝鮮呼虛項嶺由三汲泡西南行順嶺坡而下約四十餘里有一水西南流入鴨綠江由三汲泡東行順嶺坡而下約三十里有泉湧出即紅丹水南流之發源處自此東流二百餘里至小紅丹與北流相匯又東南流至江口與西豆水合流處共約二百數十里其北流發源於長白山正東一百二十里之紅土山北此山西北五里平岡有一圓池由此池西北去近處無水稍遠有水俱入松花江池之兩旁各二三里有二水由淺坡流出繞過紅土山合流東南行約一百二十里至小紅丹與南流相匯此紅丹一流之原委也

按所言紅丹水之北流即紅土山水而紅土山水合石乙水
于流與紅丹水相會處則統稱石乙水既未勘明紅土石乙
二水之源流而混稱曰紅丹水之
北流則實此次勘界之大誤也

又查得長白山朝鮮呼白頭山之絕頂有大池方圓數

十里北面有缺處水由此懸流為松花江之正源俗名二道白河山一九之南麓有小石碑碑面

有漢文有康熙年烏拉總管奎慶至此西為鴨綠東為圖們等字樣字畫完好碑之西有一

清西南去入鴨綠碑之東有一清鑿長白山之東麓東北去朝鮮呼伊受力蓋譯華言為黃

花松溝子清之東南岸有石堆百餘石堆盡處已至長白山正東為大角峰過此仍東北行

清之東南岸又有土堆數十堆上有樹與 堆旁平地之樹大小高低相等土堆盡處距碑

已九十里按距今碑所立處實不過三四十里又東北行數十里此溝始見水下入娘娘庫折而西北流入松

花江碑之東南四十里為小白山之東北坡有一溝東北去大角峰之南東北流至八峯

東首之童維窩棚前面距小白山已八十里又東北流十餘里水入石塘不見十數里復出

北流與此水以西發源八峯之斜乙水並斜乙水西之黃花松溝子水合流入娘娘庫折入

松花江此長白山下碑堆山水之源委也總之由長白山之南麓分脈東南行至鶴頂嶺四

五百里為一大分水嶺嶺西南之水歸鴨綠江嶺東北之水小白山以南歸圖們以小白山

以北歸松花江由小白山之東北隅分脈斜至紅土山後稍東即長白嶺之起峯處約共百

數十里俱是漫崗不見峯巒此崗實亦分水圖東南之水歸圖們江圖西北之水歸松花江

卑賤等細心察核圖們江上流各派均不發源於長白山現在之立碑處西邊有溝雖入於

鴨綠江東邊有溝則為松花江源之別脈碑即載明西為鴨綠東為圖們斷不應立於松花以別派之上至圖們江源西豆水之東流雖較大而長然既發源於鴨頂嶺距長白山已四五百里且在朝鮮內地當年劃界斷非以此為圖們江之正流其西流發源於蒲潭山雖距長白山較近然較之東流其西流自當隨之撤去況二水兩岸居民繁衆視其屋宇墳墓均已年遠此次勘界自宜持平論斷除置水之外與鴨綠江對源且距長白山最近者惟小白山東南發源三汲泡東南之紅丹一水當年定界立碑應在三汲泡一段之分水嶺上方與碑文所載西為鴨綠東為土門八字相合界址亦東西經直斬然齊整且以紅丹水為圖們江之經流則紅丹水有發源紅土山之水可以為小圖們江與總署之奏議不符而安邊府使會同履勘心亦明知其言但以圖們江各源與該國所執之碑堆均不相合又兼紅丹水以北紅土山之水以南有舊居朝鮮民百餘戶並此下圖們江北岸自紅旗河至曼雅河口數百里越江輿地之民慮其無可安插每有不平事而去之意算職等再四籌思山水查明若不共同詳核繪圖會印終無確據故先彼此照會繪圖之後再商定界不料圖成會印同堂公商該府使即以不敢自下議定必須歸報國王為辭卑職等以事以垂成披肝露胆與言朝鮮窮民亦

天朝亦子現將山水查確自宜定界以息邊擾至此項流民我大憲必為奏懇

三一

皇仁設法安置斷不使流離靡定以至誠相感庶可了事該府使是非分明心已微動但見其躊躇莫決意似深有所畏不敢定議改終執碑堆為據置圖們江為界之言於不論且執碑文東為土門四字以為黃花松溝兩岸有土如門並不以土門為土門江我雖開誠布公彼終藉詞狡辯卑職等無如之何又以事宜妥商不能相涉遂與商定兩造各持圖回報懇求台

部請

旨定奪 下略

又將軍咨北洋大臣文曰詳閱圖說並參考真輿地全圖所謂紅丹水者即興圖之小圖們江雖亦與碑文西為鴨綠東為土門二語相符然西豆水至平南坪之上有東西二流東流發源於鶴頂嶺西流發源於蒲潭山山西有水入鴨綠江則知西豆水實即興圖之大圖們江蒲潭山乃興圖之賈德里山按古證今若合符節該圖上并既指駭浪河即興圖海蘭河為圖們江今於會勘時以黃花松溝于兩岸有土如門忽又指此為圖們江明明有定之地黃花松溝於無定之口猶謂必以碑堆為據豈知碑無定位可因人為轉移而文有定實地黃花松溝之轉音為豆為發源深望土不易則界碑現在之地安知非該國人民佔以江為界限圖們之轉音為豆為發源深望土不易則界碑現在之地安知非該國人民佔

據多年潛移至此乎發碑東之黃花松墜子因松花江源非圖們江源也該委員等意謂當
年定界立碑應在三級泡一段之六分水嶺上雖不如蒲潭山確合與圖第因其居民繁庶無
事過激似尚酌得其平且不失

朝廷字小之意

按所言山川原委里數間有不合大致無誤惟石乙紅土山二水未曾勘明是其缺點所述山
脈水道篇中及新繪界圖可供參考茲不具論至是以紅丹水為界不僅與碑文西鴨綠東土
門相合且與穆總管所言惠山茂山相近之語亦適相符雖穆碑原非立于此處然舍此別無
可以為圖們以正源者咨文所言碑無定位可因人為轉移文有在焉嘗以江為界限確切
不易之論也至謂西豆水為大圖們江紅丹水為小圖們以水之大小言之固以西豆為當
而求其為正源且與白山相近自又以紅丹水為當我不爭西豆而專論紅丹已屬曲為寬
柔尚安得謂之過哉

是月朝鮮譯政府來咨其略曰按圖辨方山脈水脈均有可據石碑土堆標識宛然謹按康
熙壬辰定界時事已由敝邦承文院彙載故實參以今日畫圖碑堆昭然相符的無疑混

聖祖仁皇帝念邊徼遠荒疆域難分易濫後人之或特派重臣查定邊界碑以記之堆以識之延運

九十餘里此可見當時辨疑息事之深長慮也敵邦惟知威激遵守雖是界以內猶不敢窺
 民入居恐致相逼瀕事伊來殆近二百年一任空荒或有流民之冒居時請劃還而止前在
 光緒八年因禮部咨開朝鮮貧民佔種吉林邊界等情國王駁聞疆事不勝驚悚即具回咨
 懇恩將流屬還又該民等處在荒遠不能自鳴至九年夏間敵邦經略使允中派到北界
 招徠吉林瑋春等處敵邦流民惟豆滿北岸總得民人不願還土陳情聯續據云我們所鑿
 即土門以南昔日

聖祖皇帝所嘗對界以界我也有碑可據有圖可明豆滿以北再分界江辭證明白地方官派人勘
 看知有確據自是敵邦鍾城府使與敦化知縣往復論辨迄未究竟蓋吉林朝鮮之以土門
 為界中外之所知也苟審土門之在於何方則界限自可辨別據碑所云東為土門以圖考
 之豆滿一水本不出於分水嶺而其源委在於定界碑之西南距碑遠莫可為證何得為
 之土門乎惟伏流一派在碑之東直接分水嶺而天錫形名傳為土門碑文所載土門是在
 於長又於伏流之處堆石聚土以標其界樹木生於土堆之上皆成老大非後人所為可知
 也其下又有土門子一派合於分界以其前請為界其則土門子為分界此為真土門之明證蓋
 初立碑時是界於白山下分水嶺以東西分流為據東土門西則鴨綠均發源於此豆滿則

唐源以下江名實非分界處發源上國人所稱圖們江是也上國人雖知土門之為定界然不辨遠近方向混稱豆滿為土門至以譯音之偶爾相近認為一江山川自有定形非譯音之所可移易而從則空荒之地人迹罕到事屬難辦隨稱因循今既窮源涉幽會勘的確源別委異南北懸遠領上片石屹立作證豈可不問源頭而離勘別派捨此明證而別求考據恐失之愈遠而非立碑之本意也從此界限之疑恍然可破但念該處尚非許民之地近來流民潛入耕種敵邦官吏不能隨時覺察禁斷此固敵邦之責現入居者悉安土樂業既在定界之內有不忍一朝驅逐似宜因以撫之嚴禁滋事使失所之民各復其業庶不負

天朝字小恤民之至仁

按此與前鍾城府使所言略同但江源國界既經勘明彼猶以此無據之詞多方支吾殊益見無賴也

聖祖時畫以界彼則以前本為我之地可知既本為我地則當時穆總管原為查明邊界嚴防奸民豈有更擅以領地界人之理乃謬有碑可據而碑文之西為陸綠東為土門遂可謂界地之約言乎且自稱流民冒是國王恩惠刺還又派魚允中往招是韓王輔官無不知流民之為越境安有我國以若大之地與彼彼之國王官吏竟皆不知必至流民陳報方始憶及耶此等濫詞欲

以自飾實足自願其偽所指伏流究係何水既稱其處堆石聚土則武為黃花松濬子矣又曰其下

究在何處土門一脈又係何水既稱合於分界江則或為海關河矣分界江雖無北名彼雙民前曾言在錢城北九十里

則必指海關河無疑一為松花江上源一為圖們江北之一支水東西相去數百里且一東北流一東南

流如何相合而為分界誠可謂莫可思議之妙論也既知豆滿圖們為一江乃指土門又為一

江因文字微異遂欲藉以抵賴忽指為山忽指為水忽指在東忽指在西是彼悠悠之口可以

隨轉移山水矣雖然彼輩持有種種實據自當理直氣壯乃於文末忽任失察之咎復為哀苦

之詞屈意乞憐求免核實虛情業已畢露尚何須多辯哉

當時元山坐探委員姚文藻之密稟文曰李重夏因勘界之役左右為難中略與卑職密相

筆談云此事實為魚允中一人所誤穆克登定界碑曰東為土門西為鴨綠今日韓民實畏

越鯁魚允中欲無中生有遂創出土門另有一江非即圖們之議以新人聽轉廷上下詳言

然以為並非越鯁附而和之乃至駁訟不決忘思伸地中略李重夏心有顧忌即借地兩字

萬不敢出口惟硬硬然強為駁辯上屆故未有成議而還彼謂此次如無憲台核意若政府

轉飭以辦法則勢仍將虛此一行勢而無功也彼懼魚黨之清議此等談論不敢稍露一語

下略

按諸種混弄之語原因魚允中招徠起釁而起所云此事實為魚允中一人所誤決非無因一切飾詞狡賴之故及為難不決情形彼已自認無容再辨乃兩國天然界限竟為一魚當之口所混遂至平地生波沒有復起當非怪異雖然今之重本魚論強作主張者其心之虛亦必如李可知也

十三年三月總署奏請覆勘圖們邊界事其文曰前略 恭查

欽定皇朝通典文獻通考均載明吉林朝鮮以圖們江為界又

欽定會典圖說載有大圖們江出長白山東麓二水合東流小圖們江出其北二小水合東南流來會又東經舊古塔城南境會噶哈哩河折東南流北合二小水經瑯春城西南等語中略現在此案有應辨析者三應考證者五去年朝鮮以圖們江滿為二水經臣衙門指駁此次復彙合碑文證為有土如門之說詞既屢屢理實難通查穆克登碑文明明以東西二水對舉且圖們之為土門康熙

諭旨已然他處地誌亦屢屢見第為方音輕重之殊不煩別為曲解此應辨晰者一也朝鮮立國當康熙時地多人少咸鏡道西北空為旣脫該國王來咨云該處向非許民開墾之地近來流民借入耕種官吏不能隨時覺查固故邦之責云云是該處逼近吉省素係封禁如從前

中江呼蘭等處封禁之山不准私墾一列該國素非藩封之義亦使流民胸入情分顯然近
年地少人稠日漸占墾該朝官豈得顯背封山之禁陰為拓地之謀跡應辨晰者二也至若
林將軍來咨謂紅丹水即小圖們江西豆水即大圖們江蒲潭山即費得里山此則未能確
鑿尚待參求蓋

皇朝一統輿圖所列紅丹水即紅丹河在茂山之南其與茂山迤北之小圖們江無涉可知西豆

水既在紅丹之南且發源於彼國吉州內地之鶴頂嶺其非大圖們江可知按既云西豆水非大圖們江又

云迤北之水為小圖們江則總著固已明言紅丹水為大圖們江矣費得里山在黑山之南圖們江之北其非西豆水西源之

蒲潭山可知總之此事必須佐證確實方能定斷此應辨晰者三也自朝鮮茂山府以東會

寧鑣城穩城慶源慶興五府東至鹿屯島海口自有圖們江天然界限為之劃分毫無可疑

彼此所斷斷未定者茂山以西上距分水嶺穆克登勒石之地惟此二百八十餘里間仍即

康熙

諭旨所謂二江之間地方知之不明者必應逐細考究乃勘界之要領該委員等所計道里僅據

土人之口未足徵信亦須以測繪緯度為憑方有把握此應為讀者一也此二百八十里

之間遂西斗入吉境迤南折入觀山凡分界之說或順山勢或順水形總以確尋江源為

主不在東西縱直哉然濟暨至該將軍所稱界碑不過數尺有無為什雙之民層移向北並
應澈底根究此應考證者二也會五所載之小圖們江在圖們江內地之北自不必言至云
大圖們江出長白山東麓二水合流所謂二水必有指名按其方言審其準望是否膠州界
上游之二源抑或別有名字此應考證者三也詳楊克登碑文第言奉

旨查邊至此審視西為鴨綠東為土門故於分水嶺勒石為記碑中並無分界字樣不過記二水之
原委是當日立碑之處未必即當日分界之處何以朝鮮人即執此為分界確據此應考證
者四也且碑文所載審視云云自是欽遵

聖諭二江為界之揮括言之若必分析言之則鴨綠上源不名曰鴨綠而名曰建川溝與圖們江
之上源不必有圖們江之名事同一例夫中國之濟源曰沅漢源曰漾而沅與漾仍得兼濟
漢大川之名者以大川得統小川故也然則紅丹小水獨不可以圖們江源統而名之手此
應考證者五也竊維該國世守藩封恪恭職貢其流民什雙之地屬古者自應酌量刷還或
編入版圖屬朝者自應申明藩界添立界碑永息紛紜該將軍所稱碑無定位文有定據實
為確論總應將圖們江指證確鑿則界限自可分明中國之於藩封原無不在覆幬之內然
我疆我理亦不容稍有越畔相應請

旨飭下該將軍即行派委熟悉邊情與地之員按照以上各節逐細會勘酌定界址妥籌安插以

二九

折藩服之心而靖邊氓之業

下略

按所言應考證者：應辨析者均極明確所持之論亦極平允次年之獲勘圖本於此即無論至何時再勘亦不能離此論之根據觀後李重夏與我勘界員辨論時屢稱此奏則此奏之價值及為韓人所心折已可概見自此而後土門封堆之謬說一掃而空而圖們下流之無待於勘亦已彼此同認無復疑難矣

十三年六月初七日勘界員德玉奏煥方即稟覆勘言韓界務情形文其略曰竊與韓界邊飭獲勘圖們江界址於本年三月下旬馳赴會算與朝鮮勘界官德源府使李重夏會議除茂山以東誠如總署原奏有圖們江天然界限毫無疑義不論外惟茂山以西之以界自應逐細考究是以會同該府使由會寧起行於茂山城起督同測量委員溯江而上隨處測量偏勘水道懷總署奏議與該府使辨晰考證務將茂山以西二百八十餘里知之未明者逐細考究確尋以源茲已一一勘明按照所測里數詳細繪圖查茂山以西之以源源勘祇有西豆紅丹紅土三水合此次尋出之石乙一水共有四流石乙一水朝鮮畔為島浪水由小紅丹紆曲向西繞過長坡復折而南緊貼甄山經過石乙紅土瀝流處向西南行折向西

有一水瀆清遠處接黃花松甸子河西五里復接一瀆向西北行長二十二里至小白山東麓計由茂山至小紅丹一百九里一百八十八步復由小紅丹至石乙水源出處一百七十里三百二十五步合計二百八十里有餘與知之未明之數以及遼西斗入吉境迤南折入甄山之義相合又查

欽定會輿圖說載明大圖們江出長白山東麓二水合東流小圖們江出其北二小水合東南流來會接長白山形五峯環峙高二百里綿亘千里頂有大池為諸水發源之地真載咸京通志此次履勘兩至池邊正擬測量雲霧陡起風雪大作故池之寬濶未經測準當登山之際風和日曠天晴氣明遙望諸峯歷歷在目見白山南面雙分兩幹其一向西南指者即總咸京之幹其一蜿蜒向瀟潭山去者為東南一幹隱脂小白等山同在一幹不過突起巒頭此幹之西麓為鴨綠江源如西豆紅丹石乙諸水均出其東麓實係一大分水嶺長白與小白相距不遠以綿亘千里觀之小白東麓即為長白東麓何必另易其名所以稱為小白者以朝鮮人相稱已久遠更其名敘事恐難明顯參觀山勢水形互證

欽定諸書則石乙水源明明出於長白山東麓與紅土山水合流恰合大圖們江源形勢紅旗河出其北上源為外馬鹿溝又有二小水合東南流來會通成爲小圖們江查朝鮮所呼之小

白山實是分水嶺若以此嶺之下石乙水源為大圖們河源似覺毫無牽強且源頭水溝兩岸均係沙石山崖相間水通確擊可指再由小白山測鴨綠江上源相距四十二里於西為鴨綠東為土門八字均能一一吻合卑職等會同該府使覆勘情形如此原撫遵奉總署奏中之旨逐細會勘酌定界址該府使心以為然但因其政府命意必以紅土山之水為大圖們河源方可定界是以始終不能作主此次該府使自見紅土山水不接與碑堆又兩不相貫即董棚南面向東北流之水亦與碑堆不相關涉所來照會據實答覆知非當年舊界祇因政府命意不能一下作主是以商經卑職等將所勘之石乙水一併繪圖稟報憲台轉咨

總署請

旨定奪竊思前鍾城府使該指海蘭河為分界江朝鮮政府不察虛實信其一面之詞申辯多端幸總署奏駁始不置辯今又誤會紅土山水伏流執為大圖們江舊界皆係朝鮮政府之意伏查原山坐探委員姚令文藻稟中有該府使曾與言及明知松花江海蘭河指界之誤因其政府授意不敢不遵奉以行等語可見其政府屢次授意並非虛語似此一誤再誤伊於胡底仰懇切實咨請總署按圖指定界址俾得早日了結再界址定後邊書另立界碑申明舊界所有穆克登所立之碑既與界址不相關涉而上堆石堆又相引至松花江流上此時

若不將此碑錫去仍恐將來存為疑案別生枝節且於松花江有礙如以石乙水源定界則
小白山東麓起至危山城止自應摘要立碑度幾再劃分明永垂久遠茲將應立界碑之處
預為公同擬定仰懇酌奪一併咨明

附擬立十界碑處

華字碑立於小白山頂

夏字碑立於小白山東麓溝口距華字碑十五里

金字碑立於黃花松甸子頭接溝處距夏字碑二十二里

湯字碑立於黃花松甸子盡處水溝口距金字碑五里

固字碑立於石乙水水源出處距湯字碑十二里

河字碑立於石乙紅土兩水匯流處距固字碑四十一里

山字碑立於長坡浮橋南岸距河字碑八十八里

帶字碑立於石乙紅丹兩水匯流處距山字碑二十三里

礪字碑立三江口之圖們江西豆水匯流處距帶字碑三十六里

長字碑立於圖們江朴河匯流處距礪字碑三十一里

按裏內先聲明茂山以東誠如總署原奏有圖們天然界限毫無疑義已置不論則茂山以東圖們江以北實為我國地方於前次勘界之先即以彼此定明更不置議故覆勘一票除尋江源外他無所及則以後無論何時縱欲於中韓國界再行提議終不能牽涉茂山以東之江流也但此次勘界固為專尋水源則仍不明故其結果於何源分界亦終未能確定原稟有曰茂山以西之江流原勘祇有西豆紅丹紅土三水合此次尋出之石乙一水共有四流雖較原勘加詳而所謂四流則實未確考圖們江源實只西豆紅丹石乙三水紅土石乙本為一流二源紅土山水發源於北石乙水發源於南二水會今云四流似於石乙紅土二水源流仍有誤流而合於紅丹水其會流以下則皆通稱石乙會否則即不應會紅丹正流不論而專爭紅土石乙同流之二水源也至紅丹水實為圖們正源與碑文東鴨綠西土門相對之意適合此次所已會勘明確者又查

欽定會典圖說載明大圖們江出長白山東麓二水合東流小圖們江出其北二小水合東南流來會今以紅丹水考之實出長白山東麓大小紅丹二水合而東流故應為圖們江之正源自其北來會者即為紅土石乙合而東南流之二小水也則紅丹水為大圖們江紅土石乙合流來會為小圖們江尚何疑義且紅土山水源距白山約百里石乙水源亦距數十里皆不得謂為出自山東麓惟紅丹水源實出分水嶺之三汲泡方與東麓之語相合若紅旗河其源甚長

有二大支流至三江口始與圖們正流相會當為圖們之別一支派乃欲以石乙水為大圖們江而附會紅旗河為小圖們江未免於水形大不相符當時舍紅丹而爭石乙難為調停以求速了之計然山川難移豈可誣也我國交涉每每務為寬大以致外人得步進步皆此弊彼使明知其然而仍堅執紅土山水雖云後彼政府密意亦見君子可欺遂生得隴望蜀之心也觀韓王轄管所來文件每至無可辨論則作婉轉乞憐語此次復勘之後韓王來咨亦有紅土山水石乙水之聞不過數十里空山荒寒之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豈其為此區區尺寸之土使屬邦不能保守其封疆等語強賴無術繼以乞憐此固極狡謀之憤技而我終墮其計未肯相逼令他族覬覦因而更起交涉豈非寬柔所誤哉

又按擬立界碑嗣因該國推延終未成立惟查盛京吉林通志及日人之滿洲地誌所載似穆克登察邊時即已立有此十字界碑或此時因原碑已毀欲依其舊式重立耳然穆當日設立之界碑實在慮山茂山相近之間雖不能實指其地可決其近紅丹水非近石乙水乃觀通志所載界碑則與斯時所擬立碑之地大都相合或記者誤認兩事為一事以康熙年間之碑地難詳遂將此次所擬者採入未可知也 俟詳考

韓勘界使奎查良照會我勘界員之文有曰此次復勘圖們江界編審水源關月細商自茂

茂山府以西沿流至長白山中長山嶺西邊紅土水石乙水合流處逐段考證皆已勘定而
所未定者惟合流處以上兩源敵蹤擬在長白山至紅土水立界貴局處擬在小白山至石
乙水立界屢次商議未協總之界限既盡勘定僅此兩源小流之分別雖不過深山中之幾里
相關然竊維大小國疆土事務係慎重仰請公同照圖量里數繪圖呈總署恭奏請

旨酌奪 下略

按此時不僅圖們江流無待再勘即圖們江源已盡勘定所未決者惟兩源之小流彼辨使實
自言之後雖重提此案安能更有他說哉

十四年韓王咨稱遼內務府關奉教准北洋大臣咨著臣前往查辦臣竊查來咨中吉林將
軍所奏以石乙水坐界者未敢果知有何據而臣所未之紅土山水稽之圖典一一臆合謹

按

欽定會典載明大圖們江出於長白山東麓二水合東流今此紅土水出於長白山東麓與元池
水合而東流此外更無東麓之水又按一統輿圖大圖們江頭源與鴨綠江頭源兩間無水
處有點劃標識界限分明前所履勘之碑堆在紅土水以上無水處適與標識相符則紅土
水之為大圖們江頭源瞭然無疑至石乙水則其發源非長白而乃小白也非頭源而乃第二

源也於圖典俱無可據臣愚以為申請立碑於長白山紅土水之上以符圖典而明疆界實
台事理臣於奉命之日宜即登途而既灼知實在情形不可混然遽行下略

是年八月勘界員方胡等稟稱前略綜核始終深訝韓使狡展竟至於斯其曰會典載大圖
們江出於長白山東麓二水合東流云云夫既曰二水合東流則必舉山以東之大條水而
言斷非小泡支流所能充數若論水勢之大者自應以紅丹石乙為二水確徵且與東流字
義體合按紅土元池皆兩小水匯向南流東折而與石乙水合以此為二水猶嫌牽強今該
府使曾以紅土元池兩水為二水則山以東如此小水不可勝計何止曰二且祇可謂之合
而南流何名曰東泥石乙水明明在長白山東麓何以云此外更無東麓之水明明為圖們
江上源何以云石乙水割界果有何據脈絡分明會勘確實茲韓使亦有紅土山伏流無據
水不接流碑不相貫等語有兩次照會並會印繪圖可憑何又曰石乙發源是小白山非長
白山彼豈不知小白山特韓人呼之如該山西南朝鮮人呼為虛頂嶺並皆無據哉

朝發祥之地綿亘千餘里皆謂之長白山並無小白字樣有

欽定會典可稽何又曰石乙水是二源非頭源後豈不知頭源者據江而言非對山而言且若非由
分而合何以曰二水合而東流總之細勘形勢上證國典舍石乙水是界則無以為體屬屬

邦之處且亦非卑職等所敢得而擬

下略

三七

按此一咨一稟為此次勘界最後之結論所爭石乙紅土之水彼此對照孰是孰非無待再辯
惟考東流二字自以紅丹水為正紅土乃一小源即石乙之猶是會典所稱東南流來會之水祇
得謂之小圖們江也參觀十三年清勘界務一條案語觀稟稱石乙水定界則無以體恤屬邦之處是知當時
之雖紅丹而論石乙已非導致水形實為體恤屬邦而出此乃貪得無厭復爭紅土殊不自量
也已然嗣後彼此均謂大局已定僅二小水未決當無意外之虞因循中止而此次勘界之業
遂於此為歸結焉

〔結論〕 統觀以上所列案據則此次勘界情形可分三時期光緒九年以來韓經略允中鍾城
府使李正東據該國奸民之言強分豆滿土門為二又分土門圖們為二始謂布爾哈通河海蘭
河為分界江繼又謂流入松花江上源之黃花松潘子兩岸有土如門為土門後堅執既移之碑
封禁之堆為國界確證屢變其詞自為矛盾相關者數年是為圖們江源流辯論紛紜之時期十
一年彼此會勘原委既明證據確實韓之君臣知前事之誤雖猶支五強辨實已自認其非改於
圖們天限不復更有異說觀往還文件及李重夏之節略金允植之筆述可知也是為圖們江流
勘定之時期十三年復會勘歧流諸水孰是正源雖均心知其故惟我則已思退讓彼則猶為強

爭乃於石乙紅土二小水之間相持不決以至迄無成說是為圖們江源勘明之時期觀此則兩次勘界之結果所恨者江源既明界碑遲疑未立也所誤者明知紅丹水為大圖們江乃欲舍之以遷就石乙水也而其顯然之效果則封碑土門分界江諸說皆盡消除危山以東圖們界水之已勘定也若異日欲免此未了之案於所誤者改定之於所恨者補正之即成圓滿至其所已勘定之界地則江流不轉鐵案難移我之記載公案彼王之來咨彼使之來文均難處滅必欲鼓動浮言重翻舊案洵所謂不知公理公法適見其愚妄而已

附錄光緒十三年朝鮮國王勘界咨文及中韓兩國勘界委員公文節略

三九

朝鮮國王為咨會事業准光緒十二年十月初六日貴大臣咨催復勘圖們江界址一事業經
導辦咨覆在案嗣由啟邦再派德源府使李重夏為土門勘界使飭候開春前往履勘茲於本
年六月二十七日據勘界使李重夏狀啓內稱三月十九日由德源府起程四月初五日到會
甯府與吉林派員督理商務秦瑛會晤將大圖們江源之紅丹河紅土山水兩水屢經辯論始
於二十二日同入長白山先審紅丹之源既係本國內地亦於圖典不符甯審紅土水窮源至
立碑處遍勘山水情形而回竊以總署奏議中總在大圖們江確鑿指證界限自可分明一語
最為要領今既遍勘水源以

欽定會典及一統輿圖逐派照證則紅土水之為大圖們江確鑿益疑而秦瑛以紅土水距碑尚遠
且不接於分水嶺方覓一派流名石乙水者要與定界蓋石乙水者自茂山府之張坡沿紅土
水而上八十里未及紅土山十餘里自西南來匯於紅土水者其源出小白山東南麓三十里
許即小水而其流稍長亦載於一統輿圖秦瑛主石乙水重夏主紅土水兩不相讓終無以歸
一乃與重商此次勘界自茂山沿江至於長白山中長山嶺西紅土水石乙水合流處則逐段
攷訂並無他疑悉經勘定其合流處以上所未定之兩水會印繪圖照證秦瑛申呈總署以聽

裁奪理合從實具奏。據此查圖們界址已經前勘而所未晰者。眩於水源相背。惟有攷究水源。申明舊界而已。今於覆勘之日。紅丹之說無須更辨。紅土水石乙水合流以下。幸已勘定。而其合流以上。紅土水石乙水兩源仍未協議。謹按

欽定皇朝通典曰。吉林朝鮮以圖們為界。

皇朝一統輿地全圖。長白山前。鴨綠圖們兩間。無水處。有點畫標識。界限感京通誌。烏喇爾古塔所轄。並云南至長白山。其南朝鮮界。今此查勘。紅土山水出於長白山東麓。為初發源處。與圖們所載大圖們江相符。亦於分水嶺。礮堆互為照應。石乙水出於小白山東南麓。為第二派。與長白山甚遠。執此定界。是合有當。至流民安插一節。尤為急務。並祈

天朝格外施恩。免至失所。幸甚。茲將勘界繪印地圖一紙。該錄公文節略一冊。備文照會。煩乞貴大臣核閱轉奏。

天陞酌量施行。務昭公允。實為公便。為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

欽差北洋通商大臣衙門

光緒十三年八月三十日

覆勘圖們界址談錄公文節略

四一

吉林派員秦瑛朝鮮勘界使李重夏在會甯府說帖照會

重夏說勘界一事故邦本意初何嘗希圖展土哉職緣民情之憫迫一番指證碑界以明無隱之心然後標界安民惟候

皇朝恩寬而已乙酉總理衙門奏稿內有曰

欽定通典邊防門

欽定四裔攷均載明吉林朝鮮以圖們為界又曰一統輿圖會典地圖載在職方者圖們鴨綠二江

為東國界標劃分明又曰白頭山在中國朝鮮之界白頭乃長白之異名豈啻為圖們之轉音

方言互殊實為一水上年春勘界圖繪後總理衙門咨移內有曰吉林朝鮮界址自朝境茂山

府以東會當鐘城慶源慶興五府東至鹿屯島海口自有圖們江天然界限為之劃分毫無疑

義自茂山以西上距分水嶺穆克登勒石立碑之地有應辨晰者應攷證者是以飭下吉林即

行會勘敵邦初緣民情起見有所論辨前後所奉總署議奏若是鄭重圖們豈端乃是一水而行

圖們天限載在圖典則敵邦惟求碑堆之與圖們相照應攷證辨晰仍應遵守為了事之方也

今聞貴督理乃欲定界於紅丹水之上云誠夢外之言紅丹水在小白山以南原屬敵邦內地

無關於論界流茂山之長坡等地反在其外實有是理總署前咨亦以分水嶺立碑之地辨晰
攷證為主今此復勦惟當更審圖們江舊界與穆碑之限照一統輿圖務求吻合以為勦究貴
督理之途指紅丹而豈豈曉所以自有載籍以來皆以長白發源為圖們往年貴論亦云准以
發源長白之圖們江為界今忽指小白山以下之水源者萬萬意想之所不到也一一示答為

安 四月初七日

瑛答往年會勦

茲指係今因江流而探江源非謂先擇江源而定江流也當時由茂山行至三江口訂分三路先探江
源嗣因府使堅執碑堆之說故勉往一勘以釋其疑府使始云水流相接及勘紅土山至董羅
窩棚盡屬漫岡並無水流故繪圖鈐押各無異言執知墨跡未乾又生詞辨有伏流四十里之
說歷攷會典諸書論圖們江源從無此解貴政府果何所見而云然今府使來勘江界先言碑
堆時而以伏流強辨時而以紅土山為源游移無定且非因江流而探江源乃先擇江源而定
江流有是理乎所謂指證碑界是將查邊之碑為分界碑查貴政府所鈔承文院故實卷我禮
部內開康熙五十年八月初四日有奉

旨派穆克登至長白山查我邊境與彼國無涉等諭既有與貴邦無涉字樣則穆克登所立之碑其

為查邊之碑非分界之碑無疑況總署奏章亦謂穆克登碑文第言奉

四三

旨查邊至此審視西為鴨綠東為圖們並無分界字樣是當日立碑之處未必即分界之處所斷尤為明晰若竟以松花江掌土之碑為據非特於總署所奏不合且於貴承院故實亦符所謂案界於紅丹水之上為變外之言總署奏中明謂鴨綠江上源不名鴨綠名曰建川溝與圖們江上源不必即有圖們之名且查咸京通誌載長白山為諸水發源之地者為河大者為江以大小別之亦是確尋江源之一法所云西豆水與圖中註明魚澗河紅丹水註明紅丹河三池無論名目不符所示之圖為肆市坊本而敘明不詳豈有華韓人員查明會印之地圖不可憑信僅而轉以坊本為據乎今次總署奏請覆勘圖們江界為前次未經辨晰考證不過因所計里數僅據土人之口未足徵信須以測量度數為憑且為分界之說或順山勢或順水形總以確尋江源為主此次復勘會同府使前往茂山以西或順山勢或順水形因流溯源隨處測量記明里數沿途指證逐細勘明再行商酌定界此係分界之要領乃是總署奏請復勘之本旨會得江流有三路撥派測量委員先行登程本局處與府使一面料理起程府使遣派何員先行同往以便訂期前進

十一日

重夏再說乙酉冬故職奉使來勘恭覽總理衙門奏稿有云朝鮮以圖們為界豆滿為圖們之轉

音考之圖誌，援據賅明，又與貴局處躬履詳勘屢次商論，以此歸復于敵廷，自是以後敵邦不敢株守偏見，惟將圖們舊限遵守，斷無他第。貴示中有不容不條辨者，紅土水之不接碑界，又坐詞辨云云，伏流之說，此本穆總管咨會中句語，非議政府之所勅出也。又所謂指證碑界，是將查邊之碑為分界之碑云云，查白山一片石，久為大小國三百年界限，國史野誌無不備載，而向日貴局處歸之後，人偽作又疑奸民移碑，此皆語不近理，承示總署奏稿有云是當日立碑之處，未必即分界之處，夫查邊立石，非定界而何？敵邦承文院定界事蹟中，穆總管奏文咨會皆自在，可以辨當日之分界與否也。今不究故事而泛看，則此碑之在於鴨綠松花兩源之間，實為不合。然盛京通志曰：長白以南為朝鮮界，又通典曰：朝鮮以圖們江為界。圖誌所載若是，則穆總管查邊立石之日，何以捨長白而立於小白山？捨圖們而立於紅丹水乎？緣圖們之源距碑稍遠，故沿設土堆而接之。今見鴨綠無堆而東邊有堆，可以想知。又細看堆尾之迹，南漸可辨，晰也。總署奏稿鴨綠江上源不名鴨綠，名曰達川，清輿圖們江上源不必即有圖們之名云云。此由貴局處前以紅丹稟報致邊界事情不能上達而然也。僅按一統輿圖中鴨綠圖們之界點劃標識十分明白，紅土水之為大圖們江確切註明，其南又有小白山三池紅丹

職歸京購得一本而來又謂之坊本不足憑信不勝訝感今此一統輿圖與前勘地界原無甚

四五

差請將一統輿圖中何者為不足信一之較對明白指示總之此次勘界敵邦惟知謹守圖們舊界而已貴局處所奉總署札飭及所齊輿圖亦望分示公明考訂幸甚派委員先行測量敢不惟命而原來上年總署覆勘札飭內茂山以西上距分水嶺穆克登勒石立碑之地有應考證者有應辨晰者云云則致證置在於此現貴局處乃指敵邦內地紅丹西豆之界此非交界實無覆勘之可議深諫更教 十三日

瑛再答碑堆一節貴承文院故實說明奉

旨查邊與俄國無涉緬思分界豈有與朝鮮無涉之理且總署亦云碑中並無分界字樣况碑堆不應在松花江掌上府使亦云此碑在於鴨綠松花兩源之間實為不合既知不合須細較江之水源地此碑應在何地方為相合示總署覆勘札飭由茂山以西上距分水嶺穆克登立碑之地有應考證辨晰者云云總署所云茂山以西上距分水嶺穆克登立碑之地係指其碑應在圖們江發源處而言是以後來之札均言上距圖們江發源處迹細考證可知非指松花江掌上之碑且要知考證辨晰之意正為考證江源辨晰江界如謂指前勘立碑之地明為松花江源又何考證辨晰之有先派何員同測量委員先行起程或本局處與府使隨圖量委員同前

進順圖們江流而尋江源以定界址免致遲誤至要 十四日

重夏又答貴示以彼國無涉四字與界文無分界字樣謂非分界之碑此可證者敵邦承文院
贊政實中穆克登奏文與咨抄兩本茲鈔送覽此碑之為定界可以瞭然貴示謂總署札飭只
為考證江源非指考證界碑此碑乃

聖祖皇帝時烏喇總管奉

旨查邊而立者敵邦幾百年奉以為金石而貴局處無意考證此豈札飭之本旨亦豈藩邦之所望
哉前覆中廷看不合云者以廷看二字以明其實非不合而其下又訂盛京道誌乃通典所載
之確據何不詳覽而有碑應在之間茲考證辨晰而申言之此碑即康熙壬辰五月十五日所
立而自碑距圖們江源中間無水伊時築土設柵有穆克登咨文且載承文院故實業經錄呈
於禮部北洋衙門此碑之為分碑可證一也今按一統輿圖長白山南鴨綠圖們兩間無水處有
點劃標識其界限之顯然可證二也察通志查按所轄白圖長白山南朝鮮界分界塔塔塔南長白山南朝鮮界分界
在於長白山南麓初落處豎碑之真限可證三也圖們上源其源其派為三而必以紅土山水為大圖
們者此有可證按一統輿圖長白山東邊有水註明大圖們江今所稱紅土山水也又其東北
一條水註明小圖們江今所稱紅旗河也長白山之南有山註明小白山再南有三圖註明三

池其下一條水註明紅丹河今所稱三池紅丹水也又其南一條水四七註明魚灣河今所稱

西豆水也小白三池紅丹之北有水註明白大圖們江則此非敵職所稱紅土山水而何也此

一北只有小圖們江一派其外惟海蘭河而已更無他水則紅土水之為大圖們江豈不的確

乎考諸中外地圖遼派查證毫厘不差圖們之案可以辨晰也總之以江言之則紅土水之為

大圖們江確切無疑圖誌所載自有可按也以碑言之則楊克登之奉

旨所立事實昭然

聖朝舊蹟不可以替也然則自碑至江之間堆未盡接易致疑駭今宜增豎一碑於紅土水之上以

證穆碑申明邊限遵守舊界則小國之民更無敢冒佔一步此真開誠慕德更無餘辭幸垂察

焉所不勸江營力派一員訂期偕往十五日

吉林派員秦球為照會事准貴府使答覆刑案不叙外尾開雷另派一員訂期偕往等因前來

本局處現派測量委員劉虞卿帶同兵繩手測量器具駝馬准於十七日起程前往測量貴

府使邊派何員早為派去以便同往至照會者十五日

朝鮮勘界使李為照復事准貴局處照會內開云云等因准此查敵職頃於答覆中據據

皇朝圖誌以訂紅土水之確切為大圖們江且抄送穆總管定界故實寥寥有據處可瞭然如或猶

有可疑理應即賜駁辨此是攷訂尚確之美而今無一字可查不勝訝異舊界既無可疑則他
水實無所勘而責局處期欲勘審有此定期敵職亦當派送隨員前往五衛將吳元貞等二人
以便十七日起程同往須至照會者 同日

瑛說來示辦

上諭彼國無涉及總署所奏碑中並無分界字樣二語僅鈔來穆克登奉文咨移兩件知府使並未

將當日穆克登奉

旨查邊之諭細閱無怪措詞背謬茲再恭錄抄奉豈有

聖旨煌煌曉諭中外反不如穆文所憑字如果分界豈有明降分界

上諭豈有分界之

上諭內有與彼國無涉字樣既曰與彼國無涉則為我國族一國之事顯非兩國之事然則分界之

分字是一國之事予與彼國有涉予無涉予請將彼國無涉四字細想自然知非分界之碑今

測尋委員與府使所派之員已與五輩亦可料理前進希覆示日期以便一同起程 二十日

連夏塔今以穆碑一案示明當時

聖諭中無涉彼國之旨意稽查敵邦邊界自古有原定界限穆咨中亦云原是江北為大國之境江

南為小國之境歷年已久不議則當時奉

四九

旨查邊即立碑於原定之界以申明之也非有他事於小國故恐有無涉彼國之

聖諭也蓋查邊立碑與定界立碑其議豈有異乎碑文無分界字樣者非當日之始分界也仍舊貫

標識而已則分界字樣之有無何足訝乎第今所勘之圖們界限既有明白圖誌可據祇宜增

豎一碑於紅土之上以明穆碑土門之議須一會公堂暢論尚是入山日子趁速起程同日

瑛再說來示宜增豎一碑於紅土山之上以明穆碑土門之義並欲一會公堂定議但此事辨

論既久迄無定議府便意在紅土山增豎一碑既經知定立碑之處何為覆勘又何為會議其

所以覆勘之由原為不知其處總之溯流窮源以定界址持論既為公允若各執意見於事仍

屬無濟莫如商明日期趕速起程沿途指證務期源流相貫界畫分明而後已本局處理已商

定於二十二日啓行府使之意若何同日

重夏再答此次覆勘尋為惡古證今務從公辦大小圖們江既瞭然於中外地圖則無庸遠勘

他水而今貴局處之意斷欲遍勘江源故職當以二十二日依教起程同日

在茂山府之長坡照會

朝鮮勘界伊李為照會事此次奉派覆勘土門江界故職擬先勘紅土山貴局處欲先勘西豆

水嗣行至茂山地方一同先往紅丹水查看水源後仍回長坡公議或往西豆水或往紅土山再當循理從公確查以期無滯公事為女須至照會者 二十九日

吉林派員奏為照覆事准貴照會內開云云等因准此敝局處定於明日同貴府使先往紅丹水查勘水源若無的據仍回長坡議往他處再勘可也須至照覆者 同日

朝鮮勘界使李為照會事西豆水之無關於交界往年業經屢辦不意今行貴局處又欲往勘此水理實難曉查圖們山水邊界形勢具載於一統輿地全圖上年總理衙門奏議至有西豆水之非大圖們江可知句語執此一節無容再辨敝職斷不應僅從貴局處之論遂勘不當勘之水須至照會者 閏四月初八日

吉林派員奏為照覆事准貴照會內開云云等因准此查總署奏議雖有西豆水之非大圖們江可知一語但下文即聲明必須佐證確鑿方能定斷仍是游移之詞又云分界之說或順山形或順水形總以確尋江源為主可見西豆水之非圖們江在總署亦未能遽定意謂覆勘之時果能佐證確鑿亦可足斷所以總結仍歸重於確尋江源一句既尋江源凡屬與此山相連之水皆可勘得况西豆水為江身之大流焉能不勘請將總署奏議前後文語氣再行詳細玩味自然領會矣况府使日前照會內開先往紅丹水看水源後仍回長坡公議或往西豆水或往

紅土山再當循理從公確查等語現在公議或往西豆水查勘而府使忽更前議且與前次照會之意不合何耶須至照會者同日

朝鮮勘界使李為照覆事准貴照覆內開云云等因准此今此滋源查勘之行惟應順理作行不必徒事先後故前日照會果以先看紅丹仍回長坡公議再當循理從公確查等語至商於貴局處後自紅丹而回長坡已三日矣敢職擬照前議屢欲面語輒見拒一不得對商徘徊無計不得已頃修照會以文代面而所言即遵奉總署命意而已不敢有他總之總署奏議一篇結詞云總應將圖們江指證確鑿界限自可分明此正復勘要領斷斷知此次公事專為指證圖們江一段事矣圖們江即長白山之水而今到長白山之口據長白當勘之路而乃擬往非圖們之西豆水有是理乎敢職照循理從公之前議頃陳西豆不應勘之論有何前議之忽更乎須至照會者同日

吉林派員秦為照會事准來文所開云云等語准此查西豆水既不應勘之既非循理從公前次照會何以議及或往勘此不循理從公之西豆水况勘西豆水即所以指證圖們江考長白山綿亘千餘里之源流不一圖們江與西豆水既係同流安知圖們江非出西豆之源乎總之順水形尋江源合勘西豆水正是循理從公本局已訂於十一日同往查勘免至遲誤須至

朝鮮勘界伊李為照復書准貴照會內開云云等語准此查向日照會中或往云者是兩水中
未是之辭及其臨行在定也不得不執一循理而言貴局處亦以或往二字責之太甚亦不
半三豆水一節往年貴局處查稟中亦有所論第念大小國疆域之限自有會典圖說一統典
圖刊布天下上年總署奏議據界限水源亦有此圖典為據茲於一統典圖中就吉林朝鮮
交界移摹一本呈覽此圖原准經緯度數東西遠近皆可瞭然望先以此圖照考圖們山水
以所自勘逐源按方而考驗則大小圖們江自應有確鑿之界夫如是則事歸公證至十一日
兩次之行皆同途無不途越其在辨公之道合有更諒須至照會者 同日

勘紅土山水後照會

瑛曰公既盡勘水冰請公平言之重夏曰公平言之即紅土水也瑛曰此果公言乎重夏曰要
定於我國幾百年遠限瑛曰然則此事無復更議我當以紅丹水重夏曰此朝鮮內地貴雖自
定我不可定瑛曰是吉林地豈朝鮮地重夏曰

皇朝一統典圖自有大區備之限請與公證可乎瑛曰地圖是

皇帝所賜耶總署所送耶地圖不足為證重夏曰總署所奏每以典圖為據證是不可據更有何據

瑛曰總署公文欲見之耶重夏曰紅土山水費局處上年勘界稟報初一字舉論故總署初未知有此水而然也瑛曰紅土水貴政府屢請於北洋總署而不欲許之故以紅丹河為定重夏曰總署奏議水源地形言之甚詳紅土水之為大圖們亦明矣瑛曰總署亦未詳知惟在我等之稟報如何府使之每證總署奏議實無益重夏曰今番須詳繪以呈必有裁奪我輩何必如是爭論此事即申明舊界而大小國三百年以來自有舊界何可今日新訂他界瑛曰府使既見其不接流不接堆而一直以紅土水為主耶重夏曰此有國原舊誌國疆不可縮瑛曰紅土之外府使不訂存主云貴政府命意本如是耶重夏曰我政府送我之時知紅土水舊限定界而已至於紅丹西臣之說我政府意慮之所不到也瑛曰舊界有可據之蹟乎重夏曰我國朝野圖誌皆明白有載而我之圖誌實必不信故我證以

皇清地圖瑛曰然則以此互相照會可也重夏曰當如我十六日

吉林派員秦為照會事本局處於閏四月十三日會同貴府使由長坡北向之水自浮橋勘起過長山嶺至紅土水與石乙水匯流處計測水道八十八里半旋將匯流兩水分別細勘查紅土水上有兩源其一發源於圓池此水由匯流處曲折向西北至圓池計二十七里二百三十步其一由紅土水上游匯流處向西南至平崗水盡處計十一里三百四十步均與重棚之水

不接且紅土水之兩源均與碑堆相距尚遠而不相貫又查得石乙之水朝鮮呼為島浪水此水發源於白山本局處與府使督同測量委員等溯流而上查去除石乙水上溝口距三級第一泡十八里以及兩邊匯入石乙水之小溝短流不計外查由紅土石乙兩水匯流處向西而行復向西至石乙水水流湍處計四十一里二百十五步又由水流湍處接連一溝向西南行計長十二里溝寬二三丈深五六尺不等此溝又接黃花松甸此甸向西計長五里其甸復接一溝向西計長二十二里至小白山西面第一峯之東麓下計溝寬四五丈至二三丈不等深一二丈不等溝之兩岸均係沙石崖相間從此長坡溯流向上所查石乙水之源流如此並由小白山順流復查石乙水情形亦如此再小白山以西有水流入鴨綠江合行一併備文照會須至照會者

五月初一日

朝鮮勘界使李為熙轉事准貴照會內開云云等因准此查石乙水上流水湍處黃花松甸故邦本無此等地名未知是聞是水敵隨員池閣於貴測量委員劉劉財答稱聞之總名云未知是否須至照會者

同日

吉林派員秦為照會事頃接貴照復詢及黃花松甸命義蓋黃花松甸並非聞之總名因其處

盡產黃花松樹非岡非嶺巖若平坡若有水若無水泥土常濕足跡所經不時淤陷此等地方
通稱黃花松甸據查石乙水上流水涸處湖溝而上視之若似漫岡及由小白山順溝而下察
看地勢又似平坡該處情形實是甸子又有黃松故謂黃花松甸取其通稱如此須至照復者

同日

朝鮮勸界使李為熙復事即接貴照復內開云云等因准此長白山情形蓋多如此若取其

通稱之義則不必深辯須至照復者 同日

秦瑛以山水遠近里數為照會李重慶乃具水陸程里實數以答辨其說紅丹河自危山府百

里至紅丹台流處從陸路長程至柳洞六十里自柳洞至姜刀水從陸路四十五里自姜刀水至

源盡處從陸路十里自危山府計陸路二百十五里紅丹河水源有上下二處其參差不滿百步

許今分之以南北二源南源加長為十里半者不合本形以此例記之則紅土山水之源為三

四處加鴨綠水之源為十處紅土山水水盡處劉委員所記時共目見之地即清道也非平岡

也今云平岡水盡處不合本形以查朔下流論之閏月十八日貴總理方與敝員池往勘而歸

以水盡處中有岡屬有貴照會而其後二十三日敝使同貴承辦處再勘此水則因雨漲以十

八日所勘之流不過數里而水盡四面平衍並無岡屬蓋此地之無岡問於貴承辦處及貴通

詞亦應有目擊者石乙水水盡處劉池兩員同勘時以平岡橫插對小白山東南麓輪筆同記
其後黃照會忽稱曰黃花松此四字地名故邦之所昧故使池黃間之劉書示岡之總名四字
故以此照復今日黃照復直云接連滿甸轉轉黃寶石乙水單數劉池兩員同記自所勘處至
水盡處五十五里半十五步自長白山頂至十三里自石碑過前峯至胭脂峯並單自臙脂峯
至小白山二十里鴨綠江源之距土門各派單數若記載則各路水源宜用一例而獨於紅土
山水關而不論紅土山水即會典輿圖所載明明是大圖們江也反不如紅丹石乙之小水乎
十一日

瑛參來單閱悉查總著前後奏議並未指明紅土山水即大圖們江會典輿圖亦未載明紅土
山水為大圖們江今府使不知何所見而云然末云紅丹石乙為小水意在以紅土山為大水
獨不思此水與紅丹石乙兩水究孰為寬闊乎此事看來府使既不以照會為憑徒然強辨勢
必至聽候

欽差查辦所以測量里數此時且不必計較議論 十三日

重慶因答紅土山水訪邦之人本以豆滿江呼之自往年勘界時普局處始名之以紅土山水
遂登諸公牘因以為名者圖輿中豈有紅土水之名乎請將輿圖逐派計之則大圖們江自有

的確無疑處而今以圖與之未有載明駁之未知其可也至以水之大小論之至小紅丹瀝流
處左右者二水則不得不謂之紅丹於每也又至石乙水瀝流處觀之大源小派自有眾人公
駁何必重辯總之青甸處之意堅不許固們舊界前端懇商終無以少回敵職惟以此歸駁朝
廷而已同日

回至會再府臆談

重夏曰長白山水今已濶勘而回界限商論亦三朔之久矣實意則大圖們江定指何水瑛曰
大圖們江無以詳知俟繪本具成更當商定重夏曰以

皇朝與圖致之大圖們江不難指證而實意終不以瑛圖為據耶瑛曰

皇朝與圖未可憑信重夏曰年前土門辯論時貴局處前後照會筆談中必以

皇朝與圖為第一確據至今敝使欲指證與圖則貴局處每曰與圖不足據此何故也瑛曰前貴國

與海蘭河戎以與圖指證而今則事異於前不可以不證重夏曰如是說夫無須再辯我則曰
問回程瑛曰俟繪成後再商重夏曰主意不合繪本亦必不合何必俟繪成瑛曰繪本若不相

合則彼此照會而回程為可重夏曰然則當少留十五日

商定界限後照會

朝鮮勘界使李為照會事此次獲勘圖們江界邊管水源閱月細商自茂山府以西沿流至長
白山中長山嶺西邊紅土水石乙水合流處之段致議管勘定而斷斷所未定者惟合流處以
上河源故職在長白山至紅土水立界貴局處擬在小白山至石乙水立界屢次商議未協總
之界限既盡勘定僅此兩源小流之分別雖不過深山中幾里相關然竊惟大小國疆土事務
俱係慎重仰請公同照測量里數繪圖呈總署恭奏請

旨酌奪以定立界之處事理公允相應備文照會須至照會者

十八日

吉林派員奉為照覆事准貴照會內開云云等因准此紅土山水本局處疊經會同府使逐細
查勘水流盡處與重棚前面向東北之水不接又與碑堆兩不相貫嗣尋得小白山泉麓石乙一
水其源流各節尚與舊界相符原擬遵是總署奏議逐細會勘酌定界址今府使既欲照測量
里數繪圖呈總署恭奏請

旨酌奪以定立界之處本局處當照所測里數詳細繪圖公同會印據實稟報相應備文照覆須至

照覆者 十九日

延吉邊務報告(丁)

第六章 日韓謬說之糾正

第一節 圖們土門豆滿確為一江證

證之歷史

證之論旨

證之碑文

證之女真語及 國語

證之音學

證之華韓人民之慣稱

證之朝鮮議政府照會

證之日人所制地圖

第二節 圖們江確為中韓國界廣證

證以中國之記載

證以朝鮮之記載

證以日本之記載

證以俄國之記載

第三節 圖們江北無間島證

間島位置之無定

間島名稱之不符

日人繪圖之武斷

日人攷史之謬誤

附錄 日本阿部代使致外務部照會

第六章 日韓謬說之糾正

第一節 圖們土們豆滿確為一江證

圖們江為吉韓界水

國朝康熙年間

諭旨及穆克登所立白山碑文稱為土門而

皇朝通典通考及一統輿圖亦稱圖們光緒紀元以來文移奏牘始有圖們之專稱而韓人亦呼土

門為豆滿譯音雖有參差而國界最巨之江流固不可妄易移易也今日人致外部照會三十八號

乃謂韓國主張清韓國境之土門江其發源於白頭分水嶺上定界碑之東方流於北靛山

之西方並非豆滿江之支流中國政府以土門江與豆滿江即為一水以此為重要之論據然

定界碑之所謂土門決不能解作豆滿云光緒十二年韓國勘界委員李重夏復命書內有云

定界碑之西邊數步有清壑為鴨綠之源東邊數步有清壑為土門之源連設石堆土堆而至

大甸峯尾中間清形忽作土岸對立如門者指此也豆滿江上流衆水發源中最近封堆者為

紅土山水而橫隔懷坡相距之四五千里之遠是定界碑所謂土門決非指距離遠隔且從別

處發源之豆滿江云云按日人定照會謂土門江發源於長白山之東方流於北靛山之西方

並非豆滿江之支流是殆仍祖韓人光緒十一年爭界之謬論以松花江支流之黃花松溝子
 有土岸如門為土門江按紅土石之二水皆經甄山之北日人謂流於甄而不知此說之妄誕
 不經在界務爭論時韓人已知其非是而自加辨駁矣金允植等述土門江事直云自前土門
 若以碑為界限則吉林地皆入其中必無是理且自光緒十三年勘界以後比等洋言已掃除淨盡兩國界務專重確
 界圖們江源而土岸如門之說已置之不論不議之列至石堆土堆之說為國初封禁地方
 今日人乃拾其唾棄之餘說以為界務之論據豈不謬乎蓋日人韓人爭界之故皆務欲岐土
 門豆滿為二始可派其混淆國界之計故有以海蘭河為土門江者如光緒九年鎮城府使照
 會及十一年韓人所繪界務地圖是也有以佈爾哈通河之側地名土門子而韓人所繪地圖
 遂妄指為分界江日人所制地圖遂妄改佈爾哈通河為土門河者且如日人守田利遠所著
 滿洲地誌謂白山之碑單稱土門遂妄指佈爾哈通河之土門子為土門者是也至日人此次
 照會又妄以松花江源之黃花松溝子為土門江稱謂以附會而愈多地望以牽引而愈遠故
 如日人韓人之說則土門之名且不知其誰屬矣夫土門豆滿圖們確為一江不能以譯音之
 變遷而易其位置請徵諸數籍以破其支離附會之說焉

證之歷史

圖門江一水見於中國歷史者自遠代始然遼史作駝門互莫從於圖們江遼天祚五年命駝門軍七十萬代之師金黃作統門金史世紀景祖兵勢稍振淑統門水溢特赫部來附又天會至駝門敗績見遼史又將克傳塔克統門釋春水合流之地為庫里部人所居

國初作土門康熙年間多稱土門

聖武記作圖們卷一云經芬河在舊古塔朔方備乘作徒門故以圖們一水而有駝門統門諸稱

要之駝統皆圖之變聲而土徒又同音之輕重讀也若以土門非圖們則駝門統門徒門亦皆各為一水矣史籍所載之名雖殊而其形勢與中國今日所稱之圖們韓人所稱之豆滿並不吻合此證之歷史而決圖們土門豆滿之確為一江者一也

證之諭旨

康熙五十年五月初五日

欽奉上諭云鴨綠江之西北係中國地方江之東南係朝鮮地方以江為界土門江自長白山東邊流出向東南流入於海土門江西南係朝鮮地方江之東北係中國地方亦以江為界今若以海蘭佈爾哈通二河為土門江則

諭旨當謂發源長白東幹支脈之南南流入土門江矣若以松花江源之黃花松溝子為土門江

則

諭旨當謂發源白山之北黃花松嶺子流於白山之北北流而入黑龍江矣豈不與土門之

諭旨背馳判若霄壤乎蓋謂自長白東邊流出者舉其發源處言之也向東南流入於海者舉其下

流入海處言之也若以土門非圖們則此外更有何水發源長白山東而向東南流入於海乎

且云江之西南係朝鮮地方江之東北係中國地方康熙四十五年上諭云朝鮮北道與瓦爾

流域而此論則舉其兩塔土門江接界則已費指土門經流之則非即我國今日所稱之圖們江而朝鮮所稱之豆滿乎此證之康熙

年間

諭旨而決圖們豆滿之確為一江者二也

證之碑文

穆克登所立白山碑文曰審視西為鴨綠東為土門故於分水嶺上勒石為記夫謂西為鴨綠

東為土門云者蓋明乎鴨綠土門皆為發源白山之巨浸江流幅員之長可相匹敵故於康熙

年間以鴨綠土門兩兩相對舉之

論道相符合其決不至以相距數百餘里圖們支流之海蘭佈爾哈道二河而與鴨綠大江並稱明

矣且決不至以日韓人捏造土岸如門之地名而與鴨綠大江並稱也更明矣且黃花松嶺子

松花江若以此為二門審視云者蓋極目瞭望之義乃遠觀非近矚也夫長白山脈綿亘千里則碑文當謂北為土門

西麓之水皆西流而入鴨綠江勇麗之水皆東流而入圖們江分水嶺上勒石為記云者蓋小

白山頂其西為建川溝釋人呼良英千里名確為鴨綠江正源東為三汲泡確係圖們正源舍此則碑文所

云分水嶺者與地形不合矣光緒十一年中國勘界委員稟稿謂除西江水之外與鴨綠江對

當年交界立碑應在三汲泡一段之分水嶺上方與碑文所載而白山東南發源三汲泡之紅丹水

西為鴨綠東為土門八字相合界址亦東西距直斬然齊整

為紅丹水係

國朝吉驛舊界紅丹水合西豆水以後韓人名豆滿以中國則名為圖們江矣此證之穆克登碑

之文義而決圖們土門豆滿之確為一江者三也

證之女真語及國語

女真語及國語圖們者源人聚匯之義也又包藏萬有之義也古人守田利通所著滿洲地誌

韓人所稱之豆滿此三稱亦云中國所稱之土門圖們與

皆發音相似全異音譯夫圖們江為白山東麓入海之巨流南受朝鮮之西豆朴河等水北

受中國之海蘭河佈爾哈通河噶呀河琿春河等水計受有名之水百四十有三據吉林其餘

涓流細水不能指數源遠流長為天然之巨浸故眾水聚匯包藏萬有之義惟圖們江流始足

當之至海蘭河僅受水十一道滿河二道滿河頭道滿河四道滿河五道滿河六道滿河

溝河七道溝河小七道溝河大稻子山河教台溝河八道河佈爾

五

哈通河僅多水十四曰北頭道滿河頭道滿河北二道滿河二道滿河賊廠清河糧米皆為圖

們江北之支流何足以當眾水聚滙包藏萬有之善乎且滿查各水並無日韓人附會土門之

名至土岸如門之說為地名而非河名更與圖們之義相去絕遠蓋女真崛起圖們江流域此

時朝鮮尚未略有圖們南岸之地見歷代通鑑輯覽圖們之名當為女真語所創造國語與女真語同出一源此後韓人

遂襲其音而名為豆滿耳總考十一年奉錄辨圖們豆滿之為一江有云白山頭山乃長白之異名豆滿為圖們之譯音方言音系實為一水此證

之女真語國語而決圖們土門豆滿之確為一江者四也

證之音學

圖們江名有同音而無異字在中國固有土門圖們之稱乃日韓人或故以頭滿豆滿亂之謂

土門非即豆滿而不知聲音之學通於萬國名詞雖異音聲固可相通也頭圖為雙聲字若以

古音讀之唐韻正韻古音從漢樂府讀與珠數劫韻王延壽魯靈元方言證之中山人謂

仍圖子也豆之本音近杜欽豈以豆聲而討又從豈得聲今之樹字後從樹聲見苗氏說

變音仍可尋偏旁而得其本音之母推之豈古又讀作渡詩備爾豆豈與飲復一類後漢郡

如渡讀豆是豈與土門即為疊韻字而滿門們之雙聲更可知矣集韻滿莫困因音門與過同政

段借同音字又音門詩豈衣如滿滿與鳴奔韻滿皆以音得聲也此證之音譯愛運而決圖們土門豆滿之確為一江者五也

證之華韓人民之慣稱

圖們江流計長一千六百餘里其發源於朝鮮境內者為西豆水發源於吉韓交界者為紅丹水發源於中國境內者為紅土石乙二水然圖們上源雖有西豆紅丹紅土石乙等名與鴨綠上源不名鴨綠而名遼川事同一律今適攷圖們源流之名稱則紅土石水名華韓俱同石乙水韓人亦呼為島浪水紅土石乙二水合流以後華人仍呼為石乙水韓人呼為小紅丹水又東流合紅丹水後華人即呼為圖們江韓人仍呼為紅丹水又東南流合西豆水後西豆水亦韓名魚澗江韓人即呼為豆滿江與韓人昔時所繪地圖自茂山以下統名為豆滿江者適合今日人以不欲認土門為圖們之故乃謂自德城以下之水始名豆滿江見日人守田利達所著滿洲地誌夫即謂豆滿為德城以下之江名語得謂豆滿上流非發源白山之東麓乎况乎據實地之調查詢江流之稱謂別自西豆以下不惟華人稱為圖們韓人亦即稱為豆滿豈尚能歧土門豆滿為二乎此證之華韓人民圖們源流之名稱而決圖們土門豆滿之確為二江者六也

證之朝鮮議政府照會

光緒十一年十二月間朝鮮議政府沈輝澤照會駐京朝鮮道員詢多狡辯然照內有豆滿江即上國所稱之圖們江一語夫既謂豆滿為中國所稱之圖們而圖們固又為中國所稱之士

門矣此證之朝鮮議政府之照會而決圖們土門豆滿之確為江者七也

證三 日人所製地圖

日人所製地圖當日俄戰役以前吉韓界水皆稱圖們毫無異說如明治十五年日人宇田川

以下者統稱圖們江此類甚多不勝枚舉明治三十七年龜井忠二所製最新滿韓地圖於茂山以上之支流注曰

小圖們江自茂山以下統稱為圖們江於圖們入海之處又注圖們為豆滿明治三十八年阪

本嘉治馬所製紀念大地圖亦注圖們江為豆滿江是則圖們之為豆滿固為日人所素認即

日俄戰役之時河合利喜太郎所著地圖稱圖們江為圖滿江與日人松邑孫吉所著之地圖

稱圖們江為豆們江譯音雖互有參差而曰圖滿曰豆們又足見圖們豆滿之確為一江而圖

們之為土門更無論矣如可將一江歧而為二即可將二江歧而為四又不待辯而自顯者也

此證之日人所製各種地圖而決圖們土門豆滿之確為一江者八也本文以茲引證重複之

為一江可與下圖們為吉韓國界為參看

綜觀以上各種證據則日人韓人所稱之豆滿即中國今日所稱之圖們又即康熙

諭旨與白山碑文所稱之土門其決不能以海蘭佈爾哈通三河為土門且決不能以黃花松溝子

之有土岸如門為土門者彰彰明甚然則日人謂土門非豆滿支流謂定界碑所謂土門決不

能解作豆滿者吾不知其何所據也

第二節 圖們江確為中韓國界廣證

我朝未入關以前征服朝鮮用彰

神武然以其懷德畏威不勞而定政列為藩屬疆域一仍前代之舊西以鴨綠東以圖們為中韓國界

者二百餘年今日人致外部照會^{三八}三^九乃謂中國政府獨默定以豆滿江為兩國天然境界又

又謂我國政府如以豆滿江為清韓國境視為確定之事據其源流以為勘界之基礎日本政

府所見終難同意等語抗言強辯不求實據則請廣證諸中國朝鮮日本及局外國之記載圖

誌以明我國國境之所在非可妄思侵佔者焉

證以中國之記載

康熙四十五年

上諭大學士等朝鮮國有八道西道接我鳳凰城北道與瓦爾喀地方土門江接界^{節錄見東華錄}

按瓦爾喀居琿春之東與朝鮮慶源相對^{源滿洲}

諭旨既謂朝鮮北道與瓦爾喀土門江接界^{日人謂自穩城以下皆稱豆滿江比}前所謂土門至

^{土岸如門}為土門乎則已明言朝鮮北境止於土門江而江北為我國之疆土矣^{證一}

康熙五十年五月初五日

上諭土門江自長白山東邊流出向東南流入於海土門江西南係朝鮮地方江之東北係中國地

方以江為界詳錄夫曰土門江西南係朝鮮地方東北係中國地方土門即圖又曰以江為界

則雖穆克登未奉

旨查邊以前而圖們江為吉韓界水已不啻三令五申以

認國入而

示後世矣證二

道光二十八年奉清查吉林邊界土門二江

上諭吉林地方或與威京山界毗連或與朝鮮隔江為界均宜一體清查勿任奸民竄入庶奸謀永

杜而邊界肅清矣節錄是十一聖訓夫曰隔江為界則圖們江為吉韓之國境可知曰勿任奸民竄

入庶幾邊界肅清則圖們江界累之虞可知證三

欽定會典圖說載明大圖們江出白山東麓二水合流小圖們江出其北二小水合東南流來會又

東經管古塔城南境合噶哈哩河折東南流北合二小水經理春城西南 所謂大圖們江出

白山東麓二水合流為源三股泡之紅丹水有南北二源者是也其北二小水合東南流

來會者即紅丹之北有紅土石之二水來會者是也據此則光緒十三年中國勘界委員之以

石之水為圖們江源者雖體國錄字小之仁已難免遺讓失地之罪矣按十三年勘界委員稟稿謂紅丹水在荒山之

南既與總署奏議相合而長城一帶朝鮮居民計有百餘戶田廬墳墓均屬舊制若以紅丹水

為大圖們江源則長城內如小紅丹廟一帶地方應在中國界內於理似有未洽故論其水形

可以擬定而論其情理又非可以指定等語據此則伊等并不知紅丹水為大圖們江源但以

有朝鮮居民百戶遂甘於退讓今據此次實地調查謂諸土人皆云咸豐年間長城韓民尚

不過十餘戶以供漸次增加蓋韓民私墾始於荒山對岸而此處地方更形偏僻必為韓民首

先趨徑之區毫無疑義伊等不能據據圖籍力爭紅丹水為大圖們江源致使韓人得藉口校

展營為此次界案錯東流經備古城城南境合噶哈哩河者即經今之延吉廳南野爾古塔屬而

合噶呀河者是也又東南流北合二小水經瑯春城西南者即北受凉水河發占河經瑯春西

南以入於海者是觀此書所叙圖們經流中國境域雖二百年前已無不瞭如指掌蓋國境所

闕其形勢不能不為之詳述也證四

欽定皇朝通典邊防門及

欽定皇朝通攷四裔門均載明吉林朝鮮以圖們江為界二書所載國界若合符節證五

齊召南水道提綱此書出版於乾隆年間所叙水道為中國最精最詳之本云土門江出長白山東麓曰土門色倉東南流

三數百餘里北岸受阿几个土門按即今之紅旗河南岸受朝鮮水二一曰魚順河按即韓人所稱之

川又名一曰坡下川按即韓人所至大川高麗嶺東麓折北流受東來二水其東岸朝鮮茂

山城也折而西北其東岸朝鮮良雅城也又折東北流平地中數百十里受南來水三其東岸

即朝鮮方山堡及會魯高岭王坦鍾城潼關雍大七城皆漢江有小水西北流入焉其北岸至

大山按即今之南麓嚙哈哩河即漢來會其南對岸即朝鮮穩城也又折東流百餘里合北來

小水三其南岸即朝鮮美談鎮城也折東南流數十里又有東英額河來注之其西岸即朝鮮

循鎮城南為慶源府城也又東南經檀香河即今之有種着河合十數水西南流來會又東

南流百餘里其南岸當水曲即朝鮮慶興城又東南流入於海以上皆擇要詳錄按此書所叙土門源

流長千有餘里雖江源不及會典圖說之明晰而下流之詳細過之且會典圖說專詳中國國

境而此書於朝鮮六鎮有名城市以及中國朝鮮諸水之滙入土門者纖悉畢具並足為白山

碑文土門二字之鐵板注脚總署十三年奏議有云圖們之為土門原照且叙東北海諸水論旨已然他處地誌亦屢屢見者即指此

篇為特書其西水最大為朝鮮東北界者白土門江叙朝鮮國水篇首特書自土門江南岸為

朝鮮界北境其水會入土門江蓋不啻反覆申明而論們為古釋天然之界水矣證六

吉林外記云內有箇古塔紀略係清箇古塔之地與高麗會符相距七百里以江為界箇古

界雲樹參天高麗界白沙漫草相望望許禁無故往來夫云箇古塔與會符相距七百里以

江為界證之星刻其為今日之邊門二明甚又云相望望許禁無故往來則當日界禁極嚴兩

圖之民不得私起圖們江一步證七

光緒十三年總署穆勒圖們江源事宜奏議云自朝鮮茂山府以東會館鐘城穩城慶源慶興五府東至鹿島海口自有圖們江天然界限彼此所斷斷不定者茂山以西上距分水嶺穆克登勒石之地惟此二百八十餘里間據此則彼此所斷斷未定者特茂山以西上距穆克登勒石之地耳而茂山以東之地則有圖們江天然界限自十一年勘界後韓人已緘口結舌不敢復倡土門巨滿之謬說矣證八

光緒十六年總署請將韓民清文升科領照納租奏議云古朝界移前經兩次會勘所未能即定者特茂山以上直接三汲泡二百餘里之圖們江源處耳至茂山以下有圖們江巨流乃兩國天然界限江南岸為朝鮮咸鏡道屬之茂山會館鐘城慶源慶興六府江北岸為吉林之琿春敦化地方該國勘界使亦無異說 此奏與十六年奏議大致相同然其謂茂山以下圖們巨流為兩國天然界限該國勘界使亦無異說則圖們江為兩國國界不特為中國所自認即韓人亦公認矣證九

光緒二十九年陳丞作彥等與韓員會命煥等所訂善後章程第一條云兩國界址循舊以圖們江一帶水名守汎地不得縱兵持械潛越滋衅 夫曰各守汎地謂各守圖們界水也曰不

得潛越滋鮮請不得潛越圖們犯我國境也則圖們為吉韓國界不為兩國官吏所共認矣證十

內府

皇朝一統輿圖此圖係聖祖仁皇帝聘請西儒所記圖們江源之有大小圖們與

欽定通典圖說之著圖們為國界適相符合按此圖畫成於康熙年間以地名音譯之故已蓋通典圖

說實本一統輿圖以立說也證十一

李申著所繪

皇朝輿圖於長白山東所列之池三汲泡與建川溝宛然相對是仍以建川溝為鴨綠之正源以發

源三汲泡之紅丹水為大圖們江源而是為吉韓之國界也證十二此外若胡文忠公所刻

國咸京通誌地圖吉林新舊地圖索三省圖說大致相同不勝枚舉

證以朝鮮之記載

朝鮮國人自著地理小識云白頭山在中國朝鮮之界有大澤周迴十里西流為鴨綠北流為

松花東流為豆滿豆滿與鴨綠之南則朝鮮也又云咸鏡道以鐵嶺之東北豆滿以為界設茂

山倉島鍾城慶源慶興六鎮營於江邊夫謂長白山為鴨綠東為豆滿則與康熙年間鴨

綠上門內兩對舉指為國界之

諭及穆克登所立白山碑文合謂威鏡道之東北以豆滿江為界設茂山會館等六鎮則又與水道

提綱及總署十三年十六年奏議之文合矣觀此則韓人明明以土門為豆滿證十三

然此猶曰韓人私錄之著述而非國際交涉之文字也朝鮮承文院所藏穆克登密接伴使移

文有云原定江北為大國之境江南為朝鮮之境歷年已久不議按此文為朝鮮承文院所載以為界務憑據政屬之朝鮮

夫曰歷年已久不議可見自我

朝開國以來即以圖們江為兩國國界非自康熙年間始行勘定也證十四

光緒九年鍾城府使照會有云吉林朝鮮本以圖們一水為限自庚午辛未北道大款以後朝

鮮貧民越壘於北岸者沿江甚多據此則知朝鮮貧民越壘江北之地為因兇荒所迫而至而

北道未大款以前有圖們一水為限國禁素嚴固絕無韓民之越壘也證十五

又是年鍾城府使照會有云我國不務拓地不以土門為界按是年為韓人爭界之始且而退

守豆滿土門豆滿兩江之間作為荒地禁民入居夫謂不務拓地退守豆滿足見朝鮮國境止

於圖們南岸又謂兩江之間作為荒地禁民入居尤足見圖們北岸為我

朝封禁重地而勿任朝鮮封民之竄入矣證十六

光緒十一年奎允植軍述土門江事宜云土門圖們不須論當以豆滿一帶限南北豆滿江源

紅土山水距碑下土堆盡處約四十里白山水伏流至此出現流入豆滿江此水即茂山以北屬之中國兩無相失度各公平夫曰土門豆滿不須論則已認土門豆滿確為一江矣其所誤者則欲以紅土山水為圖們江源定為國界耳至謂茂山以北屬之中國兩無相失度各公平可見紅丹以下為兩國舊界確無疑義也證十七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韓外部協辦大臣權榮夏照復徐公使有云中韓兩國和好已經二百餘年向以圖們江為界凡遇兵民違禁越界兩國大臣無不切實查辦勿令過江生事以期商民安業 據此則圖們界禁之嚴為兩國所共守固屬

國初舊制且云二百餘年向以圖們為界則國境所在韓人且自認之矣證十八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二十日韓外部致許欽使照會云圖們江兩國交界向設橋船使民任便往來均有年所是年因韓民於圖們江私造橋樑並毀傷中國船夫中國行文詰問改韓外部有此照會所謂圖們江兩國交界向設橋船者自光緒十一年設立通商局以後朝鮮之會寓與稽查處鐘城與光霽峪穩城與西步江皆由中國於圖們江中設立橋船是更設篇以圖兩國交通之便利而即以嚴兩國國境之禁防是也證十九

然此猶曰朝鮮臣工交涉之文牘而非朝鮮國王之奏請也光緒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朝鮮國

壬寅吉林將軍奏請將越疆流民歸我管轄遣金在信費撥禮部咨文曰大小兩國原有天限土門以分隸吉林與咸鏡平安地三百年來講字管疆敵邦愚氓冒禁踰犯私自鑿種等語見越疆篇原咨所稱土門江地勢遼濶與康熙

上諭所稱之土門江源流正同其即指今之圖們江明甚蓋圖們江北為

國初封禁之地韓民越疆鑿王自知冒犯國禁懇請剷還若謂圖們江北非我領地該國王何得有吉林與咸鏡平安兩道原有天限土門之語又何得有故邦愚氓冒禁踰犯私自鑿種懇請剷還之語乎證二十

十三年八月三十日北洋大臣准朝鮮國王咨稱圖們界址按自光緒十二年以後凡朝鮮至中國之文咨奏牘已統稱為圖們與中國之稱一例已經前勘而所未晰者眩於水源相背惟有考究水源申明舊符而已今紅土水石乙水合流以下幸已勘楚其合流以上兩源仍未協議謹按

皇朝通典曰吉林朝鮮以圖們為界一統輿地全圖長白山前兩間無水處有點畫標識界限紅土水出於長白山東麓與圖典所載大圖們江相符石乙水為第二派與長白甚遠乞貴大臣轉奏

天際按通典及一統輿圖皆以大圖們江為中韓國界一統輿圖及以鴨綠土門兩兩對舉與康

上諭相符該國王來咨均已一一承認而不知一統輿圖各會典圖說皆以紅丹水為大圖們江源中國勘界委員以體恤屬邦之故退主石乙水為圖們江源已覺失地甚遠該國王乃欲以紅土水為大圖們江源豈非無稽之奢望乎然其云紅土石乙二水以土雖未協議而紅土石乙二水以下幸已勘定則不惟茂山以下之圖們國界為韓王所確認即由茂山以上至紅土石乙二水間之國界亦為韓王所確認矣證二十一

光緒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朝鮮國王因中國擬於圖們江源設立界碑奏呈總理衙門有云查前次會勘吉林派員與李重夏將圖們江一帶沿湖百餘里入長白山均經勘定至紅土與石乙水合流處各執一詞未能了結查

欽定皇朝通典文獻通考均載明吉林朝鮮以圖們江為界又

欽定會典圖說載明大圖們江出於長白山東麓今欲究尋水源申明舊界宜由長白山東麓酌定界段而吉林奏摺有由小白山酌定界段順石乙水立碑似尚持得其平等語摺內亦引

皇朝通典文獻通考會典圖說為證而乃捨長白山以小白山為界今若復行核察恰遵圖典必以出自長白山之圖們頭源定界則界牌之設當於紅土山水而不當於石乙水 按此次韓王

所奏大旨以界碑之設置在紅土山水其立論之點則藉口於會典圖說大圖們江出於長白
東麓之語遂歧長白與小白為二謂石乙水發源小白不足以為兩國之國界石乙水發源非
長白山而乃小白也非
頭源而乃第二源也 而不知長白為白山之統稱

國初輿籍圖誌國未分長白為大白小白也且長白山脈綿亘千里長白東麓即為小白東麓詎
得謂石乙水非發源長白以破會典圖說及一統輿圖之成說乎十三年勘界委員稟稿亦謂
長白山東南一幹胭脂小白
等山同在一幹不過突起巒頭此幹之西麓為鴨綠江流如西豆紅丹石乙諸水均出其東麓
實係一大分水嶺長白與小白相距不遠以綿亘千里觀之小白東麓即為長白東麓何必另
易其名其所以稱為小白者以朝鮮人然吉韓界務屢年會勘未經決定者不過紅土石乙二
相稱已久遠更其名敘事恐難明瞭然吉韓界務屢年會勘未經決定者不過紅土石乙二
水相距數十里之地卒因韓王此奏遂爾因循中止而細考會典圖說及一統輿圖圖們江源
之所在則界務大局亦可謂不定而定矣證二十二

證以日本之記載

明治二十七年日本參謀本部所著滿洲地誌其位置及分界篇云滿洲南以鴨綠圖們二江
界於朝鮮是則日人所著滿洲地誌固本諸中國之會典圖說及水道提綱等書以及韓人所
著之地誌等類而以鴨綠圖們二江為主韓之國界也證二十三

光緒三十年日本駐京公使內田康哉與外部遊留節略云圖們江間島介在清韓交界又與外

部晤談筆述云接政府訓條以中韓交界圖們江有一間島地方

二。

按光緒二十五年李範允行文和龍哈撫軍局指元寶嶺前圖們江中之假江為間島至三十年中韓兩國又有派員勘界之議日使行文外部止之故有此次交涉文字其云圖們江間島介在清韓交界是謂間島在清韓交界之圖們江也又云清韓交界圖們江有一間島地方是謂清韓交界之圖們江內有一間島也則圖們江之為吉韓國界日使已一再申明確無疑義矣

證二十四

明治三十九年日人守田利遂所著滿洲地誌之疆域篇此書所倡間島謬說極多而所叙滿洲疆域及水道尚無謬誤有云

其東以圖們江口與露領沿海州接壤更溯圖們江發源處越長白山系之主脈至鴨綠江發源處更至鴨綠江口以此線與韓國接壤按此書所叙滿洲東南疆域頗為明晰蓋謂長白山系以西自鴨綠江發源處至鴨江口東自圖們江發源處至圖們江口為我國之疆土而其南則朝鮮之國境也則其以鴨綠圖們為兩韓之國界者且足為我國各種地誌之證明書矣

證二十五

又所叙圖們江水道有云亦見守田利遂所著滿洲地誌圖們江俗稱高麗江為滿洲與朝鮮之東北境及露領沿海州分界之江流其源發於長白山之南麓分水嶺之東麓云圖們色禽凡有二源北

曰下乙水南曰石乙水東流經朝鮮靛山之北而受紅旗河東北流接朝鮮茂山府前外四道
清河自北入之又東北經高麗歲子折東南流經會甯府又東北經鍾城府至長白山支峯之
南麓北受嘎呀河又東經高麗嶺至南東南經避峯山之南北受凉水泉子河又東經密上密古
河自東南入之又東至小灣子南折受老身河陰陽河之小流又南經西步江彈春河東來入
之由穩城至此江流殆成半圓形由此東經朝鮮慶興府之東北經圖們江口入於海按此
則曰人圖明言石乙水為圖們江之南源且明言圖們江自發源長白南麓經茂山會甯鍾城
等府以至入海處之圖們江口為滿洲與朝鮮東北境分界之江流也證二十六

日人自日俄戰役以後所製各種地圖如明治三十七年龜井忠一所製最新滿韓地圖明治三十八年阪本嘉治馬所製紀念大地圖統監府所出
雖離於白山以東茂山以北之地多不以圖們為界而將朝鮮國境拓入華界之內忽生侵佔
然日俄戰役以前凡明治紀元以來所繪滿韓地圖於圖們江發源白山東麓之處起至鹿島
入海之處止皆確依圖們源流而定為吉韓之國界毫無錯誤此類不證二十七

證以俄國之記載

咸豐十一年中俄二國訂定條約有云自烏蘇里江以南至圖們江口東為俄屬西為中國屬
地夫謂自圖們江口以西為中國屬地則圖們江北沿江千有餘里之地皆為我國領土固

又俄人所公認者也證二十八

二二

明治三十九年東亞同文會經譯俄國大藏省編輯之滿洲地誌所叙滿洲境界有云滿洲朝鮮以圖們鴨綠二江為分界該兩江上流之中間有橫於長白山系主脈之白頭山頂其湖水與二江發源處隱相連結是則圖們鴨綠二江為中韓之界水而二江又皆發源長白山已俄人所深悉也證二十九

又所述圖們江水道有云圖們江沿岸左方屬支那領地荒寥如入無人之境右方屬朝鮮領沿江狹岸之地方險阻之山麓到處皆有農耕是則俄人所著地誌固又明明以圖們北岸為我國領土圖們南岸為朝鮮領土也證三十

又所叙滿洲之住民有云朝鮮人之移住中國者以在滿洲與朝鮮交界之鴨綠圖們二江為多大半從事農業以免受己國政府之苛斂壓迫是則俄人亦知韓民越銀圖們北岸之地因為窮乏所迫而至固不得因此而起國界之交涉也證三十一

光緒二十九年駐俄公使胡惟德所譯俄國東三省鐵道地圖皆確依圖們鴨綠二江之源流為中韓之國界證三十二

右述圖們江為吉韓國界之證在中國者十有二證在朝鮮者十證在日本者五證在俄國者

五是圖們為言韓國界不惟中國認之韓人認之日人認之即俄國亦莫不認之也日人若獨自斷定不以圖們為國界則必抹殺中國二百年來之典籍圖誌必屏棄中韓兩國界務交涉之成案且必焚燬日人所著之地圖誌及世界各國之地圖地誌乃得倡其謬論而無所忌今既一無所據其致外部照會猶謂宜重行討議先協定境界基礎為詞吾誠不知其何說以處此也

第三節 圖們江北無間島證

異哉日人舉吾華舊有之地嫁以新名沒其歷史憑空幻一間島名目加諸久設官廳治理之延吉廳也今年七月十一日致我外部照會云間島究為清國領土抑為韓國領土此事懸案已久迄未解決九月二十七日致外部照會云間島古稱女真清韓歷史上俱有種種之關係惟不能明定果為何屬又云間島果屬於何國此事極形錯綜自日人倡此謬說無識者從而和之間島之名遂喧騰於各種著書各處報章而延吉廳之主名反掩沒而不彰夫延吉廳為我國確定之領土吾誠不知何處為間島之地何地有間島之名日人自欺欺人以起中韓界務之交涉 此誠鑿空之奇談拓地之妄想而為自古以來外交史上所絕無僅有者也今就日韓人所倡間島之謬說及妄行指引之地域考其原委加以辯駁使覽者瞭然於圖們

江北之無間島焉

二四

間島位置之無定

間島之名何自昉乎蓋圖們江自茂以下沿江多灘地而以光齊嶺前假江之地面為最大

華人實呼為斜末亦稱縱十里寬一里計有地二千餘畝圖們江正流向經鍾城南岸灘地連

結圖們北岸光緒七年韓人於圖們北岸私掘一溝使水歧出見越壘局總理稟吉林將軍稟稿此灘地遂介

在江中四圍帶水矣自放荒後韓民首先租種每歲納租銀八百餘兩於越壘局以為辦公經

貼歷有成案亦見越壘局總理稟稿現至光緒二十九年韓官李範允行文越壘局妄指假江

之地為間島謂有田五十餘結劃在兩江之間又曰此土介在一江分派之中始由韓民耕種

遂欲妄相牽混指為韓領此間島名稱所由來也越壘局覆以假江之地實屬中國領土間島

之爭遂作罷論然即就李範允之指假江為間島者言之曰有田五十餘結劃在兩江之間又

曰此土介在一江分派之中則必以假江之劃在兩江之間介在一江分派之中者始得妄稱

為間島矣然斯時之以假江為間島者尚不過李範允一人之私言而非兩國官吏所公認也

自光緒二十九年韓民滿畔亂平後由廷旨廳陳丞作彥等與韓定金命煥等訂立邊界善後

章程十二條當是時中國有將假江地改歸華民租種之議鍾城韓民全仰食於此韓臣難

之故其第八條有云古間島即光霽假江地向淮鍾城韓民租種今仍循舊辦理此次章程謂古間島即光霽峪假江地夫光霽峪前之灘地華人多為假江又名為江通並無間島之稱乃謂即古間島者韓人一面之詞也細譯其意不過華人所稱之假江即韓人所稱之間島耳即云古間島即光霽峪假江地則間島區域僅區區二千餘畝之灘地明矣且云向淮鍾城韓民租種今仍循舊辦理則假江之地確係中國領土非韓人所可妄思侵佔更明矣然斯時之以假江為間島者尚不過兩國邊界私定之章程而未見於中日兩國外交之文字也光緒三十年日使內田康哉致外部遞留節略有云圖們江間島介在清韓交界又與外部晤談問答有云中韓交界之圖們江有一間島地方夫謂圖們江間島介在清韓交界是謂間島介在圖們江也又謂中韓交界之圖們江有一間島地方是又謂圖們江中有一間島也則內田日使之所謂間島者亦仍指圖們江中之假江為間島也至日俄戰役以後日人守田利遠所著滿洲地誌首倡間島之謬說有云韓人所稱之豆滿江各地異名在鍾城會島及茂山附近者稱伊後江或魚瀾江左側支流向西達朔支那人謂之佈爾哈通河至磨姑子再進至局子街即此為其本流西南方位之分歧經夾信子溝達黑溝嶺之水源名駭浪河即海上流南分有一支流韓人稱曰土門江該土門江與伊後江同發源於長白山中至穩城而合流其間沿二江之流

域合成一大區域者即間島是也。是則妄以海蘭河以南圖們江以北寬約二三百里長約五六百里之地為間島矣。自守田利遂倡此謬說以夾皮溝一帶為化外區域且稱為亞東之獨立國世界之秘密藏。日本各報紙捕風捉影愈出愈奇遂將距延吉廳八百餘里之夾皮溝地方亦謬稱為間島區域。其說謂鴨綠松花圖們江發源於其地有儼然一小獨立國曰間島。幅員東西七百六十里南北三百五十里。驛帽兜山沿撻發河達松花南岸一帶地域悉入間島範圍。其廣袤與我日本九州相伯仲如此廣大之版圖屬中國乎。屬朝鮮乎。尚難斷定。又云間島之統領韓登舉構邸宅於松花江畔之木旗河樺樹林子壯麗如王宮云云。是則又妄以圖們江以北松花江以南夾皮溝一帶地方為間島矣。

夫間島位置據以上所列者觀之則自光緒二十九年以來韓人所稱之間島即為光霽峪前圖們江中之假江證之李範允照會證之中韓兩國邊吏所訂章程證之內田日使致外部之公文假江以外均別無所謂間島。已屬界務交涉上永不可移之鐵案。豈得置界務交涉之正式公文於不顧而以無憑之著書報紙為可據乎。夫海蘭河會佈爾哈通河以入噶呀河為圖們江北支流皆

國初封禁重地

見八旗
統志

則日人之以海蘭河以南圖們江以北之地為間島者其說已舛至夾皮

滿一帶雖稍有自治團體總韓登舉 同治年間韓幼忠為夾皮溝掘金礦夫曾結同其地數
其發登舉總之 每歲納租金數千於吉林府且屢受中國職官 中日之役 吉林曾調其團練五
為夾皮溝總團 守備廣子之役又以練勇五百與俄軍戰於馬棚 百赴海城與日軍戰奏保儘先
守備保升用都司現復特 旨賞加叅將銜 日以獨立國之名更屬造謠生事况其地歸
吉林府管轄距圖們北岸之老齊哈等處尚有延吉敦化二縣之隔相距八百餘里真所謂風

馬牛不相及則日人以圖們江以北松花江以南夾皮溝一帶之地為間島者又何據乎 日
滿間島即女 真詳後 嗟乎以圖們江中之洲而欲拓至圖們北岸之大陸以區區二千餘畝之灘地而

欲混有中國數千方里之版圖則間島位置真如太空遊星毫無定位大洋巨浸忽湧新洲者
矣

間島名稱之不符

考島學之義海中有山可依止曰島島者到也人所奔到也故地殼之一部墳起於大洋中者
其大者謂之大陸小者謂之島土股伸入海中其大半有水圍繞者謂之半島是島為海山之
定稱海地之統稱本無疑義乃韓人於光緒二十九年妄指假江之地為間島江中生島已屬
叛聞日人守田利遠竟妄以海蘭河以南圖們江以北之地為間島夫茂山以下之圖們北岸
確係中國疆土已為韓人所公認何得加以間島之稱况其地寬約二三百里長約五六百里

圖為白山支脈所拓之大陸半至夾皮溝一帶區域居長白山北麓位置在松花江流域東部
崇山峻嶺綿亘千里論其地形與島嶼之義判若霄壤總之圖們北岸之地國不在海島有島
稱地非斷脫何謂間島實之世界上之地理學恐無此特別新創之名詞也

日人繪畫之武斷

光緒二十九年李範允所爭者圖們江中之間島耳中韓兩國邊吏所公認者亦圖們江中之
間島耳則此間島為江中片土固未具有無量之膨脹力也乃自日俄戰役以後如阪本嘉治
馬所製紀念大地圖則將圖們江以北牛心山支脈以南之地頗曰間島龜井忠一所製朝鮮
最新地圖更將圖們江以北海蘭河以南之地拓入朝鮮國界之內欲以遂其積非成是弄假成
真之計而置兩國天然之國界於不顧夫圖們北岸為我國疆土繼以名從主人之例豈有間
島之名地主不知而煩日人之代為命名且日俄戰役以前日人所製地圖不下數百種絕無
間島之名日俄戰役以後遽爾鑿開潭突出一圖們北岸絕大之間島乎而吾國數年以來
不能責其私造地圖擅移國界之罪則疏忽邊防之咎抑豈鮮也

一 日人攷史之謬誤

日人攷外部或會謂間島古恆文章清釋歷史上俱有種種之關係等語夫日人所謂間島者

說其為虛空樓閣淨指華嚴國亦曰人所自悉乃明知無據反欲牽引歷史妄相附會益見其
議論之失據而已考女真即肅慎之轉首金為女真有古肅慎之地故稱女真則女真之名與
閩島二字何能妄相牽涉且女真崛起圖們江流域滅遼伐宋建立大國終金之世圖們南岸
之九城尚未為朝鮮所有見中國史金與朝鮮之國界在今咸興府南之定平府朝鮮史則謂
圖們北岸之地為女真而與朝鮮歷史有何絲毫之關係元明二代
歷史見前

國初所有女真故地即肅慎古國毫無疑義況吉林南部為我

朝發祥重地圖們江北豐沛故鄉始祖居俄深患
野多力城說見前長白山東金湯猶在塔皆野多力城及塔皆
發祥地

則即自

國初以來圖們江北之地與朝鮮歷史又有何絲毫之關係乎噫日人以圖們江北之地為閩島
既已欺今復欲誣古豈知史籍尚在疆域可徵何必以子虛烏有之談妄引歷史以自窮其說
然日人或仍用其擅改地圖之故智私造朝鮮歷史牽引閩島二字於其中則非吾所敢知矣
圖們北岸之地絕無所謂閩島並無所謂未經確定之領土既如以上所論矣顧日人非不深
知其妄僞種種謬說者不過為藉口侵佔之計耳夫挈子瓶之智不失守器國境所關尺地皆金

日人今日即謂圖們江中區區二千餘畝之阿島為非我國領土已非我國所能承認况欲包圍圖們北岸之地以擴張其謬說乎鴻飛冥冥弋人何慕吾為日人誦之

附錄光緒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奉阿部代使致外務部照會

第八號

為照覆事閩島問題一事接准貴歷七月二十九日照稱各節當即詳細轉達本國政府本國政府對於此事頗為注重茲准回文囑為照覆

貴國政府如左

中歷七月二十九日中國政府照會內稱據督撫函稱土門河為豆滿江之一支流發源於長白山之北南流而入豆滿江等語日本政府於發源於長白山北有豆滿江之支流此次實為倡聞韓國向來主張清韓國境之土門江源發於白頭山分水嶺上定界碑之東方流於北甌山之西方並非豆滿江之支流中國政府以土門江與豆滿江即為一水以此為重要之論據然定界碑之所謂正確不能解作豆滿當光緒十一年清韓兩國政府派員勘界時韓國委員李重真復命書內有伏念勘界一事以定界碑形便言之碑立大澤南麓十里許而碑之西邊數步地有溝壑為鴨綠之源東邊數步地有溝壑之土門之源連設石堆土堆高數尺堆上林木自生已有老而拱者明是當年標限而至大角峯尾中間情形忽窄土岸對立如門者指此也豈滿江流源水發源中最近於封堆者是紅土山水源而橫隔漫坡相距已為四五十里之遠等語嗣後數次勘查與該復命所載大體符合是定界碑所謂土門決非指距離遠隔且從別

處發源之豆滿江明矣

三二

間島古稱為女真清韓歷史上俱有種種之關係惟不能明定果為何屬至康熙年間知彼此勘定邊界之不可緩於是年烏喇總管穆克登奉命至白頭山會同韓國官吏建樹界碑以為後日之證故該碑明記以圖們江為清韓兩國之境界韓國政府所主張者願根據非如清國政府獨自斷定且漠然以豆滿江為兩國天然境界可比至碑文中並無分界字樣不得認為界碑云云是則濛濛之論無足駁論者矣中國政府照內又稱光緒初年韓王總請創還和龍哈地方之韓民是韓王承認該地方為清國領土等語懇請創還果屬有無其事業經照詢韓國政府查據復稱案查歷年春宗不特光緒初年並無懇請創還和龍哈地方之韓民之事且清國政府往來文照未嘗有和龍哈之稱等因如清國政府有所據而云然且俟明不確查後日本政府再當申說意見

中國政府照內又稱光緒十一年北洋大臣具奏和龍哈設立通商局尤響哈設立六分局豆滿江下流設立西步分局十五年吉林省亦於西步分局設置水師並非六七年前之事且清國境界碑共有十處韓國至今並未抗議等語韓人之入間島遠在該衙門所設立以前其對開振之土地由韓國地方官發給地券與韓內地一律清國地方官聞之思欲驅逐韓人而兩國

境界之問題以起光緒十一年遂各派勘界使會同踏勘詳勘界使意見不一兩國相爭以至於今以上各衙門均係清國政府於爭論界務未決之時設立其中延吉廳立於光緒二十六年距今僅隔七年是清國所設地方衙門及境界碑十處皆於兩國境未決之時為清國政府擅自設立者焉得謂之正當彼六鎮之韓民移住間島韓國地方官亦嘗辦理行政事在清國人侵入該地以前祇以強弱異勢其後韓人遂受清國地方官之壓迫韓國屢經抗議並未承認乃清國竟派官吏於間島反設保護韓民是韓國於間島之權利決不能即謂之喪失小弱如韓其對於強大之清國敢爭執多年而不稍為之屈究其主張不得不確信其為正義也

此事情節即如上所述日本政府實不能應清國政府要求撤退統監府出張所之請至清國政府所稱徐總督已派陳昭常督辦吉林邊務請日本政府亦派專員以便會同勘界等語清國政府如以豆滿江為清韓國境視為確定之事據其源流以為勘界之基礎以日本政府之所見終難同意據日本政府之所見以豆滿江為境界一節不能視為已經確定之事故非先協定據其基礎之後無從實行測定也

總之間島案屬於何國此事極形錯綜日清兩國均應慎重研究重行討論再行決定決定以前為日必多日本政府既受韓國政府所託照從前實例為保護居住間島韓民起見派遣吏

自實為日本對於韓國關係上不得已之舉動務望清國政府詳解以上各節深為見諒慎重
將事免滋事端顧全兩國交誼是所切望以上各節在本國政府進行前來相應照會查照可
也須至照會者

延吉邊務報告

第七章 日人經營延吉之原因

第一節 地理上之原因

與吉林地理之關係

與奉天地理之關係

與朝鮮地理之關係

與俄領東海濱省地理之關係

第二節 地利上之原因

(甲) 鑛產

(乙) 林產

(丙) 農產

(丁) 獵產

(戊) 魚產

第三節 殖民上之原因

原於韓民之生計

原於越銀韓民之繁富

原於越銀韓民之滋畔

第四節 政治上之原因

第五節 法律上之原因

附日人調查延吉職員一覽表

鑛產調查表

林產調查表

第七章 日人經營延吉之原因

第一節 地理上之原因

延吉廳位置居哈爾巴嶺之南圖們江之北長白山之東佛多石嶺之西佛多石嶺即延吉廳東與俄國交界處 礮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誠形勢必爭之要地而東方霸國之故墟也女真以新羅敗亡之族崛起圖們江流域振兵北伐遼墟契丹侵略中原幾滅宋室我

朝首據額多力城再起興京入主中國地利所關天命斯屬有由然矣日人守田利遠所著滿洲地誌有云長白山實可稱為東亞之愛爾伯施山主此山者可以平定滿韓據東亞之實權又云支那興安嶺之高原與長白山麓之平野實為英雄競爭之地如支那本部之爭奪不過此外之餘輿而已勃勃野心肆無忌憚則日人之欲侵略滿洲東部而必以延吉廳為着手之地固非一日譚述延吉廳地理上關係之重要如左

與吉林地理之關係 延吉廳居吉林之東南界接俄韓華離文錯南限圖們之江東起長山長山嶺即佛多石嶺之口為中能交界之地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固吉林東南之天然鎖鑰也每延吉廳則圖們天險棄之於敵由吉林至哈爾巴嶺之間嶺巒錯雜甲荒蕪無可為軍事之根據地者而吉林東南門戶生矣其地據璦春鎮古塔敦化縣夾皮溝等處交通之孔道無延吉廳則璦春孤立一隅萬難久存而圖

們江口之要塞危矣西出長白之北麓以達娘娘廟夾皮溝等處而松花江之上源絕矣北出

三八

敦化縣額木索寺處而吉林南部之脛臂斷矣東北出舊古塔而吉林東陲之保障撤矣一隅

若失全局皆危煥子之役俄兵首據彈春繼臨延吉長驅至省如入無人之境其明證也日俄

戰役以後日人之測繪吉林南部者測手約有十人月費至數十萬金實地測量者經四五其

軍官參謀官少將以下或由吉而韓或由韓而吉致查地勢而經延吉之途者絡繹不絕其意

果何居乎夫吉長鐵道既有日人合修之議是為日人經營吉林西部之漸今又欲據有延吉

以為包圍吉林南部之環窺日人私計殆欲劃吉林東清鐵道幹線以南縱橫數千里之地悉入

其勢力範圍而以經營延吉為割據吉林東南半部之起點豈僅延吉一隅之得失已哉

與奉天地理之關係 延吉廳西接長白山與奉天之臨江通化二縣接壤鴨綠圖們二江又

祇長白一嶺之隔則延吉之與奉天固形親境接之地特以長白山脈橫斷滿洲南部之故林

密山深為交通之阻礙日人之不能由奉天南部以經營吉林南部者亦地理上有以障之也

然延吉廳西由古洞河經長白之北麓以達於奉天之海龍城而至瀋陽自昔有交通之道俗

為隘道山東直隸移民由奉天

而至延吉一帶間有經此道者後以奉天東部吉林南部悉為封禁重地此道遂行湮塞蓋

國初百據額多力戒

肇祖中與始遷都奉天之興京且扈倫四部未平以前扈倫部之烏拉即今打牲烏拉其國在今吉林省治一帶

國初能復用兵以取東海之瓦爾喀等部則當日必以長白北麓為師行來往之要道可知聞今歲日人有與韓登舉合修延吉廳至文皮溝道路以達奉天之議蓋由延吉廳經古洞河等處而至奉天較由吉林而至奉天距離約近五六百里此道一修則奉吉二省南部之交通便而地理上之障礙去矣日俄之役日人修有軍用電線順圖們江源經長白山南至奉天之安東等處其欲聯絡奉吉二省之南部為一氣者蓋非一日夫鴨綠江流域既為日人勢力最盛之區今又欲據有圖們江流域以為東西並進同力合作之舉則日人之經營延吉其目光不僅注吉林且將聯奉天吉林二省為一氣以收其囊括並吞之效矣

與朝鮮地理之關係 延吉廳自白山東麓迄於圖們江口與朝鮮六鎮以圖們江為天然界限其延吉廳田土膏腴地勢開濶為自昔英雄用武之地而圖們南岸山勢峻削田地瘠薄故據圖們江北者每足以制江南如漢如高句驪如渤海如遼金元明而據圖們江南者不足以

制江北此固已往之成績而亦地理上之關係也日俄之役俄人駐兵圖們北岸日人卒無可如何尤近事之明効矣近年以來日人於朝鮮沿江一帶自茂山以至慶源慶興駐兵五千餘人兵力已厚我數倍且朝鮮既為日領其所以謀地理上交通之便利者更不遺餘力今者日

本海船由馬關至鏡城僅需八日由鏡城至與延吉接界之會富修有輕便鐵道僅需一日一
有軍後日人海陸交通之便軍隊調集之便糧秣運輸之便事事皆操勝算而圖們江北之地
形已非若往昔之可恃若據延吉以奪圖們之天險則吉林南部尚何形勝之可言乎
與俄領東海濱省地理之關係 延吉廳之地非特與吉林奉天有絕大之關係而南探朝鮮
東界俄領之東海濱省論其地勢之形便固又日俄二國所必爭者也今歲蕩蕩越境俄人調
集軍隊於中俄交界之長嶺子一帶者三千餘人大有進據琿春之勢後以蕩蕩未平領軍
隊中國與日本交涉又極力爭執遼甯中止則俄人之視延吉廳其重要為何如蓋自日俄一
戰俄人慘澹經營之旅順海口既落於日人之手由哈爾濱至旅順之東清鐵道支線亦太幸
為日人所占領俄人於東三省豈有不能南下牧馬之勢然以高瞻遠矚之俄人斷不肯以一
敗之故遂輕其壯圖固有識者所知也俄人若欲重整旗鼓恢復東亞之海權則必以海參崴
為復興海軍之重地故日人若欲排斥俄人海上之勢力則必奪有海參崴海口而後可以高
枕而無憂此又戰略上所可懸決者也延吉東偏之琿春與俄界僅二十五里延吉東北之甯
古塔與東清鐵道之幹線相距僅四十里日人若據延吉以與俄戰則以一軍出琿春攻其中
堅而海參崴之右臂斷一軍出甯古塔截其與西伯利亞聯絡之東清鐵道而海崴之後援絕

則天然形勝之海參崴遂成孤立一隅四面受敵之氣力而將為第二之旅順口矣俄人之一聞日人越境必欲進據琿春者以此也嗟呼延吉一隅之地俄得之足以制日日得之足以制俄我善用之則俄日皆將為我制關係詎不重哉

第二節 地利上之原因

日俄戰役以後日人所倡道之恒言曰開發東三省之富源者日本國民之天職也故其對於東三省鐵道之經營森林礦產之經營牟利優權無微不至幾欲使無限富源盡歸日人之手然東三省為世界有數之富源世人所盡知者也而東三省富源在於吉林吉林富源在於南部而尤以延吉廳之地為最著則世人所罕知者也長白山脈蜿蜒東連開北大陸

國朝二百年來悉行封禁山川鍾毓之氣磅礴鬱積五金之礦橫地無窮槓幹之材千貫敵日加以森林蔚蔚獵業斯興河流縱橫漁業兼通固圍樺江北之陸海為吉林南部所罕見者也日俄戰後日人游歷延吉調查礦產材產農產動物各物產者項背相望而尤以守田利遠所著滿洲地誌之調查為最詳揮要揮錄於後嗟呼懷藏謬道昔人所譏我有利源不能自開任其棄棄於大地之上此日人所以始而垂涎繼思染指者也今就調查所得者略述如左

甲 礦產

全礦 長白山脈蟠踞之地山谷溪流隨處產金其真稱金源說者謂以其地金水流出故
一名

國朝以愛新為代愛新譯言金也延吉之產金自古然矣其產類可分二種一線金金質藏於

地脈之中如石建坪二道溝三道溝此二道溝三道溝居延吉之西等處皆線金出產地

也二沙金金質隨河流下散布如沙金潭旺清等項子鏡方甸子及琿春河流域皆沙金出

產地也而尤以琿春河流域為吉林南部著名之金場河流延長約五百里本流支流如東

濛塔子溝土門子柳樹河子香房子溝狐狸別等處皆有金產開採之期始於同治年間現

時從事金業者尚近二千其金最極上品其餘金礦或開或否金質之潛藏亦稱極旺焉

附詳守田利遠土門子金場調查錄

圖們江之支流琿春河之流域產金地極多總括之可名為土門子金場就中顯著者

為沙金滿子溝子二道溝三道溝四道溝五道溝六道溝香房子溝小六道溝西北岔

溝

沙金溝在琿春之東微北約五里日本一里約由西南延長於東北長六里餘幅三町

餘採金者二十餘人

于溝子在沙金溝之東一百五十六町由西南延長於東北長四里半幅三町餘採金者二十餘人

二道溝在于溝子之東約三十町長六里半幅十餘町由西南延長於東北採金者十餘人

三道溝在遠溝之東微南約二里長十餘里幅一百六十七町由西南延長於東北採金者三百餘人為各金場中最盛之區產額亦居第一位

四道溝在三道溝之東微南約四里長十一里餘幅七十八町由西南延長於東北採金者六十餘人

五道溝在四道溝之東微北約四里長十餘里幅十町餘由西南延長於東北採金者四十餘人

六道溝在五道溝之東北四里半長十餘里幅十町餘由西南延長於東北採金者七十餘人

小六道溝在大六道溝之東微北約二里半長四里餘幅二町餘由西南延長於東北採金者八十餘人

西北岔溝在土門子之西北十餘里小六道溝之北微西約十里採掘者百餘人月可出金四十兩產額於三道溝

以上各溝其開採約在四十年前惟三道溝開採之期未詳據住民傳說光緒二十年頃輝春副都統其密派礦夫數百名採掘二年間派代理人以為監督設販賣商店於吉林府表玉橋為米店以此溝巨富捐軍費銀萬兩以表責云金質極佳大如椒子巾價一兩約值銀四十兩

按此金場我稱為輝春河金場或稱輝春東溝金場日人則名為土門子金場豈又有牽涉土門之意乎

銀鑛 素三省鑛產雖盛而銀鑛鑛絕少惟延吉廳之天寶山為東三省第一著名之銀鑛天寶山位置居佈爾哈通河之右側為長白山東幹支脈之所蟠結距延吉廳西約百四十餘里開採始於光緒初年產額最旺時每日能收銀八百餘兩砂子百斤能取淨銀三百六十兩礦質之佳可以想見後以開採全係土法坑中積水無法消除產額中落然礦產極豐已經開採者尚未及其十分一二也去歲礦務總理陳光第以資本之竭之上海運動外人合辦日人垂涎此礦已久因利乘便無陳光第私訂開採之約名為中和公司今歲蕭藤越境日人派道

鑛師數動工開採現雖奉吉省封禁之令日人尚藉藉其中以圖大舉此為日人越境後最重之交涉尚不知如何結局也

附譯日人守田利遠天寶山銀鑛調查錄

天寶山在琿春之西北五十餘里日本延吉廳正西十四里餘其位置西接哈爾巴嶺山脈東西蜿蜒約六里南瀝古城大川北帶佈爾哈通河山秀林茂銀鑛在該山南方之支崗有三礦坑

第一坑位於崗腹之東北方坑幅一間深七間餘

第二坑位於崗腹之西北方坑幅比第一坑稍小深約三間半

第三坑接近第二坑幅深與第二坑類似

南崗東南一里餘南北七十八町高九間餘崗之東麓有一小溝溝內礦務局及礦夫之住所其馬本鑛務見於光緒初年光緒十七年由吉林將軍譚春副都統申請李鴻章設立奉天式礦務局從事採掘後經幾多之變遷有時或全歸琿春副都統之監督有時或

全委於民業採掘方法極幼穉既無機械又無技師遂受不利之影響及光緒二十三年終有半途中止之勢近以湖北人陳光第為該礦總辦百方研求欲其振興現至上海

求外國人合資以便盡力開採云

四六

煤礦 延吉煤礦以考頭溝稽查處琿春東溝嘎呀河陰陽河三道溝凉水泉子等處為極盛然以消場不暢無鳩集巨資開採者今查老頭溝之煤消於天寶山礦務局及延吉廳附近礦工約百人琿春東溝之煤消於琿春礦工二三百人三道溝之煤消於頭道溝礦工四五十人其餘各處之煤皆由附近居民採以供新材之用惟稽查處之煤以距會屬極近之故且礦質極佳兼產煤油日人已樹有中和公司標識欲着手開採以為運銷朝鮮會屬等處之計矣

銅鐵礦 延吉廳于寶山及滾牛碕子產銅沙松背產鐵俱未開採以未經礦師採覓之故此外尚有銅鐵二礦不能詳也

延吉廳礦產調查表詳後

乙 付產

自鴨綠江木道公司訂立專條歸中日兩國合辦利源已半落日人之運銷於天津上海及沿海沿江一帶者每歲達三百萬兩之巨額日侵月伐已有中途告竭之虞圖們江森林則以未受斧斤之故遂為吉林南部林產之冠長白東幹綿亘數千里良材巨木陰蔽天日幾有太古鴻荒之觀其棄棄朽腐於深山老林之內不獲為世用者彌望皆是貨棄於地殊可惜矣今將延吉廳森林分為三大區域一長白山區域凡長白東麓及圖們江源之紅丹石乙紅土水

以迄於外六道溝等處皆屬之一穆克德寧山脈區域凡祿稽塔哈爾巴嶺哈瑪塔綫芬甸子及老黑山禪養寺處皆屬之一牛心山支脈區域凡海蘭河以南之二道溝三道溝四道溝五道溝及沙松背等處皆屬之其種類以黃花松沙松果松為主柞櫟樺柞各樹次之林木最大者周圍至六七尺高至十餘丈林度之廣較鴨綠江森林固有過之無不及也且據圖們江運道之便若集資採伐順圖們江浮海運消海參崴上海各處可不勞而獲臣利實為延主廳莫大之高源聞日人有欲伐沙松背森林之議尚未舉行其又將步鴨綠江森林後塵以奪我天然美利之林產乎

附譯日人守田利遠長白山森林篇

長白山森林蟠踞於吉林之南方與朝鮮之國境沿長白山系東由平頂山西至威京吉林交界之伊爾哈雅乾山南亘於鴨綠江畔北至獮牙蠻哈達山皆屬於長白山森林之範圍長白山昔時專為靈境無人敢入不聞所謂高集之名然高於森林實為滿洲林產之冠

長白山頂即白頭山多灰石山頂不生樹木山腹以下漸次為濃密之森林榆樺松樹之類遮蔽天日南麓鴨綠江畔森林之區域多屬於韓國延長六十里內外幅十里乃至二

十里其北麓沿松花江支流二道江岸巨木極多紅松杉松最多以黃花松柞榛榆為主
楊柳間生小者周四五尺高不過五六丈大者周二丈餘高二三丈甚為稠密然林中
往往有蕪蕪之地俗稱為派子空林積雪由陰曆八月至來年四月始消

長白山西北即伊爾哈雅靉山為威京吉林之界其樹以椴松為楊柳雜生大者周一丈
餘高至十餘丈沿頭道江之地富於松樺柞樹林內不見空地惟間有樺人參者伐採樹
木作十餘畝之空林又近時間有因開墾而採伐者林中除盛夏六七月之候殆不絕積
雪之跡云

由威京省柳河縣至蒙江之間森林尤密榆樺居多數

平頂山英額嶺地方聯接圖們江與海蘭河之間樹以松樺柞柳楊等為主壯大者周至
七八尺高一丈四五尺至四五丈數百清里之間不見天日惟山麓之地樵獵夫之櫛齒
而已東方漸疏伐採之地不少由局子街通金銀灘及皮溝之道路通過此林

獮牙蠻哈達山之森林北止於張廣才嶺西延於松花江岸東至哈爾巴嶺一帶崇崗峻
嶺茂樹深林亘百餘里狹窄高集即屬於此濱落河地方多峙樹楊樹柞樹威湖嶺地方
多松樹壯大者甚多惟沿松花江至夾皮溝地方產松楊柳柞榆等伐採者甚多惟樹向眾

敦化縣地方二十年前為莽蒼蕪茂之地開荒之後漸次稀疏通滿地方極樺櫟等甚為
密茂山道不通車馬可通人行

又圖們江森林篇

圖們江本流之水域富於森林出良材然多屬朝鮮得於滿洲不過佈爾哈通河嘎呀河
輝春河等支流之小區域輝春河森林以輝春以東迄於沿海洲地方之土們子為最山
之南面森林密茂山北稍稀多植樺松樺大者周圍四五尺高七八丈經輝春而輸送於
各地其次屬於嘎呀河之流域旺青附近一帶穆克特亨山之西側地方松種約占五成
樺柞樺櫟等次之松及樺大者周圍五六尺高十餘丈其他周圍三四尺高七八丈者亦
多然木材全未輸出只供附近之要需屬於佈爾哈通河之林產地以延吉廳為中心北
六里為北山森林東西綿亘七八里北方遠連穆克特亨山柞占大部分樺櫟次之周圍
三四尺高五六丈者亦多經延吉廳而輸送於各地

按圖們江森林不讓鴨綠江流域守田利遠乃謂圖們江本流雖富良材多屬於朝鮮界詎
將以長白山以東圖們江源以北周圍五六百里之森林謂非我有乎豈不謬哉延吉森林
調查表詳

後

丙 農業

吉林南部山嶺錯雜多不適於農業延吉廳則屬農產最盛之區蓋其地為白山東麓所開之大陸又有圖們江及海蘭河佈爾哈通河嘎呀河瑤春河流域之平原河流縱橫幽密起伏平曠高原參差相屬於農業者一

國朝封禁二百餘年沃甸荒原土脈腴厚一經墾闢穀物暢茂不獲而熟宜於農業者二地接海

濱氣候較吉林北部為溫暖植物繁茂五穀兼產沿江一帶且產水稻宜於農業者三因茲便利海蘭河

佈爾哈通河等處有以一垧之地收至十石以外者每斗重三十六斤計延吉熟地不過十萬晌而歲

供華韓人民六七萬戶之食輸出於朝鮮及俄領沿海省者尚難數計其田土之膏腴農產之

豐盈迥自韓人之欣羨不已也況延吉廳西如二道溝三道溝等處東北如旺清哈瑪塘及綏

甸子一帶草萊未闢彌望平原尚可墾成二三十萬晌之熟地乎今歲日人派農學士數人專

門調查歷數月之久蓋謀改良種植以為發達農業之計焉延吉地畝調查表及穀物產額表詳後

丁 獵業

延吉以富於森林之故野獸多產棲於其中虎豹熊鹿山羊野豬獾貉等類隨處多有皮草中
最貴之如貂狐獾刺皮鼠等類產於長白山附近及赫哲採牛心山一帶者為最夥旺清哈

瑪瑙等處次之華民在延吉專獵獸業者不下四五百人長白附近且有韓民越界圍獵者其皮張骨角多銷售於吉林省及海參崴歲獲巨利此

國初所以劃延吉廳為琿春信古塔圍場以便從事獵業而列為封禁之重地也

戊 魚業

圖們江流域魚產分為三種一曰青蒙一曰打馬哈以琿春一帶所產為最盛每歲青蒙約可取二三十萬斤打馬哈可取七八十萬斤琿春旗民多業魚每人年可獲百三三十元海蘭河及佈爾哈通河嘎呀河並產蚌珠故

國初為封禁重地現以人民捕食之故珍珠產絕少惟魚鹽水獺等物尚多有之

由以上所列者觀之則延吉廳之地兼有大陸河流之性質而為鑛產村產獵產魚產農產俱盛之區實為吉林南部所僅見日人若據而有之藉朝鮮輪船鐵道驛站之便以開發地面地裏無限之寶藏實少而利多事半功倍且由延吉西出長白山之北麓則娘娘廟富爾河古洞河等處為松花江水積聚成之區夾皮溝大沙河等處又為吉林金鑛最豐之地日人之妄指長白山北為閻島而欲混夾皮溝與延吉廳為一區域者亦斃其全鑛森林之富為得隴望蜀之計耳

日人今歲嘗與韓登舉合開夾皮溝金鑛之議解登舉未允夫以延吉一隅之地其富源已如是之博大則日人

之欲以經營延吉為開發松花江流域富源之先導不顧公理公法而直試其白晝攫金之手
段者豈無故哉

五二

第三節 殖民上之原因

日本以區區三島國土逼狹不足以供本國人民繁殖之故舉國上下醉心帝國主義皇皇然
求殖民地於海外日俄戰役以後日人之對於東三省鼓吹殖民之政策將勵殖民之事業幾
欲使地大物博之東三省為日本人民繁殖之區此其處心積慮之顯而易見者也然其初在
東三省猶為工商貿易之殖民而非農墾土著之殖民且其殖民之勢力範圍多進行於奉天
尚未侵入於吉林也今者朝鮮既夷為日之保護國而吉林南部之延吉廳等處韓民越疆者
至五六萬戶則韓人殖民勢力所到之區即可謂為日人殖民勢力所及之區此日人之欲以
延吉為殖民地而實行殖民政策者其原因可得而言焉

原於韓民之生計 朝鮮沿江六鎮地瘠民稠自光緒初元圖們江北之地設局招墾以後韓
民越疆者遂皆視為樂土趨之如鶩此亦更於生計勢之無如何者也守田利遠滿洲地誌云
間島區域長四百中里幅百餘里面積四百五十方里土地腴沃穀物豐熟自來朝鮮六鎮之
民皆就食於此六鎮之民一原有男子二人其一人必使移居間島為生計故間島之地實六

鎮人民之生命不可須臾離之土地也。現韓國移民約十萬餘人，大抵業農，每年收穫半納於支那人。地主至清國官衙租賦，所納無餘，皆儲蓄。且以每年土產之穀輸出於六鎮，與日常需要品交換。蓋六鎮之地糧食不足，每年約三分之一。故其居民富秋後豫算常年欠乏之額，以食鹽、醃魚、雜貨等用牛車承載，渡江換雜穀而去。以為常由，此觀之則延吉廳之地，韓民之越壘者至十餘萬人。若無延吉廳以為之消納，則是絕十餘萬韓民之生路也。且朝鮮六鎮之穀產歲缺三六分之一。若無延吉廳穀食以為接濟，是斷朝鮮六鎮人民之哺乳也。則守田利誘，延吉廳為六鎮人民之生命不可須臾離之土地者，豈虛語哉！天今者日本既以朝鮮為殖民地，而朝鮮以生齒繁熾之故，不能不移殖於我國。則日人之保護朝鮮殖民之生計者，即以維持日本殖民之生計也。此日人之欲以延吉廳為殖民地者，其故一也。

原於越嶺韓民之繁富，延吉廳之自光緒初元始有韓民越壘。至光緒十一年設立越嶺局，劃圖們北岸為韓民專壘之區。據光緒十六年總理衙門之奏稿，韓民之越嶺者尚不過數千人。光緒二十年由吉林將軍編甲升科韓民，遂增至四十三百餘戶。男女丁口二萬八百餘人。至今十三年之間，韓民竟增至六萬餘戶，丁口十餘萬人。是每年韓民之越嶺者有三四千人之增加也。其膨脹力之威，詎非大可驚哉！光緒二十年間，韓民越嶺之區域尚限於圖們北岸之

地今則進至吉廳西自長白山東之長坡外六道等處東至琿春河流域北至銅佛寺哈瑪塘綫
芬甸子等處合延吉廳四千里之地皆有韓民之足跡焉且不僅延吉一廳之地而已西至
長白山之北麓如吉林府所屬之頭道江柳河等處敦化縣所屬之娘娘廟小沙河浮頭山等
處東至綠方廳所屬之蜂窩山三岔口等處東北至距延吉七百餘里雷古塔等處越總署皆
有日增月盛之概是則吉林南部縱橫數千里之地皆屬於朝鮮殖民之範圍矣夫吉林南部
為

國初封禁重地揆定制之初意原以留有餘之地利以待後人之開發今乃為韓民消息尾閭之
地以坐收農耕收穫之原利此豈

列祖

列宗意料所及哉其尤甚者則光緒十一年設立越疆局凡圖們北岸之地禁止華民領地租種至今
日和龍哈光霽峪一帶韓民由廬相望鷄犬相聞儼然成一化外區域此其立法之乖謬尤令
人大惑不解也夫韓民越疆之區域既如是之廣而在延吉廳者更豈有土地權有罕不可拔
之勢其生計之富裕且較圖們南岸之民相去倍蓰此日人之欲以延吉廳為殖民地者其故
三也

原於越鯁韓民滋衅 自韓民越鯁圖們北岸之地我國以優待屬國之故其所以與休撫寧者無微不至韓民之感恩懷德安居樂業者固居多數而其藉端滋衅欲脫我國政治之範圍者亦數數見光緒七八年間吉林將軍欲將越鯁韓民改歸地方官管轄皇親請刷還韓民以國土逼窄無土可容遂百方狡展而生豆滿土門之辯致使兩國天然國界從而混淆而起無理取鬧之界務交涉是為越鯁韓民滋衅之第一期庚子之役俄軍進據琿春華民多棄家逃避韓民遂藉俄人勢力佔華民田產房屋為久假不歸之計事平後經中國官吏查禁始行退還是為越鯁韓民滋衅之第二期光緒二十九年韓人李範允煽惑韓民不納中國租賦不歸地方官吏管轄且越界欲財帶兵渡江欲使越鯁韓民同時作亂卒藉軍隊之力亂黨削平是為越鯁韓民滋衅之第三期今歲日人越境又欲師恭範允之故智煽動韓民以坐收漁人之利後以極力阻止始獲無事然後患尚不可豫測也總之韓民不顧公理專逞強權皆鼠兩端陰懷異志屢欲脫中國政治之範圍而不顧他人之伺其後者且將視為囊中之生皮物也此日人之欲以延吉廳為殖民地者其故三也

觀以上所述韓民之越鯁者其於生計關係既如是之重增殖如是之繁而又生心外向投人以柄則日人安得不視延吉廳為第二之朝鮮而欲使十餘萬越鯁之韓民直隸於其羈轄之

下哉且彌藤越境以後日人之由朝鮮移殖於延吉境內者所在雲集則日人之借韓殖民並已見諸行著矣故特表而出之以警告我國並以警告韓人焉

第四節 政治上之原因

延吉廳居吉林南部為控制朝鮮重地故諸文乘渤海設率賓府金設海蘭路元設海蘭府明設建州衛前見亦圖門江北之一大都會也自我

朝以

發祥重地定議封禁康熙五十一年設理春協領隸屬於管古塔副都統縱橫數千里之地列為旗民之圍場草木蒼蕪山川因之失色而昔日財力雄富之區竟成草昧鴻荒之境此亦歷史上之創舉而二百年來東方邊患之所由生也向使

國初不申封禁之令則早為物產殷盛人文發達之區何至光緒年間始招民開墾為畢路監緝以啓山林之舉乎此於封禁之政策者一也咸同以來俄力東漸重訂中俄界約割烏蘇里江以東數千里地以與俄人理春東部遂與俄境毗連

朝廷以邊務重繁加理春協領副都統銜以資鎮懾然理春協領為專理旗民官於政治上之改革固無絲毫之影響也向使此時鑒於外患之日為實行移民實邊之策獎勵而保護之則當

廣之產無難悉數壟闢又何至有韓民之越疆乎此誤於優柔之政策者又一也光緒紀元以來東事日亟延吉一隅遂成綏轄俄韓之重地

朝廷顧念根本於是有璋春副都統之設有督辦邊防之設有璋春南崗等疆局之設且以俄人有與朝鮮陸路通商之議招徠韓民蓋以為籠絡之計而我國移民之勢力遂墮乎其後焉此誤於招徠韓之政策者又一也嗟夫自有

國初封禁之制而神皇國區夷為榛莽平原千里闢其無人是為韓民越疆之遠因自咸同以迄光緒初元禁令漸弛不能早行移民實邊之策地有餘利人有餘力主客之勢遂爾倒置是為韓民越疆之近因馴至今日幾有尾大不掉之勢木腐蟲生皆我國政治之廢弛有以致之也迨至光緒二十九年疆吏等雜羅處事務殷繁遂奏設延吉廳以立民政機關不可謂非根本之改革矣然以延吉廳轄有四千里之地疆域寥濶治理難固朝鮮沿江之地設有六鎮而圖們江北僅一延吉廳此政治之失於疏濶者一韓民越疆我國之地沿江渡口驟其自由移住毫無限制此政治之失於疏濶者二韓民越疆既眾而我國於韓民戶口男女之數財產地畝之數主耕幫耕之數尚無精確之調查此政治之失於疏濶者三越疆之地每社皆有學田數十畝數百畝以為教育韓民子弟之費而不能為之廣設學堂以變其語言俗使同化於我

此政治之失於疏濶者四韓民語言不通之故鄉約牌頭由韓民之稍通華語者充塞多倚仗
官勢自相魚肉此政治之失於疏濶者五則延吉之地行政機關之不備地方官吏之未盡得人
固無容深諱者也廳治未設以前政治之廢弛既如彼廳治既設以後政治之不完善又如
此此三人所以曰韓民起釁之衆多而妄以延吉廳為未經確定之領土因吏治之不舉而不
藉口保護以侵我行政之主權也則安可不力求整飭收政治革新之效以間教日韓人之口
乎

第五節 法律上之原因

韓民起釁始於光緒初元其時朝鮮為我屬國懷柔撫循猶曰溥以大字小之仁盡優待藩屬
之役也甲午以後朝鮮名為自主則韓民已非復藩服之民而為獨立民主之民而我國之優
待韓民者如故甲辰以後朝鮮為日本保護國則韓民已非服從朝鮮主權之民而為日本保
護之民而我國之優待韓民者復如故是則引異國之民為己國之民優待寬縱毫無法律之
裁判安得不招謂門楹盜之禍哉今將我國之對待韓民違乎治外法律者述之於左以為日
後改良之一助焉

一 國籍法之未詳確也查國今日國籍法未立內外無別固不獨對於韓民為然而韓民之

移住我國者五十餘萬人毫無國籍之區別實為美之隱患夫一人不准有兩國國籍此國際私法之定則也韓民之移住者謂非我國之民乎則固有樂業安居情殷歸化而願隸我版圖者謂非我國之民不可得也謂韓民為我國之民乎則固有移住多年語言習俗毫無更變儼然成一化外民族者謂為我國之民又不可得也龐雜紛歧無從判別皆由國籍法之未定有以致之也光緒十六年吉林將軍奏定雜髮易服者始能受廬為氓自兵燹以後韓民多不遵定制復仍舊俗是則並入籍之形式而亡之更何論乎國籍之規定也此遵守治外法律者一

一土地權之毫無限制也夫國家之土地所有權與本國之政治經濟及移民之公安皆有絕大關係故許外人享有與本國實有自主之權力歐洲各國現雖廢棄此制而日本今日尚不許外人享有土地權其明鑑也韓民越鑿其始以今和龍峪經歷所轄之土地權悉與韓民已為失宗而今日延吉廳全境韓民隨處皆可享有土地權地方官毫不過問華民又多貪轉賣之利以土地售與韓民其移殖愈繁勢力愈盛職是之故招之使來不能麾之使去是直留擾亂種子於領土中也此違乎治外法律者二

一移住者之毫無稽查也國際私法外國人猝至本國其無業游民不能生活者本國有拒絕入口之權其有行為不正及貧乏不能自養者本國有放逐出境之權所以輕國家之擔負而

保領土之治安韓民之始至我國者大半迫於生計窮無可歸又多仇視華民玩我法紀是實

之國際私法皆在拒絕放逐之條也我國則兼收其多幾為韓民通逃淵藪以有限之土地代

養外國無賴之游民而為領地治安之妨害此違乎治外法律者三

一裁判權未能劃一也一國之法律在版圖內有排斥他權力而行其最高權力之特質所謂

領地主權也我國今日雖未能收回領事裁判權而韓民之在我國則向無治外法權越壁以

來其民事刑事由地方官處理已由習慣而成定例是我國之對於韓民固有獨立之主權

也自應治既設以后官吏蒙昧無知間有將犯法韓民送歸韓官辦理者不知中韓通商條約

雖有兩國人民犯法歸兩國官吏會審之語然祇可施之通商口岸延吉廳為韓民越壁之

區此條約無適用之效力何得妄相援引以自紊其法權也此違乎治外法律者四

一納稅義務未能均平也納稅義務為支持一國之行政經費起見不惟本國人宜負此義務

即外國人居住此地者亦宜負此義務蓋外人擔負納稅之義務始得享有保護之權利本國

享有徵稅之權利始須擔任保護之義務此各國國際私法上之定則也而居留和龍峪之韓

民定例除錢糧以外不納雜項租稅住於和龍峪經路所轄城域之外者不在此例是我國有保護韓民之義務無徵

收稅則之權利也此違於治外法律者五

由此觀之我國之對於韓民毫無法律之裁制其所享權利不惟與華民無異且有較華民為
加優者於營外者而反內之於營內者而反厚之則日人之藉口保護以侵犯我領地主權者
亦吾國法律不修有以召其侮也

日人調查延吉職員一覽表

三十三年

大山威太郎	測繪部員	測量	四月	四個月	三次	輝春哈爾巴 嶺頭道溝光 齊峪	無	由會館來 由會館去
平山多次郎	商	未詳	四月	七個月	二次	未詳	未詳	由會館來 現住六道溝
齋藤季治郎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荻田織吉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三十三年

高橋淺水	宮地久壽馬	古田和二郎	武井虎次	樋口鐵太郎	松川敏胤	山内正	島飼幸太郎
韓國警務輔佐官	同軍步兵少佐(韓國駐劄軍司令部附參謀)	大學士	農學士	陸軍步兵大尉(參謀本部部員)	陸軍少將	學生	農科大學講師
游歴	察看延吉全幅形勢	游歴	考察農礦	同前	名為游歴實則考察此間形勢	通事	老築農礦兼督率測繪
同前	同前	同前	四月	同前	五月	同前	四月
五日	半月	四日	兩箇月	同前	六日	同前	同前
同前	一次	一次	五次	同前	一次	同前	同前
無	延吉全境(併延吉)	無	瑯春哈爾巴嶺頭道清光霽峪	同前	局子街老頭溝頭道清光霽峪和龍峪二嶺	同前	同前
無	三人	無	無	無	官兵共六名	無	四十餘名
同前	由會館來由會館回玉京去	由會館來赴鐘城去	由樞城來回東京去	同前	同前	同前	由會館來回東京去

津留武彦	木村平太郎	山岡曾登雄	萩田悦造	後藤好輔	藤本茂治	中川福雄	鏡城在勤
陸軍歩兵中尉	同 前	陸軍工兵中佐	統監府書記官	陸軍歩兵中佐	醫博士	滿洲地方游 歷者總監督	警務官
游 歷	同 前	監察延吉境內 繪成之區域	游 歷	各為游歷實則 若察地區地物	醫治來此考 察一切人員	監督來此考 察一切人員	同 前
同前	五月	四月	五月	四月	四月	五月	同前
三日	十日	一個月	三日	兩個 半月	兩個月	兩個月	同前
一次	一次	二次	一次	同前	二次	次數 甚多	同前
無	延吉全境 (除經芬)	延吉全境 (除經芬)	無	延吉全境 (除經芬)	無	延吉全境 (除經芬)	同前
四人	三人	十餘人	三人	十餘人	二十餘人	十餘人	同前
同前	由會館來 赴吉林去	由會館來 由會館去	由會館來 回王京去	由會館來 回東京去	由鍾批來 回東京去	由會館來 回東京去	同前

青柳新次郎	岩田義信	京極秀三	黑石彌吉	河田敏夫	小川信通	林高明	村井嘉中
未詳	同前	陸軍歩兵中尉(憲兵長)	陸軍歩兵少尉	未詳	醫兵	評商兼通事	陸軍通譯
未詳	同前	布置憲兵駐劄區域	偵察	未詳	醫治來此一坊日人	密行偵察	偵察
同前	同前	七月	同前	同前	四月	同前	正月
同前	同前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四個月	每次四日
一次	同前	二次	一次	一次	二次	三次	甚多
同前	同前	未詳	未詳	未詳	無	延吉全境	延吉全境
同前	同前	無	三人	無	無	無	無
同前	同前	未詳	同前	由會傳來由會傳去	未詳	由會傳來由會傳去	來去交疊

山本貞清	派出所繕譯官	布置警察	同前	同前	三次	同前	二人	由會館來現 往大道溝
影山虎次郎	陸軍通譯	同前	同前	同前	一次	同前	無	由敦化縣來 赴吉林去
田代一造	陸軍歩兵大尉 (經會館中隊長)	考察	同前	同前	一次	同前	四人	由會館來 回會館去
矢部謙二郎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高崎喜惣	陸軍歩兵少佐 (參謀本部顧問)	偵察	五月	三日	一次	由吉林至 南岡一帶	三人	由吉林來 回吉林去
江良文輝	陸軍通譯	密行偵察	二月	每次十 餘日	次數 甚多	延吉全境	無	來去無定 現住會館
有住三雄	未詳	未詳	四月	未詳	一次	未詳	無	未詳
小野寺彦次郎	陸軍歩兵中尉	同前	五月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備

一 日人來此皆名為遊歷而實則各有所謀故於任務一門實由旁觀無掃該日人之舉動情形而定並非該日人自言其任務也

一 林高明以良文暉清名李光號子英二人係中國駐密探一切機宜該二人之力居多江良於奉天旅順一帶情形更為熟悉

一 齋藤季治郎去年在廳街為幽半年彼時並不知其為齋藤於十一月間回去今年來此為派出所長土人猶認識之

一 今年由正月起至七月止日人來此者不下三百人此僅就其可稽者存錄

一 夾皮溝哈爾巴嶺一帶日人在該處經營者頗多因未到廳街或來亦未報名故無從知其姓名

考

礦產調查表

百草溝	汪清	沙金溝	三道溝	二道溝	石建坪	地域
同	同	同	沙金	線沙金	線金	種類
未開	光緒年間開採者千人現尚有百人	光緒二三年開採者約數百人現未開	光緒十八年採金者約千人現時開採者少	光緒十八年採線金者二千餘人現採沙金者四千人現約百人	咸豐年間曾開	開採之盛衰
北距延吉九十里	西北距延吉百三十里	南距延吉百二十里	西距延吉百五十里	西距延吉百里	南距延吉九十里	距延吉方向之遠近

瓦崗寨	狐狸別	廟房子溝	柳樹河子	土門子	塔子溝	沙金溝	輝春東溝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以上六處均係輝春河流域產 金甚旺自同治間開採現時 鑛工約有二千人							
八處東距延吉約三百里左右							

嘎呀河	琿春東溝	稽查處	頭道溝	老頭溝	天寶山	綏芬甸子	黑頂子
同	同	同	同	煤礦	銀礦	同	同
煤質露出未開	開探者百人琿春燒此煤	確實極佳能產煤油現有開探	已開	現時開探者約百人	現已封禁	未開	未開
東距延吉九十里	東距延吉三百里	南距延吉百四十里	西距延吉九十里	北距延吉七十里	西距延吉百里	東北距延吉二百四十里	東南距延吉三百二十里

沙松背	滾牛拉子	天寶山	凉水泉子	三道溝	陰陽河
鐵礦	無	銅礦	同	同	同
未	未	曾	附近居民開採無臭味實佳	開採者四十人銷頭道溝	開採者三十人銷頭道溝
開	開	開	東距延吉百五十里	西距延吉百里	東距延吉二百三十里
南距延吉百里	北距延吉百里	北距延吉百里			

林產調查表

地域	主產	面積	距延吉方向及遠近
老白山	松	千里	西南五百里
統楷塚	松	五百里	西一百五十里
三道灣	松	三百里	西北一百四十里 即哈瑪塘
綏芬甸子	松	七百里	東北二百四十里
琿春東溝	松	七百里	東三百里
三道溝	松柞	百 里	西百四十里

沙松背	外志道溝	五道溝	四道溝
松	松柞	松柞	松柞
百五十里	二百里	二百里	百餘里
南 百 里		西 二 百 二 十 里	西 百 九 十 里

延吉邊務報告

第八章 日人經營延吉之政策

第一節 對於中國政府

(甲) 未越境時期

(乙) 越境時期

(丙) 已越境時期

第二節 對於中國國民

第三節 對於韓民

第四節 對於局外各國

結論

第八章 日人經營延吉之政象

第一節 對於中國政府

日人經營延吉其對待我政府之計畫可分為三時期

(甲)未越境時期 吾韓國界自圖們江源之紅土石乙二水以上經光緒十二年十三年之會勘未能確定至光緒三十年中韓兩國俱欲派員會勘永息爭端此出於兩國政府之同意界務固無難確定也而日本以日俄戰役為詞百端阻其申韓兩國會勘界務與日俄戰役有何關係日人必故危之者其意蓋以日俄戰役日人既獲勝利朝鮮已入其勢力範圍戰役告終可因界務問題為實行侵佔之討若兩國國界既定則雖欲逞其野心亦苦無所藉口此日人堅請緩行勘界之詭謀也其言甚甘其心叵測而兩國勘界之議竟因之中止及戰役將終日人所繪各種地圖將朝鮮國界拓入我國領土之內我政府亦未加質問因循至今遂有派員越境之舉此日人以陰柔手段而行其侵略主義者一也

附錄三十年六月十六日日本內田使致外務部節略

圖們江間島介在清韓交界本年春間以來時有兩國兵民互相私鬪擾害居民之業推原其故究因兩國界址難清以致該地方官民各相爭持迭經駐韓中國公使向韓國政府照

商並告彼此揀派委員會勘界以期速了結而在韓國政府亦願劃清界址以息爭端惟現當日俄軍務吃緊該處勘界事宜非可尅期辦結轉恐界上兵民仍事紛爭結仇彌深莫若在此該處界址未經勘定以前先由中國政府飭令駐韓許大臣暫緩派員勘界之議並嚴飭該處地方文武官員約束兵民勿令輒滋事端一面仍由韓國政府嚴行誡飭韓境地方兵民勿得尋衅仍當酌量時機即將該處界址劃分清楚則庶幾目前平靜尚能保維而界上居民從此亦得安堵云云以上各節係駐韓本國署使稟原呈本國外務大臣之議本國政府深以此議為適宜辦法本大臣茲奉訓條開具節略呈

貴王大臣核閱惟冀

詳酌核施是為殷盼

觀內田日使照會不欲中韓兩國劃清界址改為此支吾延展之詞以阻之其欲擾亂我界務固已蓄意於日俄戰役之際矣

(乙)越境時期 日人藉口於流高窪等韓民受馬賊及無賴之凌虐應由日國派員保護於七月十一日統監府照會我國政府而謂勝於七月十二日越境其派員在前照會我國政府在後並不俟我政府允許與否是蔑視我國主權也且圖們証自庚子兵燹以後地方異常安靜

越望韓民並無馬賊及無賴之凌虐日人守田利遠所著滿洲地誌第八編云開島地方韓民之蹤蹤現依然稱太平之境而睡於桃源之夢守田利遠既謂現在馬賊絕跡而足必故謂韓民受馬賊之凌虐豈非無賴之託詞乎即云間有其事日本若知

會我國斷無不極認保護之責乃擅自派員越境者果何說乎以法理言之所謂國家最高權

者對內而言曰統治權對外而言曰主權在領土之內即在統治之下此公理也韓民越望受

我官吏管理已非一日此時無論日本之統治權能行於韓國與否而斷不能入我界內以管

理韓民至我國對於韓民有統治之權利自當盡保護之責任此我之主權也凡我領土所在

即我主權所在故在我境內而歸統治者必在保護之即我境內而不能完全歸我統治者亦在保護之即我境內而不能完全歸我統治者亦在保護之

不能侵人之保護權也然日人若以保護韓民責我政府則日人斷無有越境保護韓民之理

故不顧公法不俟我國政府之允許而為先發制人疾雷不及掩耳之計此日人以強硬手段

而行其侵略主義者二也

附錄三十三年七月十一日日本外務部致外務部照會

為照會事准本國政府訓令內開開島究為清國領土抑為韓國領土此事懸案已久迄未
解決然韓國人民之住於該處者不下十萬餘往往受馬賊及無賴之凌虐向韓政府之求

保護韓政府以事關邊境且涉外文請日本政府派員至該處保護居民查日俄戰事以前韓政府時派韓國官吏至間島保護韓民現韓國對外關係及保護韓民之責既歸日本間島所屬問題尚未解決日本政府受韓國之委託自不能默然置之不理擬由統監府迅速派員至間島專以保護韓國居民為事布向清國政府聲明將上項事情速電駐京間島之清國官員免生誤會是所盼切等因前來相應照會

貴部布即電知該島清國官憲以免誤會並希查明須至照會者

(丙)已越境時期 爾藤越境以後我政府照會日本延吉廳為我國領土越銀韓民應由我地方官設法保護請統監府撤回爾藤日本堅執不允嗣我政府請派員會勘界務日本又以國界極形錯綜兩國政府均應慎重研究重行討論為詞夫圖們江為吉韓天然之國界本無所謂錯綜更何所用其討論研究日人私討不過乘界務尚未決定之時布置一切交通行政政機關以為久假不歸之計此日人以延宕手段而行其侵略主義者三也

附錄三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外務部致日本阿部使照會

為照得本月十一日准照稱接本國政府訓開間島為中國領土抑為韓國領土久未詳決該處韓民十餘萬受馬賊及無賴之擾擬由統監派員至間島保護在電該處華官克生

誤會等因。當經本部電准三省總督復稱：此地隸屬延吉廳，確係中國領土。該地韓民均係從前越界私墾，不能因韓民居留之多寡指為未經解決。所稱韓民受馬賊凌虐，現並無此等情事。既在我領土之內，應由我設法保護。等因。查中韓邊界向以圖們江為天然界限，本無間島名目。宋照所稱間島實即延吉廳屬和龍哈老齊哈等地。在圖們江北境。從前韓民越界耕種，歷經北洋大臣吉林將軍辦有成案。該處僅設有延吉廳及分防和龍哈老齊歷在彼駐紮。是此地為中國領土，毫無疑義。至稱韓民受馬賊及無賴凌虐等語，現據東督電稱並無其事。嗣後自應仍由該地官設法保護，以為治安。宋照所稱統監府派員一節，中國斷難允認。相應照覆。

貴代理大臣查照轉行報知。

貴國政府可也。須至照會者。

第二節 對於中國國民

我國地理學尚未發達，邊徼之地夙為我國民所不注意。延吉廳又僻處吉林南部，為二百年來封禁重地，疆域之形勢罕見於官書地理之調查。不啻於記載加以廳法建設為日無多。執今日我國士夫而詢以延吉廳方域，恐知之者尚難多。觀日人窺知此隙，遂用其種種欺詐之

手段使我國民於圖們江北之舉有關與否及確係我國領土與否悉在圖昧不明之列乃得肆侮而我國民曾不能明目張膽以聲明其鮮蠻之舉動拒絕其無理之要求較我日人之用心也今將我國民隨於日人欺勝之手線有述之如下以為我國民正告焉

圖們江北為延吉廳轄境絕無所謂間島日俄戰役以後日人見韓民越疆之多又羨松花江流域夾皮溝等處金礦之富於是妄以延吉廳為間島又妄以距延吉廳八百餘里之夾皮溝為間島日本報紙舉國喧傳如朝日新聞以間島為獨立國報知新聞揭以鴨綠江上之迷宮謂間島問題實日俄消韓利權競爭地也繼又題以滿洲之大金坑詳論間島物產宜在後據馬隊長曾歷諺標其名曰鴨綠江迷宮之真相又探險世界五卷五號大書特書鴨綠江源獨立國而守田利遂所著滿洲地誌謂長白山為鴨綠國們二江之鎖鑰實際上至緊要之重地據據於山之東西宛然成國為清國化外區域種種謬說不一而足真所謂臆說聲鴨高口附和併為一談者也然日人間島之說原欲以壟惑日人之聽聞並淆亂我國民之耳目藉議論為事實根據而留學生之謬妄無知者拾日人之唾餘剽竊守田利遂捏造間島之謬說有亞東新天地之著以形吠聲以訛傳訛是直恐日人間島之說不能波及於內地設滋藪而助之功也此當為我國民正告者一也

圖們江為吉韓國界二百年來為兩國人民所公認自日俄戰役以後日人所製地圖如版本
嘉治馬紀念大地圖龜井忠一最新滿韓地圖統監府通信界圖此僅據已言將朝鮮國界拓
知者而言入我國領土內此為日人侵佔延吉之先著而我國上海商務印書館翻印日人最新滿洲朝
地圖漫不加察亦仍日人之舊擅劃圖們江北縱橫千餘里之地以與人疏忽荒謬之罪若無
可辭此當為我國民正告者二也

日人今歲越境其所駐者延吉廳轄境也所爭者吉韓界務問題也而我國內外各報紙多有
延吉廳界務新聞或顏曰間島問題或稱曰間島交涉或題曰間島談判間島二字遂洋溢於
吾國民耳目之間並無有精細調查而為之改正者一若圖們江北無我國所設之延吉廳而
祇有日人所捏造無何有之間島此當為我國民正告者三也

總之日人經營延吉懼我國民之稍有抵抗力也於是為種種欺騙之手段以惑之而我國民
於界務交涉遂如墮五里霧中不知所以應付然東隅雖失桑榆未晚我國民若已識破其術
則安可不急起直追遠圖所以補救之策乎

第三節 對於韓民

朝鮮自歸日本保護日人所行政策多不滿於韓人之意揭竿傳叛之舉時時作固世界各

國所共知共見者也而日人於界務問題則專用軍器韓民之手段八二市義舉以買其歡心所謂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者也試述日人宰絡韓民之手段如下

韓民越銀以來韓之君臣上下無不艷羨其計之富裕田土之膏腴時有越界斂財之舉光緒十六年韓民且有至吉省控訴韓官之無理要索者光緒二十八年韓廷奏派李範允為視察使陽藉保護之名陰行侵漁之實橫征暴斂無所不至雖經中國阻止而此後越界斂財之舉歲有所聞亦足見韓廷鈔收取越銀韓民之資財以歸助其本國且欲將越銀之地隸入朝鮮版圖者固匪伊朝夕也力有不逮遂因循未敢大舉今日人派員越境可以舉朝鮮二十年來包藏之禍心而實行之故韓民於日人在韓之舉動雖多嫉惡而對於此舉之助桀為虐固樂表同情此其宰絡本國韓民之手段一也

韓民之越界者十餘萬人雖間有狎鷺不馴之徒而善良者居多數且旅居中國既久無不感生聚膏育之恩天良既不容泯沒一聞日人越境皆有相逼而來是將及我之懼力取中國官吏保護蓋恐其仍以行朝韓韓民者待之是變權席為水火而後慮將不可測也日人知之為種種甘言以誘之曰吾將為爾爭回領土權也將為爾免各項賦租也將脫爾於中國官吏管理之下也藉演說以蠱惑之施小惠以愚弄之韓民無知遂皆入其彀中將欲奪之必固

與之此其卒終越銀韓民之手段二也

韓民之有進會也始於日俄戰役之際日人招集朝鮮無賴遊民從事軍役罷後無所事事遂皆斷髮易服一如日人裝束組織一進會以欺壓韓民日人嘗為爪牙置之不問則一進會者固韓民之所深惡痛絕也日人越境則利用此輩以為煽惑韓民之具一進會為大日人嗾焉一進會為傀儡日人登場而舞焉且陰令一進會設本部於齋藤所駐之六道溝到處設立分會妄出告示擅改社名時復聚眾演說肆其狂吠並阻止韓民與華人交易始則欺日人以欺壓韓民繼且挾日人以欺壓華民擾害治安目無法紀地方官吏一加詰責則辱以六道溝為遁逃藪我國政令始不能實行一進會之浮熾亦遂繼長增高而不可復遏此其卒終越銀無韓民手段三也

第四節 對於局外各國

日人經營延吉權局外各國之有違言於是用遠交近攻之策聯絡局外各國為共同之目的務使我國外交陷於孤立無援四面楚歌之境乃得遂其侵佔領土之野心而無所忌諱其聯絡局外各國之手段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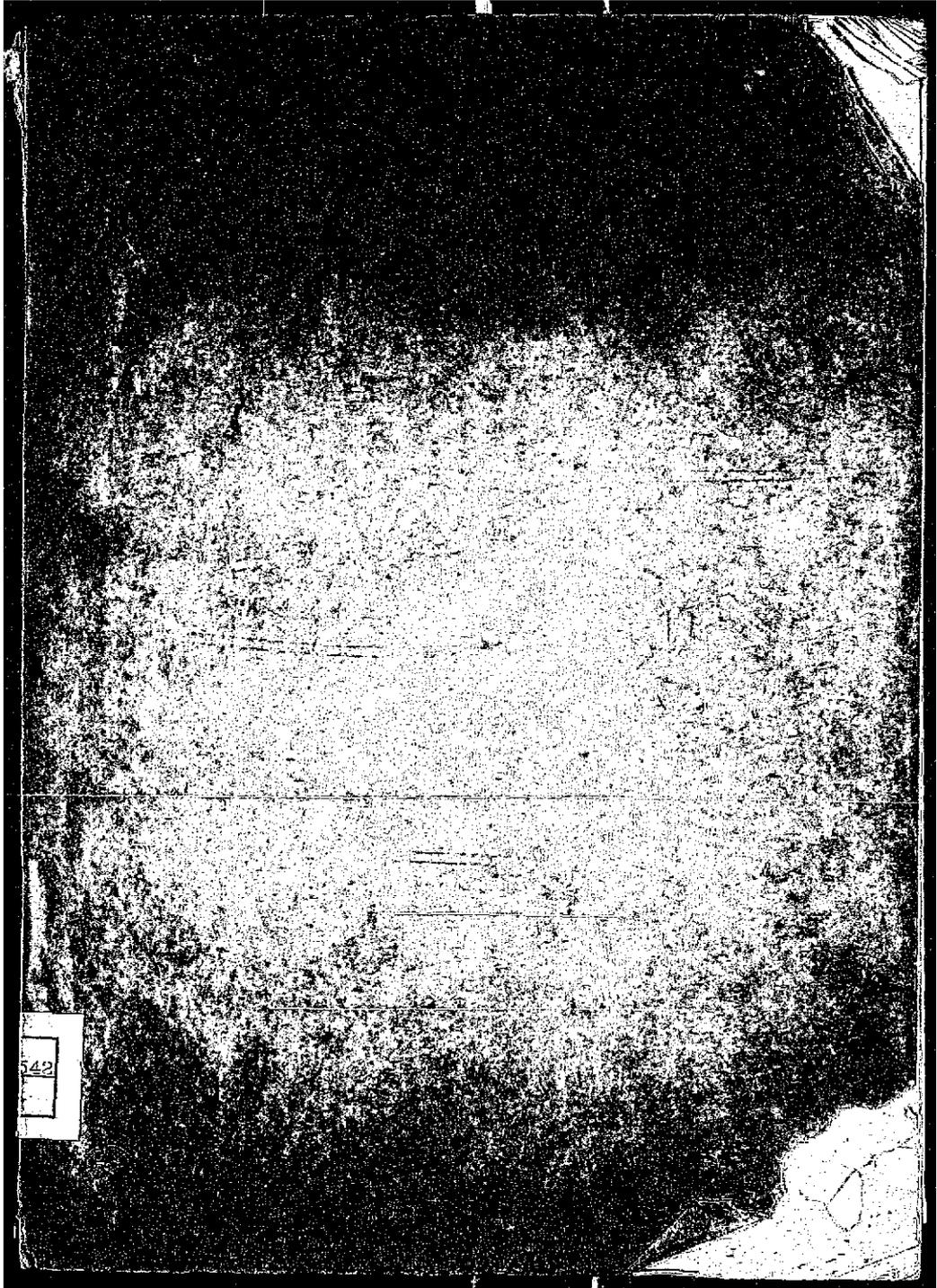
圖們江北為我國領土局外諸國非不深知而日人越境未聞有正義執言作不平之鳴者蓋

日俄戰役未興以前既有英日同盟日俄戰役以後又有法日協約法俄協約所謂開放中國之門戶保全中國之獨立不侵犯中國領土權者不過外交上之明面語而實以確定彼此之勢力範圍而已故日人越境惟美國以與日本移民齟齬之政稍行詰責英法俄等國則皆寒蟬噤聲毫無公論蓋其同盟協約早已通彼此之情懷默認滿洲南部為日人之勢力圍矣此其聯絡局外各國之手段一也

日俄之役日人示好於中國而號召於世界各國者詎非曰保全東三省之土地尊重中國東三省之主權乎戰役告終口血未乾日人首發大難派員越境各國聞風繼起步其後塵於是俄人覬覦蒙古新疆英人要求江浙鐵路西江滇捕權法人於廣西為種種無理之要求我國外患遂有紛至沓來四面受敵之勢則日人之派員越境不啻為撥亂和平之導火線牽一髮而全身動何日人之不恤前言而甘為禍始也此其聯絡局外各國之手段二也

延吉廳有法國傳教師一人韓民之不肖者多入教以為護符尤以清廳所駐六道溝之地為最夥日人越境之際先與法教士密商法教士知延吉為我國領土頗不謂然日人百方籠絡務達目的而後已故爾蘇越境以後所建之衙署所購之地土皆教民產業也所破壞之韓民尤皆教民之尤無賴者也狼狽為奸之勢成而邊患遂因之日蘇此其聯絡局外各國之手段三也

(結論) 綜上所述日人經營延吉不惟採其本國全力且聯絡各國以為通力合作之舉居心何在。其決非為延吉一隅之地可知也。然公理難滅陰謀必敗。至於今日我外部與之經年抗拒。情見勢絀。惟有依賴則我政府已知所對付矣。辯才志士。詢其詭謀。著書立說。大聲疾呼。言之痛心聞者。切齒則我國民已知所對付矣。越銀韓民。食我舊德。憤彼虐政。極負接蹙。願入版圖。則韓民非知所對付矣。勢力欺迫。無以服人。範圍濶廣。行將及我。槍權終咄。日國外交。賴入危途。則肩外各國。並知所以對付矣。嗟乎。恃強無不敗。恃理罔不伸。日人其念諸。



542